

新 中 學 文 庫

三 國 志

上 冊

王 鐘 麒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選註者
主編者

王鍾麒
王雲五
朱經農

學 生 國
叢 書

三



志

上 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緒言

一 三國時勢之鳥瞰

中國民族由極盛之兩漢以轉入中衰之六朝，三國紛擾，實尸其咎。蓋自漢獻帝初平元年之廢立以迄晉武帝太康元年之平吳，先後凡經九十年（一九〇——二八〇）此九十年中，英雄角逐，禍結兵連，民生其間，幾無日不在動盪變幻中，誠中古史上一大時代也。

東漢以還，羌胡時動，中朝有事西陲，輒仍歲累月而不解，以故精兵猛士恆聚於涼州。其後羌燄雖戢，而重兵所在，終爲亂階。何進之後，曹操之前，撓朝政而亂皇室者，胥涼州將士也。董卓肆虐，特其先驅焉耳。卓本六郡良家子，選爲羽林郎，累功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前將軍。會以何進之謀，遂將兵入朝，脅弑太后，廢

立由己，務爲威猛。時渤海太守袁紹之徒凡十餘鎮，各興義兵，同盟西討。於是卓遷帝長安，悉燒洛陽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子遺。諸鎮兵之討卓者，又多爲卓敗。卓益縱恣，羣僚惴惴，莫能自固。司徒王允乃密結呂布、士孫瑞等以計誅殺之。卓死，其故部曲李傕、郭汜、張濟、樊稠等復入長安，殺王允，逐呂布，遂自爲將軍，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而濟則出屯弘農。旣而傕、稠相猜，傕刺殺稠；汜復治兵相攻。張濟自陝來和解，帝亦與張楊、楊奉、董承等謀，乘間東歸。密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等爲助，始得於建安元年（一九六）之七月展轉還洛陽。時諸將爭權，干亂政事，董承乃潛召兗州牧曹操，冀相鎮定。操將兵詣闕，以洛陽殘破，移帝都許。楊奉、韓暹等欲要車駕，操擊之，皆散走。數年之間，奉、暹及李樂、胡才、張濟、郭汜、李傕、張楊皆爲曹操所夷滅，由是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

初，靈帝末葉，（一八四年後）黃巾大起，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京師震動，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

郎將朱儁分道討治，僅乃破滅。而事定之後，州牧郡守轉得各擅當地之財賦，甲兵以便宜行事矣。方董卓盛時，州郡諸鎮之同盟西征，內實爲己。蓋其時劉氏必亡之象已爲人所共知，故各爲自立之計，而務爲兼并相攻伐。史載跨州連郡之雄凡十餘：

袁紹居鄴，并冀、青、幽，并四州。

曹操居鄆，并兗、豫二州。

袁術居壽春，據揚州、徐州。

陶謙居彭城，後劉備、呂布迭居下邳，先後據徐州。

劉表居襄陽，并荊州。

劉焉居綿竹，并益州。

馬騰、韓遂居隴右，并涼州。

劉虞居薊，公孫瓚居易，據幽州。

公孫度居襄平，并營州。

孫策居吳，并揚州、交州。

張魯居南鄭，據漢中郡。

董卓既亡，漢帝都許依曹氏，而天下相爭益亟。先是，初平三年（一九二）誅董卓，關中大亂，黃巾餘衆入兗州，殺劉岱。鮑信等乃迎曹操爲兗州牧，討黃巾，降之。鮑信死焉。興平元年（一九四）操攻陶謙，而呂布襲鄆，兗州郡縣多失。操乃還。是歲，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操攻張邈，殺之，兗州復定。建安元年九月，操迎獻帝於洛陽，遂挾以遷許，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是冬，呂布襲劉備，備奔操。三年十月，操攻呂布於下邳，禽殺之。時袁術亦死，操遂并徐州。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劉虞先爲瓚所殺），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進軍攻許。許都大震，操拒之官渡。十二月，劉備以與董承等謀誅曹操，求外出，復到下邳。五年正月，承等謀洩，皆死，操遂自將擊備破之。備奔袁紹。十月，操與紹戰於官渡，大破之。七年，紹死，子尙代，與兄

譚相攻。九年三月，操擊尙，大破之。袁氏餘衆奔烏桓，操遂并有青、冀、幽、并四州之地。十二年，操進逐烏桓，定遼東。十三年，漢罷三公官，以操爲丞相。是年八月，劉表死，操擊荊州，表子琮降。劉備時在荊州，及琮降，奔夏口。十二月，操自江陵窮追擊備。

時曹操已據有北方，而孫策之弟權亦已略定江東，南北分雄，隱相敵對，所不爲。曹孫夷滅者，惟有涼州之馬、韓，益州之劉、南、鄭之張，營州之公孫與夫、流、離、奔、亡之劉備而已。備到夏口，乃使諸葛亮東說孫權，同拒曹操。權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以計燒其船艦，并及北岸營落，於是大破操軍，追至南郡，操僅以身免。

赤壁戰後，周瑜渡江與曹仁相拒，孫權亦自將圍合肥。曹操南侵之志既不獲申，遂一意西圖，擊降張魯，殺馬騰，破韓遂及騰子超，乃并有涼州。劉備亦以其間略定荊州，西并巴蜀，破降劉焉之子璋，并有益州。於是三分局定，而魏、蜀、吳之

始基由此奠矣。

建安十八年（二一三）曹操自立爲魏公，受九錫。二十一年，自進爲魏王。二十五年正月死。子不嗣立，改是年爲延康元年，旋篡漢，復改元黃初（二二〇），是爲魏文帝。劉備聞之，乃自立爲皇帝，改元章武（二二一），是爲蜀漢昭烈帝。孫權旣敗曹操，北向無功，遂以建安二十三年（二一八）與操和，操表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及魏代漢，魏以權爲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封吳王，加九錫。權雖外託事魏，而陰實觀望，遂改黃初三年爲黃武元年（二二二），臨江拒守。然猶與魏文相往來，逾年始絕。越七年，權自立爲皇帝，更元黃龍（二二九），是爲吳大帝。至是，三方鼎立，各不相下，而三國之名乃大定。

自此以後，直至蜀漢滅亡之歲，三方鼎峙者凡四十四年（二二〇——二六三），而實際地位仍以魏占優勢，故其力常足左右大局；蜀、吳則聯兵拒守，僅

克自保而已。以是蜀雖有忠貞幹濟之諸葛亮，亦惟坐困疆場，不能大展，而司馬懿父子反得憑藉魏政以自肥。初，魏明帝（丕子叡）死，無子，養子齊王芳立，以曹爽與司馬懿輔政。懿先已擊斬公孫淵（度之孫），平遼東，重兵在握，瞻視非常，正始九年（二四八）遂計殺曹爽，改元嘉平，由是魏政出司馬氏矣。

嘉平三年（二五一）司馬懿死，子師輔政。六年，魏帝（芳）爲師所廢，別立文帝孫高貴鄉公髦。正元二年（二五五）師死，弟昭輔政。甘露五年，帝髦不甘坐見廢辱，自出討昭，反爲昭左右所弑。昭復立武帝孫陳留王奐，改元景元（二六〇）遂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四年，遣鄧艾、鍾會等滅蜀。咸熙元年（二六四）昭進爵晉王。二年，昭死，子炎嗣立，卽於是年十二月篡魏，是爲晉武帝。魏自文帝黃初元年至此，凡五世，四十六年而亡。

蜀漢昭烈帝章武元年，吳將呂蒙入荊州，襲殺關羽。帝自將伐吳，大敗於夷陵，走還永安。二年死，子禪立，改元建興（二二三）是爲後主。丞相諸葛亮與吳

連和，先征南中，以杜內顧，然後六出祁山，以爭中原，率以餉運不繼，死於五丈原，時建興十二年（二三四）也。亮死而蜀政始敝，姜維治兵於外，一意北侵，黃皓竊柄於內，務爲牽掣，後主闇弱，一任所爲。及炎興元年（二六三），魏兵入成都，後主出降。蜀漢自章武元年至此，凡二世，四十三年而亡。後主入洛陽，魏封爲安樂公，至晉泰始七年（二七一）始死。

吳大帝中葉（二四二），太子登死，更以子和爲太子。又愛少子霸，寵遇無殊，遂啓霸謀，屢讒和。帝知而大怒，殺霸廢和，更以子亮爲太子。及死，亮立（二五二），是爲廢帝。時孫峻搆殺諸葛恪，自爲丞相大將軍，窮極凶暴。未幾，峻死，從弟繚代執政，以帝漸長親政，明習國事，懼有所失，遂廢爲會稽王，而迎立其兄瑯琊王休，是爲景帝。景帝卽位（二五八），族誅繚，永安七年，適當魏滅蜀之歲，帝死，以嗣子幼冲，諸大臣乃迎故太子和子烏程侯皓立之（二六四）。皓性驕暴，耽酒色，濫刑罰，吳政大亂。甘露元年（二六五），晉篡魏，天紀四年（二八〇），晉

師大至，皓降，晉封爲歸命侯，至太康五年（二八四）死於洛陽。吳自黃龍元年稱帝至此，凡四世，五十二年而亡。於是中國復歸一統，上距蜀漢滅亡之歲已十六年矣。

二 三國史蹟之撰述

三國史蹟，當世已有撰述。魏黃初、太和中（二二〇——二三二）命尙書衛覲、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資、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二五一年頃）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二五八——二六三）更勅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並作之中曜、瑩爲首。當歸命侯時（二六四——二八〇）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爲五十五卷。

至晉混一，海內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卽三國志）凡六十五篇，篇爲一卷。魏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六，有后妃諸王，有方技，有夷狄。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君臣俱謂之傳。夏侯湛時亦箸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頽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戒，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陳壽此作，本一家之私史，至是乃被采入官矣。

先是，魏京兆魚豢私撰魏史，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代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勅撰吳錄，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及劉宋之世（南北朝之初），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松之受詔爲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譌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書網羅繁富，多過本書數倍，六朝

舊籍之今所不傳者尙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之水經注、李善之文選注所載皆翦裁割裂之文也。故考證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而後世言三國志者皆以裴注爲定本焉。

至於三國志刻本，宋、元舊槧，已不易覯。據邵懿辰四庫簡目標注所載，知僅有北宋刻殘本，宋刊單蜀志、宋刊單吳志及元大德丙午朱天錫刊本等寥寥數本耳。明本則較多，有嘉靖蔡宙等刊本；有南監本，注作大字低一格，萬曆丙申祭酒馮夢禎校刻，頗佳；有陳仁錫刊評點本，注亦大字；又有毛氏汲古閣刻十七史本等。自清代以來，刻本乃綦衆。若武英殿附考證本，若席氏掃葉山房本，若金陵、成都兩局刻本，若新會陳氏覆刻殿本，俱尙易得；而就中以殿本及局刻本爲最通行。此外坊間繙刻及影印之本，則幾於所在多有，實亦不勝舉數矣。

三 陳壽傳略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

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入晉，坐是沈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謂黃門侍郎與散騎常侍也）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

貶議。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晉惠帝丁巳歲，當西元二九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

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益都當作益部）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凡此，皆晉書卷八十二陳壽本傳之大略也。自來著錄之家如宋晁公武、陳振孫，俱采壽書，而尙論略異。晁氏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廩傳之類，亦未必然也。』〔郡齋讀書志〕陳氏則謂『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直齋書錄解題〕一則於本傳或云之辭謂其未必然；一則深信不疑，惜其難免物議，持論似有不同，要皆惑於傳文矣。蓋索米一說，自北周柳虯、唐劉允濟、劉知幾皆信之，其所由來者深也。至清朱彝尊、杭世駿而力辨晉書之誣。大旨謂：

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覲五人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

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今粲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又於劉廙傳附見云：『與丁儀共論刑禮。』如此亦足矣，何當更立專傳乎！且壽豈特不爲立傳而已，於陳思王傳云：『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於衛臻傳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是奪嫡之罪，儀、廙爲大。又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皆鯁臣碩輔，儀等交構其惡，疏斥之。然則二人蓋巧佞之尤，安得立佳傳！

然此猶陳壽一人之言也。王沈撰魏書，一則曰『奸以事君』一則曰『果以凶僞敗』。魚豢撰魏略，稱『文帝欲儀自裁，儀向夏侯叩頭求哀。』張隲撰文士傳，稱『廙盛譽臨菑侯，欲以勸動太祖。』則知壽所書儀、廙事皆實，而壽之用心實爲忠厚。毛玠、儀所讒也，壽不屬之儀，而第曰『後有白玠者。』白者爲誰，非儀則廙，壽爲之諱也，尙得謂因索米不得而有意抑之。

乎？

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私隙咎亮。至謂亮將略非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引——

王鳴盛謂『朱杭所論，最爲平允。』更且從而申說之曰：『壽入晉後，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并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覆盛稱其刑賞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爲嫌。廖立、李平爲亮廢竄，尙能感泣無怨，明達如壽，顧立平之不若耶！亮六出祁山，終無一勝，則可見爲節制之師於進取稍鈍，自是賢者之過。』〔十七史商榷〕是竟爲更進一解矣。

四 裴松之傳略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年二十，拜殿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晉義熙初（四〇五）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尙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

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惡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

宋高祖（劉裕）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召爲世子洗馬。後除零陵內史，徵爲國子博士。宋文帝（劉義隆）元嘉三年（四二六）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松之出使湘州。使還，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

則時雍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勸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搜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此蓋出使之初之詔令也）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

上（文帝）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表上之，曰：「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敍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

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亂有乖雜，或事出本異而疑不能判，並皆鈔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書入，上喜曰：『此爲不朽矣。』

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後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四三七）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四五二）卒，時年八十。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駟注司馬遷史記（按卽今行之史記集解）並行於世。

右略最松之本傳之文，出宋書卷六十四。據其卒年推之，當生於晉簡文帝咸安二年（三七二），計晉亡之歲，松之年四十九。是其跨代歷仕，殆與陳壽同。

惟壽隨徙入朝，有類俘獲；松之則久託劉氏，乘時流轉，爲少異耳。觀於松之之請禁私碑，『防遏無徵』，其識甚卓，壽書得其補綴，誠爲競爽。裴氏以史學世其家，宜哉！

五 陳書裴註之評論

陳書裴註，相麗行世，歷時綿邈，論者如林。若晉之習鑿齒，唐之劉知幾，宋之鄭樵、晁公武、陳振孫，元之馬端臨等，咸有評隲，校量得失。下逮清儒，益加邃密，或商訂體例，或考辨異同，或爲拾遺刊誤之功，或申攻錯注文之辭，罔不洞穴貫穿，深得甘苦。爰爲約取清代諸家之說，比類合觀，以資考鏡。至於上溯晉、唐，則文繁難錄，寧付闕如；抑且譬之積薪，自亦後來居上耳。

(甲) 關於商訂體例者

紀昀曰：『其書（三國志）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熹）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

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勢，未可以一格繩也。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託始於曹操，實不及魏書（北齊魏收所撰，記北魏事）叙紀之得體，是則誠可已不已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杭世駿曰：「董卓之死在獻帝初平三年，操未秉政，三國未分，謝承、華嶠、司馬彪之徒撰後漢書，皆爲立傳。壽乃闌入魏志，何也？劉知幾云：「漢之有董卓，猶秦之有趙高，昔車令之誅，旣不列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魏書？」或者曰：魏志之首董卓，明首禍也。倘亦西漢世家項籍之意乎！」又曰：「陳壽仕晉，則當爲司馬氏諱，宣王、景王、文王不敢稱名是也。武帝親踐太阼，於孫叔然（名炎）則稱

字以諱之，在高貴鄉公紀乃書「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在陳留王紀咸熙元年乃書「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九月乃書「以中撫軍司馬炎爲撫軍大將軍」十月乃書「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二年八月乃書「晉太子炎沿封襲位」按壽以元康七年疾，武帝廟號已定，壽悉不諱，何也？或曰，壽進三國志在武帝時，則書中當稱「今上」。今壽書法違戾，此是其疏也。俱見諸史然疑。

王鳴盛曰：「武帝紀前段但稱太祖，自建安元年爲大將軍則三公矣，改稱爲「公」。至二十一年進爵魏王，則改稱「王」。雖似有理，愚見以爲旣爲作本紀躋之帝王之列，自不如概稱太祖爲直截，省卻多少葛藤。」又曰：「臧洪傳：「廣陵太守張超引洪見其兄邈，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按兗州刺史劉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伉字公緒，皆起兵討董卓者，見太祖紀。今此段乃陳壽自執筆敍臧洪事，非詞命，何爲於二刺史稱其字乎？漢季

風氣，好稱人字，此必壽沿襲他人紀載之言，未及改正耳。」（俱見十七史商榷）

錢大昕曰：『按先主甘皇后、穆皇后、後主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皇后」

而孫吳諸后則降稱「夫人」。又蜀志稱昭烈曰先主，安樂公曰後主，後主之太子璿特爲立傳，且正其太子之號。吳志則曰權，曰亮，曰休，曰皓，皆斥其名。可見承

祚原以天子之制予蜀，未嘗儕蜀於吳也。』又曰：『公孫瓚傳：「朝議以宗正東

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按紀事之文當稱名，承祚志多有稱字者，如此傳之劉伯

安（虞），管寧傳之陳仲弓（寔），許靖、潘濬、尹默傳之宋仲子（忠），張裔傳

之許文休（靖），彭義傳之秦子勅（宓），尹默傳之司馬德操（徽），秦宓傳

之任定祖（安），譙允南（周），顧雍傳之蔡伯喈（邕），士燮傳之劉子奇（陶），

皆是。若孫炎之稱叔然，則以避晉武帝諱故也。』又曰：『志於蜀臣書年者，自諸

葛亮、龐統、法正、馬超而外，勳德如蔣琬、董允、費禕、武略如關、張、黃忠、趙雲，皆不書

年。許靖、譙周年逾七十，於敘事偶及之，初不關乎義例。杜瓊年八十餘，孟光年九

十餘，以上壽，故書馬良兄弟死於非命，故亦書之。皆隨便文，非以爲褒貶也。」又曰：「承祚志以簡質勝。然如曹植責躬應詔之詩，卻正之釋譏，華覈之草文，薛綜之獻詩，魏文帝策吳王九錫文，吳主罪張溫之令，許靖與曹公之書，周魴譎曹休之詞，駱統理張溫之表，胡綜託吳質之文，事無繫乎興亡，語不關於勸戒，準之史例，似可從刪。楊戲、季漢輔臣贊，旣全錄其文，而志不立傳者，復注其行事於下，西州文獻，藉以不墜，厥功誠偉矣。然自我作古，亦非前史之例也。」又曰：「李傳（李譔傳）云：「與同縣尹默俱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按尹默傳云：「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一稱其名，一稱其字，雖文可互見，要爲體例未一，且不免重出之病。」又曰：「三國志於晉諸帝諱多不回避，如后妃傳「惟色是崇，不本淑懿」，高堂隆傳「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吳主王夫人傳「追尊大懿皇后」，步夫人傳「有淑懿之德」，以至太師、軍師、昭烈、昭獻、昭文、昭德、昭告之類，不勝枚舉。蜀後主傳景耀六年改元炎興，亦未回避，而諸臣傳但稱景耀」

六年，不書炎興之號，最爲得體。〔俱見廿二史攷異〕

趙翼曰：「曹魏則立本紀，蜀、吳二主則但立傳，以魏爲正統，二國皆僭竊也。魏志稱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不受禪，後稱帝，而於蜀、吳二主則直書曰劉備，曰孫權，不以隣國待之也。蜀、吳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書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見魏非其與國也。魏志於吳、蜀二主之死與襲皆不書，如黃初二年不書劉備稱帝，四年不書備薨，子禪卽位，太和三年不書孫權稱帝也。蜀、吳二志則彼此互書，如吳志黃武二年書「劉備薨於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書「吳王孫權薨」。其於魏帝之死與襲雖亦不書，而於本國之君之卽位必記明魏之年號，如蜀後主卽位書「是歲魏黃初四年也」，吳孫亮之卽位書「是歲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與於魏而必繫魏年，更欲以見正統之在魏也。正統在魏，則晉之承魏爲正統，自不待言，此陳壽仕於晉，不得不尊晉也。然吳志孫權稱帝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主，陳壽曾仕蜀，故不忍書

故主之名以別於吳志之書權、亮、休、皓。此又陳氏不忘舊國之微意也。』又曰：『陳壽立三國諸臣傳，較舊史有增有刪。如魏略賈逵傳尙有李孚、楊沛二人同卷，壽志無此二人。魏略故事載屯田之策起於棗祗，成於任峻，壽志則有峻而無祗。又吳黃武四年丞相孫邵卒，以顧雍爲丞相，是邵爲相在雍之前，乃雍有傳而邵無傳。志林謂邵與張惠恕不睦，作史者韋曜，乃惠恕黨也，故不爲立傳。而壽志亦遂遺之。至蜀後主禪將出降，其子北地王禪怒曰：『若理窮力屈，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禪不聽，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事見漢晉春秋，此豈得無傳！乃壽志僅於後主傳內附見其死節，而王子傳內不立專傳，未免太略也。亦有以附傳見其詳者：如倉慈傳後歷敘吳瓘、任燠、顏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吏而類敘之。蜀楊戲、季漢輔臣贊并載於戲傳後，其中有壽所未立傳者，則於各人下註其歷官行事，以省人人立傳之繁；又探益部耆舊傳，內增王嗣、常播、衛紀三人，由是蜀臣略無遺矣。吳志陸凱傳增其諫孫皓二十事一疏，本得

之傳聞者。故云：「予從荆、揚來，得此疏，問之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上，及病篤，皓遣董朝來視疾，因以付之。虛實難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爲後戒，故列於凱傳之後云。」是其編纂亦多詳慎也。至方伎傳內如華佗則敍其治一證卽效一證，管輅則敍其占一事卽驗一事，獨於朱建平傳總敍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總敍各人之徵驗於後。此又作傳之變體，亦另開一法門也。〔俱見廿二史劄記〕

(乙) 關於考辨異同者

王鳴盛曰：『蔣濟傳：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按陳羣傳：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羣之言與濟正同。』

〔十七史商榷〕

趙翼曰：『魏武紀：建安元年，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

萬人太祖進兵討破之，斬辟、邵等。是劉辟已授首矣，乃五年又有汝南降賊劉辟等，畔應袁紹，略許下。一篇之中，前後相戾也。」又曰：「蜀後主傳：延熙十六年，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而魏齊王芳紀及蜀張疑傳俱作郭修。關壯繆傳：將軍傅士仁使人迎權。而吳主傳及呂蒙傳俱作士人。此一人之姓名彼此互異者也。」俱見陔餘叢攷。

侯康曰：「武帝紀注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按後漢書皇后紀云：「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此書三少帝紀云：「景元元年六月，故漢獻帝夫人節薨。」若騰父名節，操不應復以名其女。陳少章謂藝文類聚引續漢書，曹騰父萌，與裴注異，恐當以裴爲正。又攷御覽引續漢書云：孝獻皇后名憲，則是本不與騰父同名。諸說差互，未知孰是？」又曰：「孫堅傳云：「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後漢書靈帝紀：許昌作許生，韶作韶。惠定宇云：天文志及臧洪傳皆作許生，晉諱昭，故作韶。」當從靈

帝紀。』又曰：『後主傳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注引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云云。」華陽國志：「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從事蜀郡常頌行部。頌至牂牁，收郡主簿，考訊姦狀，褒因殺頌爲亂。」按此作常房，與華陽志異。』俱見三國志補注。

(丙) 關於拾遺刊誤者

杭世駿曰：『陳思王集有仲雍哀辭云：「曹階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亡。」摯虞文章流別論云：「建安中，魏文帝及臨淄侯各喪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按魏志文帝九男，明帝而下，無所謂仲雍者，豈以繼緜而卽夭，未就封國，故削去不載耶？』諸史然疑。

王鳴盛曰：『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卽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嚴峻，而陸

似是陸遜、抗等。但機、抗子，稱謂不別異。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獨不載，尤不可解。又考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冠以陳壽者，當卽五人作。」又曰：「陳壽總求簡嚴，如劉表二子琦、琮，若於琦竟一字不提，亦已矣。乃上文既並出琦、琮，而下文但敘琮降曹後事，琦竟不見顛末，不特事蹟不全，行文亦無結束。不如范蔚宗於傳尾兼及琦云：「操後敗於赤壁，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較爲完善。」又曰：「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謂：「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按玄本傳稱：「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迺延升上座。與諸客辨對，莫不嗟服，應劭亦在坐，北面願爲弟子。紹迺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其事如此，安得有不禮之事！此注又引英雄記載曹公云：「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此乃曹欲甚袁之罪，故造此語。本傳又稱：「紹與曹操相拒，官

渡，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病篤不進而卒。」則安得有行酒氣絕事，皆妄也。」又曰：「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爲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已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又曰：「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爲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於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卽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又曰：「蔣欽傳：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云云。按策本袁部曲，雖後絕之，安得有襲袁事？誤不待言。校者改爲李術，恐亦非是。攷孫策之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乃在東渡以後，且志中亦並無襲李術事，則改袁字爲李字者非矣。竊疑襲字當爲依字，或就字之訛，觀隨從給事之言，殆如朱治傳中言治扶翼策，依就袁術耳。」（俱見十七史商榷）

錢大昕曰：『黃初三年三月乙丑，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今以諸王傳攷之，是年以皇弟封王者，任城王彰、章陵王據、下邳王宇、譙王林、北海王褒、陳留王峻、河間王幹、弋陽王彪、廬江王徽，凡九人。紀云十一人，似誤也。鄆城王植以四月戊申封，與任城諸王不同日，且是縣王，非郡王，故不在此數。又攷文帝子以黃初三年封王者凡六人：平原王叡、河東王霖、京兆王禮、淮南王邕、清河王貢、廣平王儼。本紀惟載叡、霖二人，亦未免闕漏。』又曰：『先主傳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以元朔二年六月封，志誤。又西京無亭侯之名，亭亦衍文也。地理志：中山國有陸城縣，卽此陸城侯國。蓋本中山之地，貞以王子封侯，因改隸涿縣，其後耐金失侯，地入於漢爲縣，宣元之世，中山絕而更封，仍以縣還中山也。』又曰：『高堂隆傳：「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按隆上疏在明帝景初改元以後，蜀先主殂謝久矣，云備誤也。』又曰：『賀邵傳：「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

竟見殺害。」晉書賀循傳：元帝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此傳不載燒鋸截頭事，裴注亦不之及。」〔俱見廿二史攷異〕

趙翼曰：『魏武紀：建安十三年冬，孫權爲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遣張憲救合肥，權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引軍還。是救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戰在後也。而孫權傳：是歲命周瑜、程普與劉備俱進，遇曹公於赤壁，大破曹軍。曹公遂北還，留曹仁等守江陵、襄陽。權自率衆圍合肥，踰月不能下，曹公遣張憲來救，權退。則又赤壁之戰在先，而合肥之圍在後矣。歷考諸將傳，先赤壁，後合肥，是吳志爲是。三國志乃壽一手所撰，何以舛誤若此！』又曰：『三國志於魏、晉事多所迴護。高貴鄉公之被弑也，但云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而賈充、奉司馬昭旨使成濟刺帝之事，略無一字。雖壽仕晉，不得不爲本朝諱，然齊王芳之廢，先

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於皇太后，則高貴鄉公之被弑，亦何妨略見端倪！乃但書卒之月日，使無裴世期引漢晉春秋及世語以註之，竟似考終寢殿者矣。然猶得爲本朝諱也。若魏郭后之死，由於明帝之追怨，其譖殺已母甄后，故逼殺之，令被髮覆面以殯，如甄后故事。又華歆奉曹操令勒兵入帝宮收伏后，后匿複壁中，歆發壁牽后出，弑之。此皆魏朝舊事，亦復何所忌諱！乃於郭后傳但云青龍三年后崩於許昌，絕不及被逼之事，而華歆傳亦無一語及弑后。遂使暴崩者同於考終，行弑者泯其逆節，所謂善敍事者安在耶！使作史者凡有忌諱，皆不書，必待後人之追註，則安用作史耶！又曰：『呂蒙傳：權與蒙論取徐州，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操必來爭。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按操破諸袁在建安九年十年間，至關壯繆鎮荊州，則在十八年，是時操定幽冀已久，安得尙有新破諸袁，未暇東顧之語？此更不待辨而見其抵牾者也。』俱見陔餘叢攷。

侯康曰：『張魯傳云：「不如依杜灌赴朴胡。」華陽國志敘魯事，有巴夷杜濩、朴胡、袁約三人；武帝紀、黃權傳亦作杜濩，則此乃筆誤耳。』又曰：『先主傳云：「二十五年光祿勳黃權。」按三國志攷異云：「上文已有僞將軍黃權，不應重見。」攷楊戲輔臣贊注：「先主爲漢中王，用零陵賴恭爲太常，南陽王柱爲光祿勳，漢嘉王謀爲少府。」此傳三人連名，必是王柱，非黃權也。黃權傳亦無除光祿勳事。』又曰：『張疑傳云：「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三國志攷異云：「兩漢晉宋諸志，益州部無安定縣，以華陽國志攷之，蓋安上縣也。安上縣屬越嶲，晉志亦不載。」按疑傳下文稱「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旣平且近，自旄牛絕道，更由安上，旣險且遠，」卽此地也。』又曰：『虞翻傳云：「處士鄧盧敍弟犯公憲自殺乞代。」三國志辨誤云：「鄧當作鄧，否或鄧字之訛。朱育舉上虞陳業以下十餘人應郡守之問，其人皆不出本郡。鄧乃汝南屬縣，與會稽無預。」按乾道四明圖經正作鄧。』俱見三國志補注。』

(丁) 關於攻錯注文者

紀昀曰：『裴松之受詔爲注，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考究訓詁，引證故實。故於魏志武帝紀沮授字，則注「沮音蒞」；獷平字，則引續漢書郡國志，注「獷平，縣名，屬漁陽」；甬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與楚戰，築甬道」；贅旒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釋位字，則引左傳，致屈字，則引詩；綏爰字，率俾字，昏作字，則皆引書；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至蜀志郤正傳，釋誨一篇，句句引古事爲注，至連數簡。又如彭羨傳之革不訓老，華佗傳之莴本似專，秦宓傳之棘革異文，少帝紀之叟更異字，亦間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纒」字，亦間有之。蓋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詳或略，或有或無，亦頗爲例不純。』又曰：『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爲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泰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

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昵事。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載濟子死，爲泰山五伯迎孫阿爲泰山令事。此類鑿空語怪，凡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殊爲瑕類。〔俱見四庫提要〕

王鳴盛曰：『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裴松之三國志注，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矣。」知幾譏松之與譏劉昭（續補後漢志者）同，要之皆未可廢。』〔十七史商榷〕

錢大昕曰：『按松之注所引書有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書，張璠漢記，袁宏漢紀，王沈魏書，魚豢魏略，韋曜吳書，胡冲吳歷，張勃吳錄，環氏吳紀，陰澹魏紀，袁暉獻帝春秋，孔衍漢魏春秋，孫盛魏氏春秋，孫盛晉陽秋，習鑿齒漢晉春秋，王隱晉書，虞預晉書，干寶晉紀，劉艾靈帝紀，獻帝紀，樂資山陽公載記，獻帝起居注，魏武故事，司馬彪九州春秋，王粲英雄記，曹瞞傳，郭頒世語，虞溥江表。

傳、魚豢典略、魏末傳、獻帝傳、譙周蜀本紀、王隱蜀記、傅暢晉諸公贊、泰始起居注、陸機晉惠帝起居注、孫盛魏世譜、蜀世譜、三朝錄、晉百官名、晉百官表、晉中經簿、三輔決錄、先賢行狀、魏名臣奏、漢末名士傳、張儼默記、魏文帝典論、蔣濟萬機論、傅子、袁子、司馬彪戰略、葛洪抱朴子、虞喜志林、殷基通語、應劭風俗通、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荀勗文章敍錄、摯虞文章志、決疑要注、杜氏新書、顧愷之啓蒙注、徐衆三國評、孫盛異同評、孫綽評、太康三年地記、皇甫謐帝王世紀、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張隱文士傳、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零陵先賢傳、楚國先賢傳、陳壽益部耆舊傳、益部耆舊雜記、會稽典錄、華陽國志、王範交廣二州春秋、王隱交廣記、荀綽九州記、襄陽記、異物志、陸氏異林、列異傳、葛洪神仙傳、應璩書林、山濤啓事、衛恆四體書勢序、左思蜀都賦、庾闡揚都賦、及荀氏家傳、袁氏世紀、廬江何氏家傳、會稽邵氏家傳、傅暢裴氏家記、庾氏、孫氏、阮氏、嵇氏、孔氏、劉氏、陳氏、王氏、郭氏、諸葛氏、崔氏之譜、鄭玄、荀彧、禰衡、邴原、吳質、劉廙、任嘏、王弼、孫資、嵇康、華佗、管

輅、趙雲、費禕、糜翻、諸葛恪、荀勗、程曉、潘岳、潘尼、孫惠、盧諶、陸機、陸雲之別傳，王朗家傳，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高貴鄉公、陳思王、王朗、諸葛亮、傅咸、姚信、張超之集，凡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廿二史攷異〕

趙翼曰：『裴松之注三國，號稱詳覈。其進書表云：「奉旨尋詳，務在周悉。」宋書記文帝閱其書，曰：「此可爲不朽矣。」然鍾繇書法，妙絕古今，本傳不載，注中自應補入，而裴注不及一字。華歆從逆，姦臣管幼安視之，殆猶糞土，則其先割席捉金之事，亦應附載，以見兩人品識之相懸。本傳旣遺，而注亦並不及，則世期之脫漏亦多矣。』〔陔餘叢攷〕又曰：『今按松之所引書，凡五十餘種，（所舉與錢說略有異同，而大體相合，茲不備錄）……皆注出書名，可見其採輯之博矣。范蔚宗作後漢書時，想松之所引各書，尙俱在世，故有補壽書所不及載者。今各書間有流傳，已不及十之一。壽及松之、蔚宗等當時已皆閱過，其不取者，必自有說。今轉欲據此偶然流傳之一二本，以駁壽等之書，多見其不知量也。』〔廿二史〕

〔劄記〕

六 匡翼三國志之羣籍

三國行世既久，好之者衆，攻錯匡正，遂致辭溢。如上所述，僅隨手摭舉，聊示什一而已，亦已累幅不能畢載矣。若言專箸，更足汗牛。其牽連偶及，不專爲三國而作者，除前舉諸書外，尚有洪亮吉四史發伏、洪頤煊諸史攷異、張燾讀史舉正、桂馥札樸、邵晉涵南江札記、何焯義門讀書記、姚範援鶉堂筆記、勞格讀書記、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陳澧東塾讀書記等，商兌是正，各有補益。其專爲三國而作之書，則爲數尤夥，不僅拾遺補闕爲陳裴之功臣，而證聞考誤實足示學人以南鍼，爰揭其目，用相匡翼，儻亦治三國志者所樂聞歟！

三國志辨誤一卷（宋人撰，闕名。有聚珍版福本，守山閣叢書本，墨海金壺本，漢魏叢書本。）

三國志辨疑三卷（清錢大昭撰。有廣雅書局刻史學叢書本。）

三國志證聞一卷（清錢儀吉撰。有江蘇書局刊本，排印本。）

三國志證聞校勘記一卷（近人羅振玉撰。有排印雪堂叢書本。）

三國志質疑六卷（近人徐紹楨撰。有學壽堂叢書本。）

三國志考證八卷（清潘眉撰。有嘉慶間刻本，昭代叢書癸集本，廣雅刻本。）

三國志劄證二十四卷（清梁章鉅撰。有廣雅刻本，志田山館刊本。）

右質疑考證之屬。

三國志補注六卷附諸史然疑一卷（清杭世駿撰。有杭氏刻本，粵雅堂叢書本。）

三國志補注一卷（清侯康撰。有嶺南遺書本，學海堂二集本，廣雅刻本。）

三國志注補一卷（清趙一清撰。有廣雅刻本。）

三國志注證遺四卷（清周壽昌撰。有原刊本，廣雅刻本。）

三國職官表二卷（清洪麟孫撰。有原刊本，廣雅刻本，道光初李兆洛刻本。）

三國疆域志二卷（清洪亮吉撰。有卷施閣集本，廣雅刻本。）

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八卷（清吳增僅撰。有光緒間刻本。）

三國郡縣表補正八卷（楊守敬撰。有湖北刊本。）

三國疆域圖一卷（撰人同前。有原刻本，朱墨套印，在歷代輿地沿革圖中。）

補三國藝文志四卷（清侯康撰。有嶺南遺書本，廣雅刻本。）

三國會要二十二卷（清楊晨撰。有原刊本。）

三國紀年表一卷（清周嘉猷撰。有廣雅刻本。）

右補續整理之屬。

三國雜事一卷（宋唐庚撰。有函海本。）

國志蒙拾一卷（清郭麐撰。有靈芬館集本，聚學軒叢書本。）

右核訂史事之屬。

此外尚有侯發祥三國志補義，尚鎔三國志辨微諸書，亦足備覽。至若沈欽韓之

三國志補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陳景雲之三國志舉正四卷及吳卓信之三國志補表六卷、補志十卷、則著稱已久，迄未見書，殆未經刊行也？

七 選錄之標準與注例之說明

本書選錄，卽據殿本；取舍之間，可得而言。一曰事實貫串。凡三國前後八九十年，務求頭訖有緒，系統分明。故於魏則錄武帝、文帝，於蜀則錄先主、後主，於吳則錄吳主權及孫皓，而其間各朝則別錄諸臣傳以發明之。蓋魏自明帝以後，權不己操，政在典午，故錄曹真傳以見曹爽，何晏諸人之敗，司馬氏得柄專勢之由；蜀自諸葛卒官，闞寺竊弄，國政日非，以及於亡，故錄董允傳以見黃皓之亂，吳自大帝云殂，亮、休繼作，俱無弘規，故錄諸葛恪傳以見興作不終而已。

一曰注意偏方。三國擾攘，宇內輻裂，雖英雄兼并，卒成鼎峙，而遐方僻陬，終亦因以日闢。其有裨於後來之統一，功何多讓！故錄公孫度、張魯、孫策、士燮諸傳以見殊勳。蓋張魯奮跡，則漢中穩定，足以障涼州之亂，遏羌胡之寇；孫策定霸，則

江左晏安，山越寧輯，遂得大開郡縣以弘布文化；至於公孫士燮，厥功尤偉，一則敷教遼左，一則鑿荒炎徼，使幽營弗失交，廣久屬者，謂非彼二氏之力而誰與歸！

一曰代表人物。漢晉之際，風同戰國，人才絡繹，蔚然成林。今若加以最錄，自當廣徵博取，務求備格；必不宜偏注一端，致有畸重畸輕之憾也。明甚。故所錄諸傳，皆綜甄多方，而一惟各人之背景以爲衡。或則身繫安危，如諸葛亮之鞠躬盡瘁，輿尸在途而楊魏交鬪；陸氏父子，世濟其美，乃遜死則吳政日窳，抗死且國亡隨之矣。或則影響政局，如董卓廢立，終釀涼州諸將之亂，都邑爲墟；袁紹擅地自雄，卒使曹操坐大，漢祚以遷，卅丘儉諸葛誕之稱兵，其志固在反馬（司馬）爲曹，徒以武力不競，先後夷滅，翻令典午日盛，異己盡亡，階之爲厲，竟速篡代之局。或則勇略冠時，威望懾敵，如周瑜赤壁燒江，乃使曹瞞褫魄，由此不敢南窺；關羽北鎮襄陽，許下大震，竟議徙都遠避；姜維以羈旅之臣，赤心爲漢，雖見讒中官，志不獲申，而猶耀威疆場三十年，魏廷算略，初不能逞志於西方焉；至若鄧艾、鍾會

之出師，分鑿西向，則關山失險，曾不幾時，而蜀主東入於洛矣。或則丰度儼然，示重一朝，如鍾繇之於魏，足冠百僚；張昭、諸葛瑾之於吳，一則執志自愛，一則不辱君命，俱不媿正色立朝也。或則文采翩翩，斐然述作，如陳思王植與王粲諸人之於魏，虞翻、韋曜之於吳，皆言爲世誦，名動來葉者矣。或則長技獨奏，績效爛然，如華佗之療疾，分肌擘理，伐胃洗腸，莫不應手而驗，蓋神乎其技者耳。至若荀彧之奇謀至計，佐定中原，貌若爲曹，心實安劉，是以朝議加操九錫，彼獨持愛人以德之論，力沮其謀。雖事終無濟，卒以憂死，然此志固已大白於當代矣。觀夫漢、魏之交，謀臣如雨，而志節凜然，比或者寡，故寧屏彼羣僚，特著文若焉。

注釋凡例，例得附書，願假餘簡，更爲一言。三國目錄，標題曰魏書、蜀書、吳書，本文之首又易稱魏志、蜀志、吳志，名例不一，而後者爲長，故書中稱引所及，一律改「志」，以避混淆。又壽書紀魏而傳蜀、吳，不但孫亮、孫休、孫皓直書姓名，卽蜀漢之二主，開吳之大帝，亦僅題先主、後主、禪、吳主權傳而已。今宜名從主人，各

依其實，除吳孫策仍稱傳外，其蜀吳之君，則於稱引所及俱改稱紀；且刻書時所避清帝名諱之字，如以「元」代玄，以「盾」代胤，以「宏」代弘，以「歷」代曆之類，亦俱隨筆改正。蓋當王不讓勝代，自昔已然，況今日乎！凡人地官爵，具詳原委；地名必比照今地，著其沿變；官爵必辨其遷流，明記職守；人名則書其里貫仕履，行事大端，而尤詳於國志有傳而未及入選之人，俾相互參證，藉彌闕憾。至於詰訓，則側重歧解別義，故每多推原本初之言，以求音誼昭晰，怡然理順；其他文從字順，一望可通者，概從省略。惟是限於知見，懼多舛漏，讀者儻肯匡其繆而進教之乎？跂予望之！

十八年五月五日草竟。

目次

魏志

武帝操	一
文帝丕	一〇一
董卓	李傕 郭汜	一三三
袁紹	子譚 尙	一五一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一六八
張魯	一七五
曹真	子爽 義 彦 訓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一八〇
荀彧	子惲 孫劓 冀	二〇〇
鍾繇	二一五

陳思王植.....一二二五

王粲徐幹 丁廙 陳琳 楊脩 阮瑀 應璩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吳質.....二六三

卬丘儉.....二七五

諸葛誕唐咨.....二八四

鄧艾州泰.....二九六

鍾會王弼.....三一七

華佗吳普 樊阿.....三三六

蜀志

先主劉備.....一

後主劉禪.....四二

諸葛亮子喬 瞻 董厥 樊建.....六六

關羽.....九〇

董允 陳祗 黃皓 九六

姜維 一〇一

吳志

孫策 一

孫權 一〇

孫皓 八二

士燮 子徽 燮弟壹 黼 壹子匡 一二二

張昭 子承 休 弟子奮 一一九

諸葛瑾 少子融 一二九

周瑜 一三七

虞翻 子汜 忠 變 壽 一四九

陸遜 子抗 一五八

三國志 目次

四

諸葛恪	一九四
章曜	二一七

魏志

武帝操

太祖武皇帝，^①沛國譙^②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③之後。桓帝世，曹騰^④爲中常侍^⑤，大長秋^⑥，封費亭侯^⑦。養子嵩嗣，官至太尉^⑧，莫能審其生出本末^⑨。嵩生太祖。

①太祖廟號；[△]武皇帝諡號：魏文帝黃初元年（二二〇）十一月追尊。後世史臣秉筆，卽以追尊之號稱之。

②譙[△]，豫州沛國屬縣，今安徽亳縣治。

③參[△]，沛人。與蕭何、韓信齊名，稱「興漢三傑」，以功封

平陽侯。史記卷五十四及漢書卷三十九俱有傳。

④曹騰[△]字季興。魏明帝太和三年（二二九）追

尊爲「高皇帝」。事詳後漢書卷一百八宦者傳中。

⑤中常侍[△]掌贊導內事，顧問應對。後漢永平中

（明帝時）始定員數四人。其後員數稍增，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乃專以閹人爲

之。④漢景帝中元六年（一四四）改少府屬官將行爲大長秋，職掌奉宣中宮命。顏師古曰：「秋

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⑤後漢列侯，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亭侯卽食

亭之侯也。費亭在豫州沛國鄆縣東，當今河南永城縣南。⑥嵩字巨高，初爲司隸校尉。（職詳後冀

州牧注）靈帝擢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掌兵，爲三公之一）。黃初元年追尊爲「太皇

帝。」⑦吳人作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於惇爲從父兄弟。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

玄，南陽何顛，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

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

議郎。光利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

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

界肅然。久之，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①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時隸豫州，今河南商邱縣南）人。官至太尉，以疾罷。傳列後漢書卷八十

一、何顛字伯求，南陽襄鄉（時隸荊州，今湖北棗陽縣東北）人。與陳蕃、李膺善，遂爲宦官所陷。

亡匿汝南間。黨事解，辟司空。以事爲董卓所繫，憂憤卒。事詳後漢書卷九十七黨錮傳中。③東漢之

制，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見後漢書百官志。④故事，尙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

用孝廉爲尙書郎。見文獻通考卷三十四。⑤除授也。實授官職曰真除。⑥洛陽北部尉不見百官

志。或屬司隸校尉分掌巡徼京師北城事，如後世之五城巡坊然。⑦頓丘縣隸兗州東郡，在今河北

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令爲縣邑長官。漢制：每縣邑道大者置令，秩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

三百石。⑧徵，內召也。議郎屬光祿勳，秩六百石，無常員。職司獻替，備諮詢，略如近代之議員；惟不出

民舉耳。⑨光和漢靈帝年號（一七八——一八四）。⑩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

平道」，咒符水以療病。遭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

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

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爵，徐奉

等爲內應，約以光和六年甲子（是年十二月改元中平）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二月，角弟子唐周

告發，於是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所在燔劫。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①騎都尉屬光祿勳，秩比二千石，無常員，本監羽林騎兵者。

②潁川郡隸豫州，據後漢郡國

志，領陽翟等十七城。（文獻通考作二十縣。）郡治卽今河南禹縣。

③濟南國隸青州，據郡國志，領

東平陵等十城。（文獻通考國作郡，領鄒平等十四縣。）國邑在今山東歷城縣東七十五里。相國疑

國相之誤。相職如郡太守，秩二千石。凡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故守相並稱。④狼籍散

亂不整理也。賊污狼籍，謂賄賂公行，不復自檢也。⑤免，去也，罷也。奏免，謂劾其罪狀而斥逐之也。

⑥淫，濫也。淫祀卽不當而猥祀之謂也。⑦姦與奸通，宄音軌（《又》）。寇盜由內爲姦，起外爲宄，

故姦宄可作匪類解。⑧東郡隸兖州，據郡國志，領濮陽等十五城。（文獻通考作二十二縣。）郡治

在今河北濮陽縣南。太守郡之長，職見上注⑨。

頃之，冀州刺史王芬，⑩南陽許攸，⑪沛國周旌，⑫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

合肥侯，⑬以告太祖。太祖拒之，⑭芬等遂敗。

①冀州刺史詳後冀州牧注。王芬不見史傳，據裴松之注引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又通鑑云：「帝

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南陽郡隸荊州，据郡國志，領宛縣等三十

七城。（文獻通考作三十六縣。）郡治卽今河南南陽縣。郡人許攸字子遠，少與袁紹、曹操善。初隨紹，

後詣操，卒爲操所殺。詳見三國志卷十二崔琰傳。○沛國時隸豫州，据郡國志，領桐縣等二十一城。

（文獻通考作三十七縣。）國邑在今安徽宿縣西北。郡人周旌，不見史傳。○合肥侯紀傳無系。

⑤操拒芬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

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止，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

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卽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

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觀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

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裴注引魏書）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

尉。○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

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

獻帝^①，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②，欲與計事^③。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④東歸。出關^⑤，過中牟^⑥，爲亭長^⑦。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⑧。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⑨，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⑩。是歲中平六年^⑪也。

①韓[△]遂字文約，金城[△]（漢郡，隸涼州，郡治在今甘肅皋蘭縣西北）人。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奉計

詣京師，說何進誅宦官。進不能用，乃求歸。會涼州舉章，遂爲主，章病卒，遂爲衆所劫，阻兵自守。積三十二年，見滅於曹操。詳見後。②典[△]軍校尉爲當時新置西園八校尉之一。與操同時授校尉者：小黃門

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趙融、馮芳爲助軍左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淳于瓊爲左右校尉。時靈帝自黃巾之起，頗留心戎事，以蹇碩壯健有武略，特親任之，爲置八校尉，皆統於碩，雖大將軍亦領屬焉。③中平六年（一八九）四月，靈帝崩，皇子

辯[△]卽皇帝位，年十四，是爲少帝。改元光熹。封皇弟協爲渤海王，是年七月，徙封陳留王。④何進[△]字遂

高，南陽宛（今河南南陽縣）人也。少帝立，進輔政，爲宦官張讓、段珪、畢嵐等所殺。傳列後漢書卷九

十九。⑤袁紹詳後本傳。⑥董卓詳後本傳。⑦脅音歛（丁一）逼迫也，劫持也。⑧獻帝即陳

留王協，即位時年九歲。⑨驍騎校尉不見百官志，或爲董卓臨時所置表奏請除授也。其後但憑強

有力者公表任用而已。⑩計事，計議大事也。⑪間行，由間道旁行，所以避邏者耳目也。⑫關指

成皋，即虎牢關也。⑬中牟縣時屬司隸河南尹。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六里。⑭漢承秦制，十里一亭，

置亭長以禁盜賊。⑮請解事見裴注所引世語。略曰：「中牟疑是亡人，見拘於縣。時掾亦已被卓書

唯功曹心知是太祖，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⑯陳留郡隸兗州。附郭縣同名，即

今河南陳留縣治。⑰已吾，陳留郡屬縣，在今河南寧陵縣西南四十里。⑱中平六年見上注。⑳

初平①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②冀州牧③韓馥、④豫州刺史⑤孔伷、⑥

兗州刺史劉岱、⑦河內太守王匡、⑧渤海⑨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⑩東郡太

守橋瑁、⑪山陽太守袁遺、⑫濟北相鮑信、⑬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

主，⑭太祖行奮武將軍。⑮

①初平，漢獻帝第一年號。（一九〇——一九四。）②後將軍爲前後、左右四將軍之一，置以征伐，

無常員。袁術字公路，紹之從弟。畏卓禍，奔南陽。旋據壽春（今安徽壽縣），領揚州事。既而僭帝號。自稱『仲家』。越二年，糧盡衆散，乃北走青州；爲劉備所擊，復還壽春死。後漢書卷一百五及三國志卷六俱有傳。

③冀州領魏、鉅鹿、渤海三郡，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六國，略當今河北南部地。治常山國高邑縣，在今河北柏鄉縣北。初，漢武帝括郡國爲十三部，除京師所在統於司隸校尉（秩比二千石，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外，此外有十二州。州置刺史（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都奏事），秩六百石。成帝更刺史爲牧，秩二千石。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四二）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迨至末年，以黃巾之亂，州郡每假便宜，權任遂重。割據者乃紛紛稱牧以自尊，幾於無州不牧矣。

④韓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與袁紹同舉兵，懼爲公孫瓚所襲，不自安。紹使人說之，以冀州讓紹。馥素懦怯，讓州後猶復憂怖，乃報紹求去，往依張邈。旣而紹遣使詣邈計議，馥疑將見圖，遂自殺。附見袁紹傳。

⑤豫州領潁川、汝南二郡，梁、沛、陳、魯四國，略當今河南東半及安徽西北一帶地。治沛國譙縣。刺史見上注。

⑥孔伋字公緒，陳留人。鄭泰稱其『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則亦辯給之士也。

⑦兗州領陳留、東泰山、山陽、

濟陰五郡東平任城濟北三國略當今山東西半及河南河北之一部，治山陽郡昌邑縣，在今山東金

鄉縣西北四十里。刺史劉岱字公山，歷位侍中。見三國志卷四十九（吳書四）其弟劉繇傳。⑧河內

郡屬司隸校尉，据郡國志，領懷縣等十八城。治懷，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南。王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

施，以任俠聞。何進使匡於徐州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起家拜河內太守，爲董卓所

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後爲曹操所滅。⑨渤海郡隸冀州，据郡國志，領南皮等八城。（文

獻通考作浮陽等二十六縣。）治南皮，在今縣東北八里。⑩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官陳留太

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後與呂布共據兖州，爲其所害。

三國志卷七有張邈傳。⑪橋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爲兖州刺史，甚有威惠。（裴注引英雄記）⑫

山陽郡隸兖州，据郡國志，領昌邑等十城。（文獻通考作二十三縣。）治昌邑，與刺史同城。袁遺字伯

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雋，後紹用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⑬濟北國隸兖

州，据郡國志，領盧縣等五城。（通考作九縣。）治盧，在今山東長清縣西三十里。鮑信字允誠，泰山陽

平人，何進辟拜騎都尉。董卓始至，勸袁紹襲之。不從，乃歸鄉里，收徒衆，與弟韜以兵應曹操。表爲濟北

相與黃巾賊戰，陷陣死。事見三國志卷十二其子鮑勛傳。△△△盟主同盟之領袖。盟者誓約也，謂殺牲

歃血而告誓於神明也。△△△△△奮武將軍爲當時假署之號，故曰行。行與後互見。

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皋。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

○酸棗縣屬兗州陳留郡，在今河南延津縣北十五里。○鄴縣，冀州魏郡所治，在今河南臨漳縣西

南四十里。○戰國時稱六國爲山東，以其在崤函之東也。故秦漢以來統稱中國東部爲『山東』

非專指今之山東省也。④二周，東周、西周也。國策：『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蓋指成周（洛

邑附近）耳。⑤成皋縣屬司隸河南尹，古東虢國，春秋鄭制邑，又名虎牢，楚、漢相持之重險也。在今

河南汜水縣西北。⑥滎陽縣亦屬河南尹，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汴水亦曰汴渠，卽汴水，其

上游爲古滎瀆。流道屢變，時則流經滎陽之東北入泝水。⑦流矢猶今流彈，無目的之亂箭也。⑧

中去聲，讀如耕種之種，着也。⑨被受也。創傷也。⑩洪字子廉。操敗於滎陽，失馬，徐榮追甚急。洪以

馬授操，操辭。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操遂乘以脫走。後洪累以戰功封樂城侯，拜驃騎將軍。

卒諡『恭』。本傳列三國志卷九。⑪力戰盡日指操軍言，蓋稱其將兵雖少猶能盡日力戰也。

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①因爲謀

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②酸棗諸將③守成皋，據敖倉；④

塞輶轅、大谷，⑤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⑥入武關，⑦以震三

輔；⑧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⑨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

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

○讓[△]謂也；咎之也。○孟津[△]，黃河渡口，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河南孟津縣東有故孟津關。渤海[△]卽指

袁紹。○酸棗[△]諸將指張邈、劉岱、橋瑁、袁遺。○敖倉[△]，秦所立，在滎陽西北之敖亭，今滎澤縣西北地。

⑤轅轅關在河南尹緱氏縣東南，當嵩高太室、少室山間險道也。大谷[△]卽太谷關，在緱氏西，與豫州

潁川郡接界。○丹[△]爲丹水縣，與析縣俱屬荊州南陽郡。丹水在今河南淅川縣西，析在今內鄉縣西

北一百二十里；二地俱瀕丹水，爲入武關要道。袁將軍袁術也。○武關[△]在今陝西商縣東，漢高祖入

關，卽此，蓋秦之南關也。○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也，當今陝西南部。西漢時爲『畿輔』，東漢

時仍屬司隸校尉。○疑兵[△]，虛設之兵，以惑敵人者。

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

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⑤士卒多叛。至銓[○]、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

○夏侯惇[△]字元讓，譙人。少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曹操起兵，惇爲裨將從征伐，

累功拜前將軍。魏文帝時爲大將軍。性清儉，不治產業。卒諡『忠』。本傳列三國志卷九。○揚州[△]

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六郡，略當今江西、福建、浙江全部及安徽、江蘇之一部。治九江郡歷陽侯

國，卽今安徽和縣。

③陳溫不詳，當時揚州刺史也。

④丹陽郡，據郡國志，領宛陵等十四城。（通考

作十七縣。）治宛陵，今安徽宣城縣。周昕字大明，會稽人，時爲郡太守，前後遣兵數萬助曹操。袁術在

淮南，昕惡其淫虐，不與通。⑤龍亢縣隸豫州沛國，在今安徽懷遠縣西北七十五里。⑥銓縣在今

安徽宿縣西南四十六里，建平縣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南，俱隸豫州沛國。

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

劉虞爲帝，太祖拒之。③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④太祖由是

笑而惡焉。⑤

①王肱不詳，蓋劉岱之黨也。

②幽州領涿、廣陽、代、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十郡，又遼

東屬國都尉，略當今河北北部、熱河、遼寧之大部及朝鮮西北部。治廣陽郡薊縣，卽今大興縣西南。劉

虞字伯安，東海剡人。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以事去官。後復拜幽州牧，勸督農植，民悅。年登，黃巾之

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討公孫瓚，兵敗被執，斬於薊市。本傳在後漢書卷一百三。③關東諸將議，以朝

廷幼沖，迫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爲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

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霍光所廢之昌邑王賀也）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欲奉虞爲帝，術不利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④舉向其肘，謂紹舉印遞近操肘也。⑤裴注引魏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紹復使人說太祖曰：「今袁公勢盛兵強，二子已長，天下羣英，孰逾於此！」太祖不應。由是益不直紹，圖誅滅之。」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

①見前注「關東諸將」條。

夏四月，卓還長安。

②時卓自出抵東兵，爲破虜將軍孫堅所敗，卻屯澠池。堅進至洛陽，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要卓。卓引還長安。

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陸固等十餘萬衆，略

魏郡。^④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⑤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⑥

①袁紹脅取冀州事，詳見後袁紹傳。

②黑山在今河北沙河縣北，蟠據此山之賊曰黑山賊。

③眭

音雖（ㄊㄨㄟˋ）姓也。

④魏郡隸冀州，據郡國志，領鄴縣等十五城。（通考作十八縣。）治鄴，地見

前。⑤濮陽縣屬兗州東郡，在今縣之南。

⑥東武陽縣亦屬東郡，在今山東朝城縣西四十里。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①於內黃，②皆大破之。

①於夫羅者，匈奴南單于之子也。中平中，發匈奴兵，於夫羅率以助漢。會本國反，殺南單于，於夫羅遂

將其衆留中國。因天下撓亂，與西河白波賊合，破太原、河內，抄略諸郡爲寇。②內黃縣屬冀州魏郡，

在今河南內黃縣西北二十里。

夏四月，司徒①王允②與呂布③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④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⑤朝政。

○司徒爲三公之一，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遜順、謙儉、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大喪則掌奉安梓宮。凡國大疑大事，與太尉司空通而論之。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董卓搆亂，允官司徒，守尚書令。矯情屈性，扶王室於危亂之中。既而潛結呂布刺殺卓，後爲卓將李傕、郭汜等所害。本傳在後漢書卷九十六。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初事丁原，繼事董卓。嘗小失卓意，幾見殺；又私通卓婢，不自安，因與王允共殺卓。授奮

威將軍，封溫侯。爲卓餘黨所敗，往依袁術，復投袁紹。後據漢陽及下邳，爲曹操所執，縊殺之。後漢書卷

一百五及三國志卷七俱有呂布傳。

○李傕（412）北地人，郭汜（2）張掖人，附見後董卓傳。

○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

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

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

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④東。信力戰鬪死，僅而破之。⑤購求信喪⑥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①青州領平原、東萊二郡，濟南、樂安、北海、齊四國，略當今山東東北大部。治齊國臨菑，今山東臨淄縣也。②任城國隸兗州，據郡國志，領三城。國邑卽任城，今山東濟寧縣治。其相鄭遂不詳。③東平國

隸兗州，據郡國志，領無鹽等七城。國邑在無鹽，今山東東平縣東二十里。④畜積也；養也。⑤精銳

(口义义)謂兵卒精壯而軍仗銳利也。⑥要害致命所在。要卽腰之本字。⑦壽張縣屬東平國，

在今山東東平縣西南。⑧言鮑信以死拒戰，亦僅能破之耳。⑨信喪鮑信之遺骸也。

袁術與紹有隙，①術求援於公孫瓚。②瓚使劉備③屯高唐，④單經屯平原，⑤陶謙⑥屯發干⑦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①隙，罅縫也。人之意見不相合而因以致仇亦曰隙。術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②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舉孝廉，除遼東

屬國長史。中平中拜降虜校尉，烏桓憚之。既而脅斬劉虞，專勢幽州，記過忘善，多所賊害。後爲袁紹所圍攻，自殺。後漢書卷一百三及三國志卷八均有公孫瓚傳。

③劉備卽蜀漢先主，詳後先主紀。

④

高唐縣屬青州平原郡，在今山東禹城縣西南四十里。

⑤平原縣，郡治，在今山東平原縣南二十里。

單（尸弓）經時爲瓚所署兖州刺史，爲置諸郡縣。餘不詳。

⑥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以諸生四遷爲

司馬，西討邊章，尋刺徐州，大破黃巾，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關內未平，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

貢西京。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袁氏兄弟相攻，謙北連公孫瓚，屯兵發干。興平初，曹操以謙

別將嘗殺害其父嵩，故勒兵攻之。謙退保郟，病死。本傳列後漢書卷一百三及三國志卷八。

⑦發干

縣屬兖州東郡，在今山東堂邑縣西南三十三里。

四年春，軍鄆城。①荆州牧劉表②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③黑山

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④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

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⑤追到太壽，⑥決渠水灌城，走寧陵。⑦又追之，

走九江。⑧

○鄧城縣屬兗州濟陰郡，在今山東濮縣東二十里。時爲操軍所駐。○荊州領南陽、南江、夏、零陵、桂

陽、武陵、長沙七郡，略當今湖北、湖南及河南、廣東、廣西之一部。治武陵郡漢壽縣，在今湖南常德縣東

北六十里。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共王餘之後。姿貌雄偉，與同郡張儉等號爲『八顧』。有聲於

時。初平中爲荊州刺史，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表許援紹而未果。紹既敗，操乃自將

攻表。未至，表疽發背而死。後漢書卷一百四下及三國志卷六俱有劉表傳。○封丘陳留屬縣，今河

南封邱縣治。○匡亭在陳留平丘縣，今河北長垣縣西南。○襄邑陳留屬縣，在今河南睢縣西一

里。○太壽失考，當在襄邑、寧陵之間睢水上。○寧陵豫州梁國屬縣，今河南寧陵縣南。○九江

郡隸揚州，領陰陵等十四城。（通考作十五縣。）治陰陵，今安徽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

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

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

○定陶兗州濟陰郡屬縣，在今山東定陶縣西北四里。○下邳國隸徐州，領十七城。國邑在今江蘇

邳縣東三里。闕宣其地之倡亂者，後漢書陶謙傳作闕宣。○徐州領東海、廣陵二郡，琅邪、彭城、下邳

三國略當今江蘇江北大部及山東安徽之一部。治東海郟縣，今山東郟城縣西南三十里。④與共舉兵，通鑑作『陶謙擊殺之。』考異按：『謙據有徐州，託義勤王，何藉宣數千之衆而與合從，蓋謙別將（張闔）與宣共襲曹嵩，故曹操以此爲謙罪而伐之耳。』⑤費侯國，屬兗州泰山郡，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華縣，郡國志泰山郡下缺，蓋西漢故縣，在今費縣東北六十里。

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⑥

①孫策渡江事詳後本傳。②江東卽江左，泛指長江下游而言。

興平①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②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夏，使荀彧、程昱③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④還過郟，⑤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⑥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⑦所過多所殘戮。會張邈與陳宮⑧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⑨固守，太祖乃引軍還。

①興平，漢獻帝第二年號（一九四——一九六）。②琅邪國隸徐州，領十三城。國邑在臨沂叢亭。

今山東臨沂縣北。陶謙害嵩事，見前注「與共舉兵」條。③荀彧詳後本傳。程昱字仲德，東阿人。嘗

勸曹操因兗州三城（卽鄆城、范、東阿）以圖霸，策袁紹必擒公孫瓚，孫權必不殺劉備，無不奇中。累

遷都督兗州事。魏文帝踐阼，昱爲衛尉，封安鄉侯。卒諡「肅」。傳在三國志卷十四。④東海郡領十

三城，徐州之首郡也。⑤郟縣爲徐州刺史及東海郡所治，已見前。⑥要猶邀，半途襲之也。⑦

襄賁，東海屬縣，在今山東臨沂縣西南一百二十里。⑧陳宮字公臺，東郡人。初從曹操，後自疑，乃從

呂布爲畫策。布不能用。布敗，宮被擒。操欲生之，宮不可。出就戮，操泣送之。事略附見張邈傳。⑨范東

阿俱東郡屬縣。范在今山東范縣東南二十里，東阿在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五十里。

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

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

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

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⑩令

軍中促爲攻具。⑪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糧食亦盡，各

引去。

○亢父^{△△}任城國屬縣，在今山東濟寧縣南五十里。○司馬^{△△}爲刺史帶將軍開府者之府僚，掌理軍事。

樓異不詳。○自力勞軍謂親自力疾慰勞軍隊也。○攻具攻戰之軍仗器械也。

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

○乘氏^{△△}侯國，屬兗州濟陰郡，在今山東鉅野縣西南。○程昱止操連紹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

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爲之韓、彭邪！今兗州雖殘，尙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荀彧）、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此謂歲饑無由給養，乃裁汰新募之官兵也。○劉備代陶謙事，詳後劉漢先主紀。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

○濟陰郡隸兗州，領十一城。治定陶，已見前。

○南城，兗州泰山郡屬縣，在今山東費縣西南九十里。

○鉅野，山陽郡屬縣，在今山東鉅野縣南。

○東緡，亦山陽屬縣，在今山東金鄉縣東北二十里。

⑤設伏縱奇兵，謂預設伏兵，出疑陣以誘敵也。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布。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引軍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半出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見裴注所引魏書。

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 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

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⑤

①雍丘陳留郡屬縣，今河南杞縣治。②天子指漢獻帝。③潰，決也；破也。④夷，平也；滅也。三族，父

母兄弟妻子也。書罪人以族。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妻子。疏：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父母，前世也；

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⑤陳地，指豫州陳國地。陳國領九城，

治陳縣，今河南淮陽縣城。按陳國在兗州南而云東略，蓋先及其邊境，適當雍丘之東也。觀下文「軍

臨武平」自明。

是歲，長安亂。①天子東遷，敗于曹陽。②渡河幸安邑。③

①長安亂，指諸將相殘劫質天子事，詳後董卓傳。②曹陽，澗名，在今河南陝縣西四十五里，自南山

北通於河。後曹操改爲好陽澗。③河，即黃河。天子所至曰幸安邑。司隸河東郡屬縣，在今山西夏縣

北，非現治蓮城之安邑縣也。

建安①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②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

①建安黃獻帝第三年號（一九六——二二〇）。②武平，豫州陳國屬縣，在今河南鹿邑縣西四

十里。

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①荀彧、程昱勸之。②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③與袁術將蓂奴拒險，④洪不得進。汝南⑤、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⑥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⑦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⑧

①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猝制，故疑惑不敢從。②荀彧勸

迎天子，詳後荀彧傳。程昱勸語，不見本傳及通鑑，未識何據？③衛將軍漢文帝時始置，位亞三司

（卽三公），與驃騎、車騎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董承，獻帝舅，後爲車騎將軍，以受

帝密詔，令劉備誅曹操事露，爲操所殺。④蓂音昌（彳九），姓也。拒險據險拒敵也。⑤汝南郡隸

豫州，領三十七城。治平輿縣，今河南汝南縣東南六十里。⑥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從朱儁討黃

巾，拜別部司馬，遷議郎。平長沙亂賊區星，封烏程侯。山東兵興，袁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董

卓憚其勇壯，遣人求和親。堅斥之，卓遂西退入關。堅乃率兵入洛，修治諸陵，還軍魯陽。後被術命征荆

州爲劉表將黃祖射殺於峴山。及次子權稱尊號，追諡「武烈皇帝」。三國志卷四十六（吳書一）首列孫堅傳。

建德將軍爲挂銜，漢始有雜號將軍，樓船、橫海、破虜等皆是也。鎮東將軍後漢末曹操始爲之，遂開後來四鎮將軍之端。費亭侯獻帝因操祖爵而封之，意蓋襲封也。

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轅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楊奉、李傕將韓暹則奉所招河東故白波帥也。二人初與傕、汜相攻，與董承共挾獻帝還都洛陽。既而不見容於曹操，出寇徐揚間，爲劉備所殺。事跡附見後董卓傳。

縣西四十里。獻帝既還洛陽，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曹操。操乃將兵至洛陽，既到，奏韓

暹等罪狀，遣懼誅，單騎奔楊奉於梁。錄尚書事，猶古冢宰，位在三公上，樞要之任也。百職無不總，

樞重者始爲之，假以節鉞，更得專征、專殺矣。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舉孝廉，除瓌陶長，柏人令。

袁紹以爲參軍，旋領魏郡太守。後事曹操，策畫多中。魏明帝時拜司徒，封樂平侯。卒諡『定』。三國志卷十四有董昭傳。

④曹操入洛，引董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遂決許。豫州潁川郡屬縣，在今河南許昌縣東北。時方爲曹操

根據地，宅都後改稱『許昌』。

⑤車駕，天子之代稱也。

⑥大將軍掌征伐背叛，秩比上公，本不常

置。自東漢安帝以後，遂爲常員，當樞任。

⑦武平本陳國屬縣，時爲曹操封侯食邑，已見前。

⑧操既

挾天子東遷，遂就許立宗廟社稷以自重。今以『始立』稱之，一若前此從無是等制度者，史臣溢美之辭耳。

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①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②紹恥班③在公下，不肯受。④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⑤行車騎將軍。⑥

①陳壽史例：於曹操初起，卽用追諡稱『太祖』；封武平侯後，改稱『公』；封魏王後，稱『王』。見趙

翼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書法條。

○太尉三公之一，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

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大喪則告諡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則與

二公通諫爭之。

○班行列也；官序也。

○曹操託帝詔責袁紹樹黨擅討伐，紹上書深自陳懇，乃以

紹爲太尉，封鄴侯。紹恥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表辭不受。

⑤司空三公之一，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

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大造、大疑，諫爭

與太尉同。

○漢制將軍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員職詳前「大

將軍」注。

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中平（漢靈帝年號）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

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葦（蚌屬）。

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秩六百石，屬光祿勳）棗祗（潁川長社人，本姓棘，避難改）請建置

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事見通鑑，而不及韓浩。按浩字元嗣，河內人，官至護軍。事跡附見夏侯惇傳。裴注引魏書有「時大議損益，浩以爲當急田」語。

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通鑑於此有異詞，略曰：「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虛領而已）或謂曹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領其衆。

○張濟，武威祖厲人，爲驃騎將軍。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爲卓執仇，詳後董卓傳。其名則附見三

國志卷八張繡傳。

○關中卽三輔舊地，在潼關以西，亦稱關西，又稱關右。

○濟時屯弘農，士卒饑

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

○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死，代領其衆，屯宛。初與

劉表合，拒曹操。旣而用賈詡策降操，拜揚武將軍，遷破羌將軍。後以從征烏丸道死。諡曰『定』。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旣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公乃引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公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公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

○宛縣，南陽郡治，注見前『南陽郡』條。

○曹操到宛，張繡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操聞其不悅，

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之。

○舞陰邑，屬荊州南陽郡，在今河南泌陽縣西北六十里。○鈔，謂

繞出敵軍之後而脅之，猶今言包鈔。

○穰，南陽屬縣，在今河南鄧縣東南。

○失過誤也。便卽也。質。

音置（出）抵押品也。失不[△]便[△]取[△]其[△]質[△]，謂其過在不即收取其家屬以爲之質抵也。⑦已通『以』

孟子『無以則王乎』及荀子『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是其例也。

袁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攻布，爲布所

破。

①初，袁術畏呂布爲己害，乃爲子求婚，布許之。既而術稱帝於壽春，自號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②布既遣女，沛相陳珪

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夙憾術，遂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操乃稱詔以布爲左將軍。③袁術怒

布絕婚，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勢，步騎數萬趨下邳，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

不能相維，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

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即回計從布。

進軍，去勳營百步，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布兵追擊，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

秋九月，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公還許。

○留將拒操，不著何地。據後漢書及通鑑則云術聞操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於蕲陽以拒之。按蕲

陽口在江夏，與術侵陳求糧，戰於淮外地不合。胡三省注通鑑，以爲陽字誤衍，蓋卽沛國之蕲縣。似當。

公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公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公自南征，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章陵△△，南陽屬縣，在今湖北棗陽縣東。

○葉△，亦南陽屬縣，在今河南葉縣南三十里。

○湖陽△△，邑亦

屬南陽，在今河南泌源縣南八十里。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

○軍師祭酒不見百官志。杜佑通典亦祇著此官而不言其職守。但杜云：魏武帝置軍師官四人，略如監軍，凡軍國選舉及刑獄法制皆使決焉。（見通典卷二十九監軍條）則祭酒或軍師之長耳。蓋祭酒本爲元長（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爲示有先）之稱，故當時太常卿屬有博士祭酒，延至清末猶有國子監祭酒之官也。

三月，公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荀彧問：『公前以策賊必破，何也？』公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

○連營稍前移軍略進也。

○策，算也；料也。

○安衆，侯國屬南陽郡，在今河南鎮平縣東南。

○會

明天將明也。

○兵法有云：置諸死地而後生。蓋兵逢絕境，皆具必死之心，反得奮力以求自存也。

呂布復爲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公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爲順所敗。九月，公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公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

○復爲袁術，謂復與術結好，爲之黨連也。以受劉備侵逼，故然。

○高順爲呂布督將，清白有威嚴，不

飲酒，不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每戰必克，名「陷陣營」。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之，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後布將侯成執陳宮與順降曹操，布亦降。順與宮、布皆縊殺，傳首許市。事跡附見後漢

書卷一百五呂布傳。

○屠，列也；大殺也。彭城，國隸徐州，領八城。國邑卽彭城縣，今江蘇銅山縣治。

○逆，迎也。

○罷，讀如疲，憊也。

○荀攸，字公達，颍之從子也。漢獻帝時拜黃門侍郎，與議郎鄭泰、何

顓等謀刺殺董卓，事垂就而覺。會卓死，得免，棄官歸。曹操徵爲汝南太守，入爲尙書。操平冀州，攸謀居多，封陵亭侯。魏國初建，爲尙書令。攸深密有智，自從征伐，常謀謨帷幄，前後凡畫奇策十二，世不得盡

聞從征孫權，道卒。諡曰「敬」。三國志卷十有荀攸傳。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少有遠量，深通籌略。

曹操召見論天下事，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爲司空軍祭酒。（或卽前見之軍師祭酒）

屢從征伐有功，封洧陽亭侯。卒諡「貞」。本傳在三國志卷十四。⑦曹操掘塹圍下邳，積久無功，欲

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

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按當時泗水東南流，過下邳

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於泗。故併引二水，決以灌城。⑧布將侯成亡其名馬，已而復

得之。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獻布。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耶！」成

忿懼，因與諸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操。⑨禽擒通。

太山 ①臧霸、②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聚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

敗，獲霸等，公厚納待。③遂割青、徐二州附於海以委④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爲城

陽、利城、昌慮郡。⑤

⑥太山卽兖州泰山郡，領十二城。治奉高縣，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北十七里。⑦臧霸字宣高，泰山華

人也。亡命東海，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因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霸爲帥，屯開陽。曹操討呂布，霸將兵助布。布既就擒，霸自匿。操募索得之，使招敦、禮、觀及觀兄康俱至。卽以霸爲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以委之。三國志卷十八有臧霸傳，孫觀附焉。

① 納待謂招納而厚待之也。② 委棄也；任也。此謂各因其勢力之所及，而割二州沿海一帶地以任之也。

③ 城陽本西漢王國，光武省併入琅邪、利城、昌慮二縣皆屬東海。時因諸屯帥所居而分爲郡，悉以臧霸等爲守相。

初，公爲兗州，①以東平畢諶爲別駕。②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公謝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④歸。及布破，諶生得，⑤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① 爲兗州指領兗州牧時。

② 別駕州之佐吏，秩百石，由州自辟除，掌分察所屬郡國。

③ 謝辭也。

④ 亡逃也。

⑤ 生得卽生擒，被敵俘獲也。

⑥ 魯國隸豫州，領六城。國邑卽魯縣，今山東曲阜縣治。

四年春二月，公還至昌邑。○張楊○將楊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尙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尙率衆降，封爲列侯。○

○昌邑縣，兗州山陽郡治，已見前。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曹操圍呂

布，楊出兵東市（野王縣東市），遙爲之勢，爲其將楊醜所殺。三國志卷八有張楊傳。

○射犬聚屬

河內野王縣，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北。

○史渙字公劉，沛國人，少任俠有雄氣。曹操初起，以客從，行中

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事跡附見夏侯惇傳。曹仁字子孝，操從弟，爲將嚴整奉

法令，數有功，拜廣陽太守。魏文帝卽位，累遷大司馬，封陳侯。卒諡『忠』。傳在三國志卷九。○長史

郡之佐吏。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其後遂爲軍府官。故舊也。故長史

卽前任長史也。○犬城不詳，疑在今河南北境。○濟渡水也。○列侯在東漢下諸侯王一等，功

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見前注『費亭侯』條。

還軍敖倉，以魏种爲河內太守，屬^①以河北^②事。初，公舉种孝廉，兗州叛，^③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④不置汝^⑤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⑥釋其縛而用之。

①屬讀如祝，委託也。

②河北泛指大河以北地，當時幽、冀之域，今河北省也。

③兗州叛即興平元年

張邈舉州附呂布事。

④越，故南蠻地；胡，塞北匈奴種落也。『不南走越，北走胡』謂除非遁入異

域也。

⑤置，安放也。『不置汝』即不放汝也。

⑥唯其才，謂祇求其才能幹濟耳。

是時，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公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公進軍黎陽，^④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⑤留于禁^⑥屯河上。九月，公還許，分兵守官渡。^⑦

①公孫瓚既害劉虞，盡有幽州之地，遂益驕矜。虞故吏鮮于輔結烏丸，袁紹以報瓚，欲南迎虞子和。

將麴義與共合兵十萬以攻瓚，瓚兵數敗，還易京（今河北雄縣有漢易縣故城，京爲瓚所築高臺樓櫓，藉以目守者，故合稱易京）固守。紹連年攻瓚不能克，欲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修守備。至是，黑山帥救瓚，未至，瓚密使人齎書，使起火爲應，已卽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設伏邀瓚。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倒。瓚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遂并其地。○紹旣并瓚，出長子譚爲青州，中子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詳袁紹傳）而自領冀州鎮鄴。遂兼四州之地。○奉供給也。○四黎陽縣屬冀州魏郡，在今河南濬縣東北。○五齊國領六城，治臨菑，已見前

注青州條。北海國領十八城，治劇縣，在今山東濰縣東南三十一里。東安徐州琅邪屬縣，在今山東

沂水縣南三十里。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初從鮑信，王朗薦之曹操，召拜軍司馬。前後征戰有

功，封益壽亭侯。累遷左將軍，假節鉞。曹仁攻關羽於樊，操遣禁助仁，兵敗遂降。會孫權擒羽，獲其衆，禁復在吳。魏文帝卽位，權遣禁還。帝使詣鄴謁高陵（操葬所）而豫畫禁降羽狀於壁以慚之。禁見發病死，諡『厲』。傳在三國志卷十七。○官渡城名，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亦曰中牟臺。

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

○袁紹遣人招張繡，并爲買詔書，結好。繡欲許之，詔於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詔曰：『若此，當何歸？』詔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強曹弱，又先與爲讎，從之如何！』詔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遂率衆降曹操。

十二月，公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公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公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公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袁譚，紹長子，時爲青州刺史，遣人迎術。譚事附見後袁紹傳。

○朱靈，清河人，字文博。初爲袁紹將，

後歸曹操。從征有功，官至後將軍，封高唐侯。卒諡『威』。○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天子衣帶中密詔，

與劉備謀誅曹操。備遂陰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沛卽前注之沛國相

縣。⑤此劉岱，沛國人，以司空長史從征伐，有功，封列侯。與前見兗州刺史劉岱（東萊牟平人）係別一人。王忠，扶風人，少爲亭長。三輔亂，忠聚衆千餘人歸曹操。操拜忠中郎將，從征討。與附見三國志卷十一王脩傳之王忠（北海營陵人，脩子，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亦係別一人。

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

廬江郡隸揚州，領十四城。治舒縣，今安徽舒城縣治。太守劉勳，蓋袁術所署。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公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

曹操殺董承及王服，種輯皆夷三族。方，正當其時之謂。方來，猶言正在來攻也。之，代表袁紹。

乘之東，謂棄紹而東也。乘，駕也；因也。乘後，謂將因其勢而拊其後也。遂，即也。關羽詳後。

本傳。

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紹軍大震。○

○白馬東郡屬縣，在今河南滑縣東二十里。○延津在陳留酸棗縣北，今河南延津縣北之河岸也。

③趣與趨通。

④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初從呂布，布敗，歸曹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嘗以敢

死士八百人破孫權十萬衆，拜征東將軍，封晉陽侯。卒諡「剛」。傳在三國志卷十七。⑤循依也；因

也。循河而西沿河西行也。⑥阪，坡也，讀如板（ㄉㄨㄛˇ）。說文云：「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一曰山脅也。」

⑦有頃，少需一刻也；猶今言「停一回兒」。⑧白啓告也；稟陳也。⑨餌本釣魚引子，引申爲誘。

⑩震，驚恐也。

公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

○陽武，司隸河南尹屬縣，在今河南陽武縣東南二十八里。

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埴。○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④衆大懼。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或⑤以爲「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

是天下之大機⑤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人。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公從之。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略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公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⑥，至，公用荀攸計，遣徐晃⑦，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公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⑧，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卻⑨十五日，爲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① 塹同堆。

② 十二三十三之三三也。

③ 內城內。

④ 楯，干楯也，卽禦敵之盾。

⑤ 蒙楯謂冒盾以禦敵矢。

⑥ 大機緊要關鍵也。

⑦ 千乘千輛也。

⑧ 車輛曰車乘。

⑨ 徐晃字公明，河東人。

少爲郡吏，從楊奉討

賊有功，後歸曹操，累官右將軍，封陽平侯。卒諡「壯」。三國志卷十七有徐晃傳。

⑩ 比頻也。比戰斬

將頻戰迭有斬獲也。

⑪ 卻後也。

却十五日謂往後十五日。

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

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公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

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公兵少，出陣門外。公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抗之。』公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④大破瓊等，皆斬之。^⑤

①足給也。不能足，不能贜其望也。

②許攸奔曹操，操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攸字子遠，呼爲子卿，貴之也，猶今呼某翁）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

③許攸奔曹操，操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攸字子遠，呼爲子卿，貴之也，猶今呼某翁）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

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

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

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烏巢澤在酸棗東南，其北有烏巢故市，當今延津縣南），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

③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之，繡遂遣人迎往。尋

以說繡降操，操表詡爲執金吾，封都亭侯。詡自以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疑猜，闔門自守，退無私

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魏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卒諡『肅』。其傳與荀彧、荀攸並列

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魏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卒諡『肅』。其傳與荀彧、荀攸並列

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魏文帝卽位，以詡爲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卒諡『肅』。其傳與荀彧、荀攸並列

三國志卷十。④殊決也。殊死本爲斬刑，殊死戰則引申以爲決意効死之戰也。⑤操軍旣斬淳于瓊等又盡燒其糧穀。士卒千餘人皆取其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紹軍將士皆洶懼。

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

○就卽也。○張郃字儁，又，河間鄭人。初從袁紹，破公孫瓚，以功遷寧國中郎將。淳于瓊之敗，郭圖譖之，謂其快心軍敗，出言不遜。郃懼，走降操。累官左將軍，封都鄉侯。魏文帝卽阼，進爵鄴侯。後與諸葛亮戰於木門，中飛矢卒。諡『壯』。三國志卷十七有張郃傳。○虜，擒也；俘也。俗作擄。

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鄭玄周禮保章氏注：『九州諸國之封域，於是星有分，今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

也；訾，陔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是古謂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矣。故星次謂之分野。此云楚宋之分，謂有黃星見於鶉尾，大火之間也。○馘，古達字，路也。爾雅：『九達謂之達。』○梁國隸豫州，領九城。國邑在睢陽，今河南

商邱縣南。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公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略汝南，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爲都所破。公南征備，備聞公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倉亭，津約在黎陽西南河上，疑卽滑縣西北之倉城。○共都，通鑑作龔都。

七年春正月，公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大牢○祀橋玄。進軍官

渡。

○絕無後之後，名詞，子孫也。求其親戚以後之之後，動詞，謂嗣續也。○浚儀，兗州陳留郡屬縣，在今

河南開封縣西北。

○睢陽渠，即睢水。睢水於浚儀首受荑蕩渠（又作狼蕩渠）水東南流，經陳留、

寧陵、睢陽、穀熟、臨睢、相等縣，至符離東折，又經取慮、睢陵等縣入泗水。爲豫、兗、徐三州主要水路。④

太牢，謂牛、羊、豕也。牛、羊、豕之閑曰牢，故三牲具謂之「太牢」。見呂氏春秋注。

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夏五月死，小子尙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公征之，連戰，譚尙數敗，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尙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

○歐，嘔之本字，氣逆而吐也。○數，讀如索，頻也；屢也。○郭，外城。攻其郭，謂兵臨城下也。

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④是古

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內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

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④選其鄉之俊造^⑤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以益於天下。』

①己酉爲是年五月二十五日，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推算。

②司馬法舊題司馬穰苴撰。證以史記，

蓋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爲之，而附穰苴於其中耳。

③綏，卻也。死綏，言將軍有進無退，退卽死耳；所

謂『有進一尺，無卻一寸』也。

④趙括，戰國時趙將趙奢之子也。

少學兵法，與其言兵事，奢不能難，

然不謂善，嘗曰：『破趙軍者必括也。』

及秦趙構兵，括爲將。其母上書言括不可將，王弗聽。括母請毋

隨坐，王許諾。

括旣代廉頗爲將，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縱奇兵大破之，射殺括。趙卒被阬者四

十五萬。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此云不坐括，卽不因括故而連坐罪罰也。

⑤校官，卽學官，猶後世

州縣之教官也。

⑥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諸學，曰『俊士』。旣升而不征者，曰『造士』。見周禮大司徒職。此云俊造，蓋渾舉穎秀子弟而言，非

必執泥古稱而分別俊士造士也。

八月，公征劉表，軍西平。①公之去鄴而南也，譚尙爭冀州，譚爲尙所敗，走保

平原尙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公許之。公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尙聞公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翔叛尙，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

○西平[△]豫州汝南郡屬縣，在今河南西平縣西四十五里。○辛毗字佐治，陽翟人。初從袁紹。曹操表

爲議郎，遷丞相長史。魏文帝踐阼，遷侍中。明帝時封潁鄉侯，出爲衛尉。卒諡『肅』。三國志卷二十五

有辛毗傳。○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羣下多以爲劉表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

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遺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曹操本有伐尙取譚之心，乃爲子整聘譚女以

安之；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陽平[△]侯國，屬兗州東郡，今山東莘縣治。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尙復攻譚，留蘇由、

審配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旣至，攻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

城，^④通上黨，^⑤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公自將擊，楛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⑥又擊拔之。易陽令^⑦韓範、涉長^⑧、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內侯。^⑨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⑩決漳水^⑪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⑫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⑬爲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⑭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⑮追擊之，其將馬延、張顛^⑯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⑰盡獲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⑱八月，密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內^⑲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

① 遏阻也；障也。

② 淇水源出河南林縣東南臨淇鎮，東北流，經淇陽合浙河，折東南流，經湯陰至淇

縣入衛河。

③ 白溝卽衛河，導源於河南輝縣，東北流，與漳水合。今道則流至山東臨清縣入運河。

④ 審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牧冀州，以配爲治中，委以心腹之任。紹卒，配

等奉尚爲嗣，使配守鄴。曹操攻鄴，配堅守。城陷被執，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見殺。⑤

⑥ 涇水源出山西黎城縣。伏流至河南林縣隆慮山，復出東流。又伏至安陽縣西善應山，復出。逕安陽至內

黃，入於衛河。亦稱安陽河。⑦ 武安，今河南屬縣，時隸冀州魏郡。長爲縣官，詳見前注「頓丘令」條。

⑧ 毛城，在今河南涉縣西境。⑨ 上黨，并州屬郡，領十三城。治長子縣，在今山西長子縣西。郡境東北

壺口關爲東出要道，關之東北卽毛城。⑩ 邯鄲縣，冀州趙國之國邑也。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南。⑪

易陽，趙國屬縣，其地當今河北永年縣西之臨洺關。地要，故置令。⑫ 涉長，涉縣之長也。涉縣不見郡

國志，楊守敬續漢郡國圖作侯國，在今涉縣西北。疑屬趙國。⑬ 關內侯，在秦僅次徹侯，得食租稅於

關內。漢末魏初，始爲虛封。魏爵九等：王、公、侯、伯、子、男、縣侯、鄉侯、亭侯，而關內侯居末。⑭ 塹，音塹（方

一弓）坑也；又遶城水也。圍塹圍城之塹濠也。與後決水灌城應。⑮ 漳水，上游曰清漳，濁漳；清漳出

山西平定縣沾嶺，濁漳出山西長子縣發鳩山。二水分流，至河南涉縣東南之合漳村，始合爲一。又東

南逕河北大名縣，治南入衛河。按舊有老漳河、小漳河，皆漳水故道，今並湮。當時鄴城在漳南岸，故曹

操引以灌之。⑯ 西山，爲洺水所出，在今河北邯鄲縣西境。⑰ 滏水，源出河北磁縣西北之滏山，循

滹沱舊行南道，至獻縣與滹沱河合，稱子牙河。

①陳琳詳後王粲傳。

②祁山三國志袁紹傳作濫

口；後漢書紹傳作藍口。唐章懷太子（賢）注：『相州安陽縣（即河南安陽縣治）界有藍嵯山，與

鄴相近，蓋藍山之口。』然則祁山或即藍山乎？

③顛音蠟（一）亦讀如愷（ㄉㄨㄥˋ）靜也樂也。古

人多取以爲名，如荀顛、周顛。

④中山國隸冀州，領十三城。國邑在盧奴縣，今河北定縣治。⑤崩潰

也；頽也。沮止也；壞也。崩沮謂衆心潰渙而士氣沮喪也。

⑥內納通內兵延納敵兵入城也。

鄴定，公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①

初，紹與公共起兵，紹問公曰：『若事不輯，②則方面何所可據？』公曰：『足下

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④兼戎狄之衆，⑤南向以爭天下，庶

可以濟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⑥無所不可。』

①繒絹帛之屬。絮綿也。廩食之發廩粟以給其食用也。

②輯集也；就也。

③據執守也。

④阻因險

以設守也。燕代古國，即幽并之地。北阻燕代謂北據燕代之險以自固也。

⑤兼并也。戎狄之衆指雜

居塞上之匈奴烏丸而言。

⑥濟成也。

⑦任用也。以道御之即設法利用之也。

九月，令曰：『河北懼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悅。天子以公領冀州牧，公讓還兗州。

○懼，遭也。○豪強兼并，本干法禁，操欲蘇息河北民生，故特重申其禁也。重其法，亦可作加重法辦

解。○讓還兗州，謂辭讓前所領兗州牧。其實當時政自操出，領則真領而讓非真讓也。

公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尙敗還中山，譚攻之，尙奔故安，○遂并其衆。公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公入平原，略定諸縣。

○甘陵縣爲冀州清河國國邑所在，今山東清平縣南。續漢郡國圖作清平縣西北。○安平國隸冀

州，領十三城。國邑在信都縣，今河北冀縣治。○河間國亦隸冀州，領十一城。國邑在樂成縣，今河北

獻縣東南。○故安，幽州涿郡屬縣，在今河北易縣南。○南皮縣，已見前注『渤海郡』條。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讐。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

張南等叛，攻熙，尙熙，尙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爲列侯。

○更始更新圖始也。與之更始許其不咎既往，與之自新也。○一之於法，卽以法令統一之，所謂納

民軌物也。○袁熙，紹中子，時爲幽州刺史。○三郡烏丸，遼西蹋頓，遼東蘇僕延，右北平烏延也。烏

丸，種落名，詳後。

初，討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公謂曰：「聽

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爲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

○椎冰，以椎鑿冰也。討譚時，川渠水凍，使民椎冰以通船，民憚於供役，多逃亡者。○令不得降，卽下

令不許納降逃役之民，必置之於法也。○首出首自陳過惡也。詣門首，謂亡民赴軍門自首也。○

自首之犯，於法當從末減。故誅首不順，其失將與違令均等也。○深自藏，嚴密藏躲也。○垂泣，垂

涕淚而泣也。

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

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獐平。○秋八月，公征之，斬犢等，乃渡潞

河③救獷平，烏丸奔走，出塞④。

①被殺之刺史郡守，皆曹操逐袁熙、袁尚後所署。②獷平，幽州漁陽郡屬縣，今河北密雲縣東北。鮮

于輔、劉虞故吏，已見前注。『袁紹并公孫瓚』條。③潞河，卽白河，爲今北運河之上游。水經注：『沽

水俗謂之西路水，鮑邱水世謂之東潞水，會流南巡潞縣爲潞河。』按潞縣故城在今河北通縣東。後

漢置，明廢。④塞，讀如賽（厶万），邊界也。時指長城。

九月，令曰：『阿黨比周，①先聖所疾，②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③更④相

毀譽。昔直不疑⑤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⑥二娶孤女，謂之搗⑦婦翁；王

鳳⑧擅權，谷永⑨比之申伯；⑩王商⑪忠議，張匡⑫謂之左道。⑬此皆以白爲黑，

欺天罔⑭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公還鄴。

①阿，附也；護所私也。黨，朋從也。結衆也。比，連也。周，此亦作黨連解。論語：『君子周而不比。』注云：『忠

信爲周，阿黨爲比。』則周固可釋爲忠信也。②疾，惡也。③異部，別其曹偶也。④更迭也。⑤直

不疑，漢南陽人。文帝時爲郎，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

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長者。景帝朝拜御史大夫，以功封塞侯。卒諡「信」。

第五伯魚卽

第五倫，後漢長陵人。建武中爲會稽太守，章帝時爲司空。峭直無私，以清節著。後以老病乞歸卒。

馮擊也，張瓜切（出又Y）。王鳳字孝卿，漢成帝之母舅。嗣父禁侯爵，爲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

事。王氏子弟分據勢官，帝遂無所專。輔政十一歲始卒。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成帝時王氏方盛，

五侯兄弟爭名，永爲上客，累遷光祿大夫，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專攻帝身及後宮，而已則黨於王氏。

申伯，中國之伯，周宣王母舅也，爲周賢卿士。尹吉甫作崧高之詩贈之。谷永媚王鳳，故竊比焉。

王商字子威，漢蠡吾人。父武，宣帝舅，封樂昌侯。商嗣爵，拜丞相。王鳳大忌之，誣奏其淫亂事，免相。三日

發病，嘔血卒。張匡亦黨王鳳者。左道，邪道也。罔，誣蒙也；欺也。

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之拔鄴，幹降，遂以爲刺史。幹聞公討烏

丸，乃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

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別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

單于不受。公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①高幹、袁紹之外甥，其事附見後袁紹傳及鍾繇傳。

②并州領上黨、太原、上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

門、朔方九郡，略當今山西省之中北兩部及陝西東北部。治太原郡晉陽縣，今山西太原縣治。③烏

丸亦作烏桓，東胡別種。漢初，匈奴滅其國，餘衆走保烏桓山（在今熱河省阿魯科爾沁旗西北），因

以爲號。後漸繁殖，遂迫幽、并邊外，屢侵漢塞。漢末，曹操滅之，勢即衰。其遺民後居那河（卽今嫩江）

之北，自稱烏丸國。後漢書卷一百二十有烏桓傳，三國志卷三十有烏丸傳。④壺關并州上黨屬縣，

今山西壺關縣治。境有壺山口，因其險而設關，卽今壺口關。⑤樂進字文謙，衛國人，容貌短小，有膽

略。從曹操征伐，所至皆先登。以功封廣昌亭侯，累遷右將軍。建安中卒，諡曰『威』。李典字曼成，山陽

鉅野人。事曹操，以功遷破虜將軍，封都亭侯。卒諡『愍』。進傳在三國志卷十七，典傳在同書卷十八。

⑥匈奴，北狄之一族，秦漢時最盛，領有今內外蒙古之地。後分南北，北匈奴爲漢竇憲所破，遠走西

方；南匈奴歸漢。漢之季世，匈奴雜居并州北部，漸次繁衍。魏時分五部。晉初，勢益增，劉淵崛起，遂爲五

胡亂華之首。史記卷一百十，漢書卷六十四俱有匈奴傳，後漢書卷一百十九有南匈奴傳。⑦單于，

匈奴君長之稱，廣大之義也。單音蟬。⑧上洛，司隸京兆尹屬縣。今陝西商縣治。都尉武職，有典屬國

者有典屯田者有典兵治縣比郡者縣邑祇有尉今云都尉蓋駐在上洛之都尉也通鑑注「曉關在縣西北故置都尉」。

秋八月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

○淳于青州北海國屬縣在今山東安邱縣東北。○戚縣在今山東滕縣南七十里。○益增也。言

以東海郡之三縣以增入琅邪國也。○省免也罷廢也。

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尙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沱入泃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酋豪酋長與土豪也。○家人子同族子女也妻動詞嫁而爲人妻子也爲己女妻焉即取族女以

爲己女而嫁之。○呼沱即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之秦戲山由代縣崞縣定襄五臺孟縣境入

河北，歷平山、正定、深澤、安平、饒陽、獻縣，合滏陽河東北流，爲子牙河。至天津，會北運河入海。正定以下，在當時別派極多，主流則於今滄縣轉北行，卽今運河道也。④ 派音孤，與派異。派水卽沙河，爲豬龍河之上游，源出山西繁峙東北之戍夫山。東南流入河北，逕阜平，新樂折東流。至安國，乃折向東北，亦會於天津。但當時水道，在安國以下與今豬龍河歧出，已難確指矣。⑤ 沟河俗謂之錯河，源出河北薊縣北黃崖口。南流經平谷、三河、寶坻，入薊運河。時就其會口鑿渠，南通潞河。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①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②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③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④死事之孤⑤，輕重各有差⑥。

① 据二十史朔陽表推，建安十二年二月丁酉爲初五日。② 要，終也。③ 饗，受也，與享通。專饗猶言

『獨當』。④ 促，催之使速也。⑤ 復，免徭役也。⑥ 孤，無父之兒。死事之孤，謂死事者之遺孤也。

⑦ 差讀如次，等別也。輕重各有差，言量其情節之輕重以爲酬恤之等次也。

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尙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公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公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尙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與虜遇，衆甚盛。公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公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尙熙奔遼東，衆尙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尙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尙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尙熙，何也？』公曰：『彼素畏』

尙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丸行軍于○普富慮，上郡烏丸行軍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虜爲輕蔑之稱，古人詬訾，輒相呼以虜。亡虜意卽逃囚，蓋賤之不足道也。○事不可悔，謂悔之無

及也。郭嘉策劉表不任劉備事，見後注『南征劉表』條。○無終縣屬幽州右北平郡，今河北薊縣

治。○傍海卽沿海，此云大水傍海，言沿海大水，勢與海接也。○鄉與嚮通，鄉導卽導之使嚮，正路

也。田疇字子泰，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董卓之亂，率宗族及附從者數百人入徐無山中，躬耕養親。百

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曹操北征，疇爲鄉導，署司空戶曹掾。後論功行封，疇固讓，終不屈。魏文帝

高其義，賜其從孫爵關內侯。三國志卷十一有田疇傳。○今河北遵化東北有漢徐無故縣，徐無山

在焉。山當長城下，其東北灤河（當時稱濡水）缺口有盧龍城，故其附近之長城概呼『盧龍塞』。

○塹山堙谷卽鑿山填谷，蓋陡者夷之，窪者實之，所以開道也。堙音因（一），塞也；填也。○白

檀城在今熱河灤平縣西北，當灤河岸。○平岡卽平岡，在白狼山西南，當今熱河哈喇沁左旗地。

○涉，渡水也，引申爲過。○鮮卑庭，鮮卑之王庭，建帳所在也。鮮卑亦東胡族，起於興安嶺東，後移於

匈奴之故地，後漢之末最盛。晉初分爲數部，慕容拓跋二氏尤著。隋唐以來，其遺裔遂與漢族同化。

①柳城在遼西郡陽樂縣西，當今遼寧錦縣西北，指向也。東指柳城，蓋正欲東向柳城，其實尙未至也。

觀下文自明。②虜，胡人之泛稱，故昔呼北狄爲北虜。③遼西郡隸幽州，領五城。治陽樂縣，據續漢

郡國圖在錦縣西北小凌河旁。④右北平亦幽州屬郡，領四城。治土垠縣，今河北豐潤縣東。⑤白

狼山在平岡東北，地見上注。⑥卒與猝通，突如也。⑦車重卽輜重，被讀如披，披甲者披甲之戰

士也。⑧名王有名號之虜酋也。⑨遼東郡亦隸幽州，領十一城。治襄平縣，在今遼寧遼陽縣北七

十里。⑩公孫康詳後公孫度傳。⑪傳首傳送袁尙等頭於曹操之軍前也。⑫易水有三，皆出今

河北易縣：其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蓋今之白澗河，卽武水；在定興西爲沙河，入於中易者

曰北易，卽濡水；逕徐水，歷安新爲雹河者曰南易。曹操歸途所次，蓋北易也。⑬代郡亦隸幽州，領十

一城。治高柳縣，在今山西陽高縣西北。⑭行單于假署單于之事也。凡官職上加『行』者，皆暫攝

之意。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鄴城有玄武苑，曹操鑿池其中，謂之玄武池。○肄習也。○舟師，操舟之師徒，卽水兵也。時操將
圖南，故治舟師。

漢罷三公，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已分見前。○丞相本宰執重任，秦漢以來皆置之。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以三公綜理衆務。是三公合爲宰輔也。至是，曹操復置丞相而自爲之，事權乃統於一人之手矣。自此以後，沿及隋唐，此官不常置，或稱丞相，或稱相國，要非尋常人臣之職，多爲梟桀篡弑之階，其眞爲相臣者反不必居此官矣。○御史大夫，秦官，漢因之，位上卿，掌副丞相。後漢初廢御史大夫。至是復置，以鄙慮爲之。其後華歆亦爲之，蓋成爲丞相之附屬物矣。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公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

○劉表坐保荊州，實無大略。方曹操之北擊烏丸也，諸將或疑劉備勸表襲許。獨郭嘉以爲當急北伐，因說操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乃出。時備果說表襲許，而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及是，操乃南征。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問計於諸葛亮。亮密以晉重耳居外而安事感之，琦遂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託詞沮之，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

○襄陽，荊州南郡屬縣，今湖北襄陽縣治。

○樊，卽樊城，在襄陽北漢水對岸，今之樊城鎮也。

○新野，荊州南陽郡屬縣，今河南新野縣治。

○曹操兵將至，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曰：『逆順有大體，

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指挾天子之命）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以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遂舉州降。

⑦夏口城在江南，据楊守敬三國郡縣圖，蓋卽今湖北省會武昌城，非江北漢口之夏口縣也。故清季武昌府之附郭首縣猶稱江夏也。

⑧江陵縣，南郡郡治，卽今湖北江陵縣也。⑨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爲劉表大將。曹操征荊州，表子

琮舉州降，聘歔歔流涕。操愴然曰：「卿真忠臣也。」以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魏文帝時，累功遷後將

軍，封新野侯。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卒諡「壯」。其傳列三國志卷十八。⑩江夏郡隸荆

州，領十四城。治西陵縣，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⑪韓嵩字德高，南陽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

將亂，不應三公之命，隱居鄴西山中。黃巾起，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

正諫不從，漸見違忤。說表附曹操，奉使到許，以觀虛實。及還，說操威德。表大怒，欲殺之。繼知嵩無他意，

乃止。荊州平，嵩疾病在家，就拜大鴻臚。鄧義劉表傳作鄧羲，章陵人，爲表治中。琮降，操以爲侍中。

益州 ①牧劉璋 ②始受徵役 ③遣兵給軍 ④

○益州領漢中、巴、廣、漢、蜀、犍爲、牂牁、越嶲、益州、永昌九郡。廣漢、蜀郡、犍爲三屬國。略當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及陝西南部地。治廣漢郡雒縣，今四川廣漢縣治。○劉璋字季玉，竟陵人。父馬，於靈帝時領益州牧，後以二子範、誕謀誅李傕敗死，及遇大火燒其城府車重，遂徙居成都，疽發背卒。璋襲父職，遙與曹操結，操加璋振威將軍。別駕張松說璋迎劉備。後復疑忌，備圍成都，璋出降，遷之於南郡。孫權取荊州，以爲益州牧，駐秭歸，卒。三國志卷三十一（蜀書一）有二牧傳，卽詳其父子始卒也。○徵募也。役以力爲公家服勞也。○四給足也；供也。給軍供應其軍事要求也。

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憲救合肥。權聞憲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五

○孫權詳後吳大帝紀。

○合肥侯國屬揚州九江郡，今安徽合肥縣治。

○巴丘卽今湖南岳陽縣

治，清末猶稱巴陵縣也。

○赤壁山在今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蘇軾赤壁賦以爲在黃岡城外，實誤。

赤壁之戰詳後周瑜傳。

○劉備旣破曹操，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

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①治水軍。秋七月，自渦^②入淮，^③出肥水，^④軍合肥。辛未，^⑤令曰：『自頃已來，^⑥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⑦百姓流離，^⑧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⑨者，縣官勿絕廩，^⑩長吏存卹撫循，^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⑫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①輕舟[△]便捷之舟，猶車乘之有輕車也。

②渦水[△]上源曰青岡河，出河南通許縣東南，南流逕杞縣，太

康爲渦河。東至鹿邑，會惠濟河。又東，入安徽亳縣。南流至渦陽，又東南逕蒙城，懷遠入於淮。按渦河古爲荑蕩渠支津，今扶溝縣東尚有渦河遺跡，自渦斷後，遂以青岡河爲上源。

③淮水[△]爲古四瀆之一，

與江、河、濟並稱。源出河南桐柏山，東流入安徽境，潞於江蘇、安徽間之洪澤湖。其下游本由江蘇漣水縣入海。金、元以來，黃河自淮陰縣西南清江入淮，淮水下流遂爲黃河所占。清咸豐五年黃河北徙，淮

水下流亦淤，其幹流乃自淮陰縣合於蓮河。④肥水即淝水，源出安徽合肥縣紫蓬山，北流二十里，

分爲二：一東流入巢湖，一西北流至壽縣入淮。今發源處中斷，遂爲二水。其西北流者名南肥河。⑤

據二十史朔閏表，建安十四年七月無辛未，祇有辛巳、辛卯、辛丑、癸未、乙未、丁未。疑本文「辛未」之

上有脫字？⑥頃時不久也，故語有「少頃」、「有頃」、「頃刻」等詞。引申爲近，自頃已來即「自

近今以來」之謂也。⑦怨曠男女失時也。⑧流離流亡離散也。⑨存在也。自存自活也。⑩廩；

倉也。勿絕廩謂當發粟賑卹，毋得斷絕也。⑪存存問卹救卹撫循慰安之也。⑫芍陂湖蕩也，在安

徽壽縣南，亦名期思陂，又名安豐塘。原爲楚孫叔敖所造，後廢。至是，曹操復開以資屯田。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

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

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

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

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①曷何也。②閭巷鄉里也。曾讀若曆，嘗也；經也。曾不出閭巷，猶言『往往不出鄉里之間耳。』③

此引孔子言，見論語憲問篇。朱熹注云：『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

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

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④齊桓即齊桓公，名小白，春秋時五霸之一。霸把也，有

所把持而逞志之謂。霸世謂稱霸於世也。⑤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褐

音曷，賤者之服。被褐懷玉，言不求世知也。釣於涓濱是周初姜尙故事，引以爲隱者之擬稱。⑥未遇

不遇也。無知不見知也。盜嫂受金皆指漢初陳平，蓋微時或然之事而譖者據爲口實也。⑦二三子

見論語，本指及門弟子言，此則用爲左右給事及有司百寮之泛稱矣。仄與側通，仄陋卑賤之人也。明

揚仄陋出尙書，謂顯舉不避卑下也。⑧銅爵臺即銅雀臺。曹操作銅雀、金虎、冰井三臺，故址皆在今

河南臨漳縣西南，名曰『三臺。』

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①

○五官中郎將屬光祿勳秩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初未嘗置官屬爲丞相副也。至是，爲操故，特隆其體。

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⑤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④，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秋七月，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爲甬道⑦而南，賊退拒渭口。⑧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⑨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⑩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⑪公用賈詡計，僞許之。

○大陵并州太原郡屬縣，在今山西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侯淵字妙才，惲族弟也。曹操起兵，

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爲人有將略，赴急疾，常出敵不意。及平氏，羌威望尤著，拜征西將軍。後與蜀相拒於陽平關，戰死。諡『愍』。傳列三國志卷九。

③張魯詳後本傳。

④漢中郡隸益州，領九城。治

南鄭縣，在陝西今縣東二里。

⑤鍾繇詳後本傳。

⑥河東郡屬司隸，領二十城。治安邑縣，已見前。

⑦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後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超旣統衆，遂與韓遂合從，進軍潼關。曹操以計敗之，超狼狽奔漢中。聞劉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璋卽稽首。以超爲平西將軍。備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鬲鄉侯。卒諡『威』。傳列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六）。

⑧潼關，建安中始置，今爲陝西省縣治。其地西薄華山，南臨商

嶺，北距黃河，東接桃林，歷代皆爲要區。

⑨蒲阪津在今山西蒲阪縣南，蓋卽風陵渡也。

⑩甬道卽

夾道，於馳道外築牆，人行其中，使外不見也。用之軍事，蓋與今之所謂『運輸壕』相當。

⑪渭口，渭

水入河處，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北。

⑫渭水源出甘肅涇源縣烏鼠山，東南流，至清水縣入陝西境。經

鳳翔，納雍水。東流經長安北，南納黑水，澇河及豐、澧、瀆、瀆諸水，北納涇水，漆沮水。東北流至朝邑，納北

洛水東流至潼關北渭口入於河。

③信使以示信也。故兩造遣人往還曰「信使」。

④任子子弟。

由父兄之廢而得官者。漢制：二千石以上得任子弟一人爲郎。此處有入質求信意。

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①又與遂同時儕輩，②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③拊手④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⑤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

①同歲孝廉，同年被舉孝廉也。

②儕輩，行輩相若之曹偶也。

③舊故，已往舊事也。

④拊音撫，擊也。

⑤點竄，塗改也。

公乃與克日①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②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③楊秋奔安定，④關中平。

①克日，約期也。

②虎騎，精壯之騎士，字之曰虎，狀其猛也。與鐵騎同意。

③涼州，領隴西、漢陽、武都、

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十郡，張掖屬國與張掖居延屬國，略當今甘肅省。治漢陽郡隴縣，

在今甘肅清水縣北。

④安定郡領八城。治臨涇縣，在今甘肅鎮原縣南五十里。

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①不從河東擊馮翊，②而反守潼關，引日③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④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① 缺空也。渭北道缺言渭北之道空虛也。② 馮翊卽『三輔』之一之左馮翊郡，領十三城。治高陵

縣，在陝西今縣西南一里。③ 引，延長也。引日，延展時日也。④ 西河非卽并州之郡，此蓋泛指馮翊

河西一帶地也。

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①

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①一舉可滅，爲功差②易，吾是以喜。』

①長亦訓廣。長遠廣遠也，猶言遼闊。

②適主，專主也。適讀第徹切（ㄉㄛˋ）。

③差，近也。

冬十月，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①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①留撫其民人，因其原有勢力而安輯其民以爲己用也。

十七年春正月，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①入朝不趨，②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①不名但稱爵而不稱名，所以示尊也。

②不趨不必趨，促急赴，所以示貴重也。

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①使夏侯淵擊平之。

①藍田，司隸京兆尹屬縣，在今陝西藍田縣西三十里。

割河內之蕩陰，①朝歌，②林慮，③東郡之衛國，④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⑤

之廩陶④曲周⑤南和⑥廣平⑦之任城⑧趙⑨之襄國⑩邯鄲、易陽，以益魏郡。

①蕩陰縣今河南湯陰縣治。

②朝歌縣在今河南淇縣東北。

③林慮縣今河南林縣治。

④衛國

在今河北清豐縣南。

⑤鉅鹿郡隸冀州，領十五城，治廩陶。

⑥廩陶縣在今河北寧晉縣西南二十

九里。

⑦曲周縣在河北今縣東北四十里。

⑧南和縣即今河北南和縣治。

⑨廣平縣在今河北

雞澤縣東二十里。

⑩任城非兗州之任城，或爲廣平縣所屬之一地，故曰「廣平之任城」。蓋其時

廣平尙未升郡，且同郡之縣僅有任城而無任城也。

⑪趙國隸冀州，領五城，治邯鄲縣，已見前。

⑫襄國縣今河北邢臺縣治。

冬十月，公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①攻破權江西營，②獲權都

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十四州復爲九州。③夏四月，至鄴。

①濡須口，濡須水入江之口也，在今安徽無爲縣東。濡須水源出巢湖，東流經巢縣南，折東南流，經七

寶、濡須兩山間，至無爲東入江。一名石梁河，又名柵口水。

②大江自今九江以下轉東北流，故當時

建業謂之江東，而歷陽至濡須口一帶謂之江西也。江西營即濡須口以下西岸之營壘也。

③十四

州，司、豫、冀、兗、徐、青、荆、揚、益、涼、雍、并、幽、交也。復爲九州者，割司州（卽司隸校尉所轄，自是竟習稱司州矣）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并、交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通鑑注）

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曰：

○據二十史朔閏表推，是年五月丙申係初十日。○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又明

司馬法。官光祿勳。與少府孔融不睦，承望曹操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構成其罪。官終御史大夫。郗讀

若絺（一）。○節符節也。古使臣執以示信者。魏晉以來，遂有『持節』之稱，分使持節、持節、假節

三等，皆賦予特權得戮人。唐初，諸州更俱加持節。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唐後并廢此稱。○策

簡也，連編諸簡謂之策，與冊同。古無紙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書之於簡。引申爲『書』。古者命官授

爵皆用策書爲符信。策命謂以策書命官也。

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

○愍凶不幸事也。 ○初平元年，獻帝被逼，西走長安。故曰越在西土。興平二年，東歸被追，渡河幸安

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自聞喜入洛，必經河內，河內本衛國安邑，聞喜俱屬河東。河東本唐堯所封，故曰遷于唐衛也。 ○旒，旗旒也。綴旒云者，爲下所執持東西耳。 ○覬覦，窺伺也。

也。 ○諸夏，中國也。 ○先正卽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誘，啓也。天衷，天心也。 ○誕，大也。 ○乂，安也。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臣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剪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

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不顯謀。⑨ 蕪陽⑩ 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⑪ 術以隕潰，⑫ 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楊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⑬ 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馮⑭ 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⑮ 拓定四州，⑯ 袁譚、高幹、咸、梟⑰ 其首，海盜奔迸，⑱ 黑山順軌，⑲ 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⑳ 亂二世，袁尙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㉑ 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㉒ 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㉓ 交臂屈膝，㉔ 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㉕ 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㉖ 重譯㉗ 而至，單于、白屋㉘ 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

功重之以明德，班敍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感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慙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

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

○釋位釋其私政而佐王室也。

○攝引也；飭也。

○戎行兵事也。

○天常，天道之常經也。

○三

州指青、徐、兗。

○東夏諸夏之一方，中國東部也。猶今言華東。

○黜去也；免也。

○兆營定壇域也。

○丕大也。丕顯謀言能大其謀略以底于成也。

○蕲陽非今湖北蕲春地，蓋當時沛國蕲縣也。蕲

在陳國之東，爲袁術略陳敗歸之地。

○稜厲也；銳也。邁往也。

○隕墜也；失也。隕潰卽一敗塗地之

謂。○稽服稽首降服也。

○馮與憑通，藉也；因也。

○殲盡也。醜衆也。

○洪河，大河也。

○四州

冀、幽、青、并也。

○梟鳥頭懸木也。梟首卽懸頭也。

○進亡竄也。

○順軌遵正路也，意卽投順。

○

崇重也。

○縣懸本字。東馬縣車言行路之難也。

○誕妄也。背誕悖妄也。

○百城舉成數言，侈辭

也。當時荊州祇領七郡，此云八郡，或并及劉璋受徵而連舉之耳。

○交臂屈膝俱降服之狀。

○

音幟（《又己》）截耳也。凡殺敵而獻其左耳曰馘，所謂割耳報功也。

○丁零古之狄種，後爲匈奴

屬國。其所居在今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流至貝加爾湖南一帶地。

○重譯展轉翻譯也。

○單于

依文選當作箒于。張華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吉，四曰箒于，五曰白屋。』李

善注此，卽引以校訂各本之誤，以爲白屋卽靺鞨，箒于卽契丹。箒音必計切（勺一）。㊟隱音脫，惡

也。㊟罔莫也；無也。咸皆也。秩整也。㊟蔑無也；未也；不也。㊟胙賜也。㊟管蔡不靜，管叔、蔡叔以

殷叛也。㊟穆陵今山東臨朐縣東南之大峴山。㊟無棣今河北鹽山縣治，非今山東海豐縣改稱

之無棣縣也。㊟登升也；進也。㊟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

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惟不及鈇鉞，

或行文順筆，未之深憶耳。詳釋分見下『九錫』段。㊟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於

是始啓南陽。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陽樊在今河南濟源縣東南，温今河南温縣，原在濟源西北，欒與

茅在今河南脩武縣西北，皆在山（太行）之南，河之北，故曰『啓南陽』。㊟緊發聲助詞。㊟綏

安也。爰於也。綏爰九域謂安靖人民於九州之域也。㊟率循也。俾使也。率俾謂循軌而可使也。㊟

惡女六切（广一又）慙也。㊟攸大也。濟佐也。㊟無任不勝也。㊟常山國領十三城。治元氏縣，

在河北今縣西北。㊟尙書緯：『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方土苴以白茅以爲社。』玄土黑土也。魏在許北，故錫以玄土也。

『詩』爰始爰謀，爰契爾龜。』毛

萋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又詩：『乃立家社，戎醜攸行。』毛萋曰：『家土大社也。』

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利，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柎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

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①九錫，古天子優禮大臣而賜以器物殊禮以寵異之也。漢王莽專政，先加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柅鬯）并爲『九錫文』，諛頌功德。其後遂禪位。魏晉六朝，沿爲故事。九錫文，竟成一種文體，大率爲阿諛權臣之用。此文卽出當時尙書左丞潘勗手筆。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②大輅，亦作大路，卽殷路，大車也。戎輅，兵車也。玄牡，黑色之牡馬也。古者駕車，皆用四馬，兩服兩騶，故謂之駟。二駟，八匹也。③穡人，農民也。昏日，冥也。昏作謂時雖昏，農人猶力作也。故昏字引申有『勉』誼。④袞，服古之禮服。天子大裘冕，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袞冕，僅次天子一等，九章，自山，龍以下畢具。赤鳥，赤履也。副配也。⑤周禮：『王宮縣，諸侯軒縣。』注：『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蓋古者諸侯陳樂器（如鐘磬之類），三面懸掛也。⑥佾，樂舞時之行列也。行數人數縱橫皆同。曰佾，古制：天子八佾，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三十六人；大夫四佾，十六人；士二佾，八人也。⑦朱戶，赤色之戶也。昔諸侯有功，賜朱戶以明其別。見

韓詩外傳。

②納陛，謂鑿殿基爲陛級，納之靈內，不使露而登也。

③虎賁，官名，周曰虎賁氏，爲夏官

之屬，乃勇力之士，掌翊衛王之出入者也。此言虎賁之士，謂指撥翊衛天子之勇士以賜予之也。

④糾虔，天刑見國語。韋昭注云：「糾，察也。虔，敬也。刑法也。」

⑤鈇，榘也；鑽也。鈇，斧也。古者諸侯受鈇，鈇

之賜，乃得專殺，故凡刑戮之事，輒言「鈇鉞」。⑥八維，指八隅，與八紘同意，八方之謂也。

⑦折衝

拒敵也。

⑧彤，音同（ㄊㄨㄥ），赤色也。旅，音廬（ㄌㄨˇ），黑色也。

⑨秬，音巨（ㄐㄩˋ），黑黍也。鬯

音暢（ㄔㄨㄥˋ），香酒也。卣，音酉（ㄩˋ），中樽也。珪，卽圭，以珪爲杓，謂之「珪瓊」。

⑩簡恤，至休命

俱套尙書，蓋勸其率屬舉功以自終其德，庶不負此特命也。

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娉①公三女爲貴人，②少者待年③於國。

④娉，與聘同。

⑤貴人，女官名，東漢光武帝始置。位次皇后，金印紫綬。

⑥待年，謂俟及年而嫁也。

九月，作金虎臺。⑦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

都尉。十一月初，置尙書侍中六卿。⑧

⑨金虎臺，鄴下三臺之一，見前注「銅爵臺」條。

⑩此言魏國始置尙書等官也。時以荀攸爲尙書

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五曹尚書（五曹，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也。）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鍾繇爲大理，王脩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爲御史中丞。

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氏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漢陽非今湖北之漢陽，蓋指西漢水之北，隴上諸縣也。故時爲漢陽郡，隸涼州，領十三城。治冀縣，今

甘肅甘谷縣東。○氏王，氏之部酋，千萬本略陽清水氏種，晉初仇池之楊氏卽其後也。○興國城

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

○籍田，天子親耕之田，以供祭祀者也。始耕，指魏國始擬天子之禮也。

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氏王千

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

○南安據通鑑注爲隴上諸郡之一，但不見續漢郡國志。其地當在今甘肅隴西縣東北，卽晉秦州之南安郡也。○此謂徙金城之子女玉帛入於千萬之部落也。○漢末分金城爲西平郡，亦見通鑑注；郡國志缺。地當今青海省治西寧縣，卽晉涼州之西平郡也。

省安東永陽郡

○安東不詳，當在隴上永陽郡亦隴上諸郡之一，亦不見郡國志。通鑑注引獻帝起居注：『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爲永陽。』則地亦當在隴西附近也。時方逐走馬超諸雄，兵事之後，地必空虛，故遂有所省并耳。

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母卽貫本字，母丘複姓。本地名也，在今山東曹縣境。○校尉掌屯兵之官，位次於將軍，爲武職之

榮名。③爾如此也。④更讀如經，歷也。更事多，謂經歷之事多也。

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漢制：諸侯王金印，赤紱，遠游冠。今操位在諸侯王上，故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也。遠游冠制如乘輿常服之通天冠，蓋擬於乘輿之冠服也。

秋七月，公征孫權。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公自合肥還。

○河首即賜支河首，在金城河關之西。宋建自以居河上流，故以爲號。○枹音膚（ㄉㄨㄛˋ）。枹罕，涼州隴西屬縣，今甘肅臨夏縣治。

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公，辭甚醜惡，發聞。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

○獻帝宅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姓，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

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欲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十二月，公至孟津，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虜。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天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④

○旄頭，先驅騎士也。

○虞音巨（4），懸鐘磬之架也。

○據二十史朔閏表推，建安十九年十

二月十九日爲乙未。

④理曹掾，猶今軍法官也。漢公府無此官，時曹操初以高柔爲之。

一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

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③

①操前所納三女爲獻帝貴人者，曰憲，曰節，曰華。至是立節爲皇后，以代伏氏。②雲中領十一城，治

雲中，定襄領五城，治善無，五原領十城，治九原，朔方領六城，治臨戎，俱隸并州，在今山西雁門塞外。

③時雁門以北羌胡大擾，地日荒廢，故省郡爲縣，而別并一郡稱爲新興也。

三月，公西征張魯，至陳倉。④將自武都入氐。⑤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

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⑥至河池，⑦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

五月，公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公至陽平。⑧

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

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慄、⑨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

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⑩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

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⑪

①陳倉，司隸右扶風郡屬縣，在今陝西寶雞縣東二十里。②武都郡隸涼州，領七城，治下辨縣，在今

甘肅成縣西北武都本氏地，操欲假道以伐張魯，故曰入氏。○散關在今寶雞縣西南，非卽今之大

散關也。④河池，武都郡屬縣，今甘肅徽縣西。⑤陽平關在今陝西沔縣西，漢水之北。⑥解憫人

名，讀如遜（丁一世）慄（文一幺）。⑦巴中指巴郡地，巴郡與漢中同隸益州，故巴、漢並稱，領十

四城，治江州縣，在今四川巴縣西。⑧漢寧郡獻帝中分自漢中，至是省并還入，故曰復安陽縣，在今

陝西石泉縣東，西城在今陝西安康縣西，操以此二縣析爲西城郡，治西城。錫縣在今陝西白河縣東，

上庸縣卽今湖北竹山縣治，操析此二縣置上庸郡，治上庸。

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權乘操遠征張魯，故率衆十萬圍合肥。權見破於張遼，遁還。詳後吳大帝紀。

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竇○邑侯杜濩舉巴夷、竇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皆封列侯。○

○竇，臧宗切（ㄖㄨㄥˋ），巴中夷族名。○通鑑：『九月，巴竇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衆來附，於

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約爲巴郡太守，皆封列侯。』與此小異。後三人俱爲劉備

所破。

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承制封拜即先行稱旨除授，事後奏聞也。其實政出曹氏久矣，無非掩飾播弄而已。○名號侯即

但冠稱號不繫地名之虛封侯，無食邑，如建成侯、昌武侯之類是也。○五大夫，秦所制爵位名，漢因

之。漢書注：『五大夫，大夫之尊也。』

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公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

○詳後張魯傳。○詳後蜀先主紀。

二十一年春二月，公還鄴。三月壬寅，公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進公爵爲

魏王。

○據二十史朔閏表推，壬寅爲初三日。

代郡烏丸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

天子命王女爲公主，食湯沐邑。○

○古者，天子賜諸侯湯沐之邑，使其邑之所入爲湯沐之資。自漢高祖以沛爲己之湯沐邑，而皇后公主得此者尤多，非復古之制矣。

秋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

八月，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大理掌刑法之官，魏國六卿之一也。○相國卽丞相，此言魏國之丞相也。

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居巢侯國屬揚州廬江郡，今安徽巢縣治。

○郝谿不詳，當在濡須口附近。

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不爲魏太子。○

○皇帝輦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蹕，出殿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見漢官儀注。亦作警蹕。○泮宮，學宮也。

亦作預宮。昔惟諸侯之學稱泮宮，後則州縣學俱得此稱矣。○旒，冕前後所垂之貫玉也。禮：「天子

玉藻十有二旒。」○孝經援神契：「德至山林則山出根車。」根車，卽禮記所云：「山出器車。」般

之木輅取法於此，是爲德車。秦漢飾之以金，以爲乘輿，謂之金根車。○五時車制亦如德車。各如方

色，馬亦如之。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爲副車。○藩國儲君，祇稱「世子。」今乃以不爲魏太子，是

明以天子之禮與之矣。

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張飛字益德（一作翼德），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劉備。備當陽之敗，飛以二十騎立長坂坡拒追

者，敵不敢近。魏程昱等稱爲「萬人敵。」備定江南，以爲宜都太守。定益州，進車騎將軍，封西鄉侯。章

武中先主伐吳，飛率兵會臨發，爲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所殺。諡『桓』。『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六）』

有張飛傳。○下辨卽下辨，爲武都郡治，已見前。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韓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

○太醫令屬少府，秩六百石，掌諸醫。○少府卿，秩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

○司直卽丞相司直，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隸校尉上。後漢改屬司徒，居府助督錄諸州。操爲丞相，復置之。○曹操封魏王居鄴，而猶領漢丞相，故以王必爲丞相長史，使典兵督許。○典農中郎將司

募民屯田給軍之官，見前注『興屯田』條。時嚴匡屯田許下，故得與王必併力共圖吉本等也。

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五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氏強端斬吳蘭，傳其首。

○陰平道隸益州廣漢屬國，在今甘肅文縣西北。凡縣主蠻夷曰『道』。故當時縣道並稱。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氏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

○上谷郡隸幽州，領八城。治沮陽縣，在今察省懷來縣南。

○彰字子文，操子，丕之弟，植之兄也。少善

射御，手格猛獸。數從征伐，所向有功，操嘗持彰鬚，稱爲「黃鬚兒」。時以鄴陵（潁川屬縣，在今河南鄴

陵縣西北）侯行驍騎將軍，往討烏丸。黃初中封任城王。卒諡「威」。三國志卷十九有任城威王彰傳。

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

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

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

域，使足相容。」

○規度也；豫定計畫謂之規。○西門豹戰國魏文侯時爲鄴令，革「河伯娶婦」陋俗，發民鑿十二

渠，引河水灌田。民賴其利，故鄴人祠之。○壽陵，豫定之陵墓也；猶今所謂「壽穴」。○不封不樹

出易繫辭。正義曰：「不積土爲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標其處，是不樹也。」

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

守，○劫略民吏，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二十四年春正月，仁

屠宛斬音

○太守謂東里袞也。初侯音反，袞與功曹應余迸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袞，被七創而死。音騎執袞以歸。功曹憲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攻之。

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二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

○斜谷△△卽褒斜道，陝西終南山之谷也，在郿縣西南。長四百二十里，西口曰褒，東口曰斜。○斜谷道險，操恐爲備所截，故先以軍遮要害之處以臨漢中也。見通鑑注。或云遮要地名，不詳。

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

○初，曹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操使丁夫人母養昂。昂死於穢，丁夫人哭泣無節。操怒而出之，以卞氏爲繼室。至是，以卞夫人爲王后。△△三國志卷五有武宣卞皇后傳。

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

救之。①

○關羽獲于禁，斬龐德，遂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或謂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斷絕。○曹操之出漢中也，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連營稍前。晃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

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

○西曹掾丞相諸曹吏掾屬之一，後省。此爲魏相國府之西曹掾，故與鍾繇有連。○初，沛國魏諷有惑衆才，傾動鄴都，相國鍾繇辟之。至是，諷潛結徒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不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鍾繇坐免官。

冬十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

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

○孫權爲賤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并乞不漏分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尙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違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曰：『善。』卽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後卒撤圍退走。○摩陂在潁川郟縣，縱廣可一十五里。今已湮，地當河南郟縣東南。

一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孫權將呂蒙襲破江陵。十一月，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在南郡當陽縣東南）。權使誘之，羽僞降，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在麥城北），斬之。至是，傳其首洛陽。

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尙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

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諡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③

①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據二十史朔閏表推，爲二十三日。②是年二月丁卯爲二十一日。③

高陵卽前規鄴西原上之壽陵也。故其遺令又有『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語。

評①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而袁紹虎眈②四州，彊盛莫敵。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擘申商③之法術，該韓白④之奇策，官方授材，⑤各因其器，矯情任算，不念舊惡，終能總御皇機，克成洪業者，惟其明略最優也。抑可謂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矣！

①評爲陳壽所附之論贊，猶史記之『太史公曰』漢書之『贊曰』，後漢書之『論曰』及諸史之

「史臣曰」也。②眈，同視。③擘，握也。申，申商不害商鞅也。④該，該包也。足也。韓白，韓信、白起也。

⑤官方授材，謂任官以方，授職以材也。易：『方以類聚，』左傳：『官修其方，』俱以『方』作『法』

字『道』字解。

文帝不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於譙。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

○文皇帝諡號也。諡法學勤好問曰「文」。廟號世祖。○中平漢靈帝第四年號。（一八四——一

八九）中平四年爲丁卯歲，當西元一八七年。○延康仍爲漢年號。然以藩君嗣服而改及中朝年

號，其蓄志不臣昭然若揭矣。

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是月壬戌，据二十史朔閏表推，爲十六日。○太中大夫秩千石，無定員，屬光祿勳。○華歆字子

魚，平原高唐人。少與邴原、管寧俱游學，時號爲一龍。寧腹原尾，欲則龍首也。漢末舉孝廉，除郎中，後拜豫章太守。曹操徵之，拜議郎，遷尚書令，承操旨，副郗慮勒兵逼宮。文帝受禪，累拜相國，改司徒。明帝朝進封博陵侯，轉太尉。太和中卒，諡『敬』。傳列三國志卷十三。

④王朗字景興，東海郟人。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關東兵起，爲會稽太守。孫策略地江東，朗舉兵與戰，敗遁東冶。策又追擊破之，朗乃詣曹操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到，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文帝卽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及踐阼，改爲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明帝時進封蘭陵侯。卒諡『成』。所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朗傳列三國志與華歆同卷。

⑤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中常侍得入禁中，皆以爲加官。東漢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爲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後遂爲顯職。散騎侍郎自魏至晉與散騎常侍、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及南遷江左乃罷。

⑥諸署令指少府所屬諸署之長，如黃門、掖庭、永巷、御府、鈎盾、中藏府、內者等署是也。

⑦卽以限制宦人爲官，不得過諸署令之令。文著諸金策也。

初，漢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應也。』內黃殷登默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尙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

○熹平，漢靈帝第二年號。（一七二——一七八。）○光祿大夫屬光祿勳，秩比二千石，無定員。凡

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弔。○太史令屬太常，

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

災異，掌記之。○祥，災祥也。無論兆之吉凶，皆曰祥。

己卯，○以前將軍夏侯惇爲大將軍。

○是年三月己卯，据二十史朔閏表推爲初三日。

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使奉獻。

○濊貊一作濊貊，今遼寧鳳城縣東及朝鮮國之江原道皆其地。○扶餘一作夫餘，今遼寧之昌圖、

洮南以北及蒙古科爾沁諸旗皆其地。③單于當作單于，即契丹，已見前武帝紀注。④焉耆西域

國，即今新疆之喀喇沙爾。⑤于闐亦西域國，即今新疆之和闐城。

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庚午，○大將軍夏侯惇薨。

○延康元年四月丁巳，据朔閏表推，爲十二日。○饒安縣屬冀州渤海郡，在今河北南皮縣東南八

十里。○庚午延推爲二十五日。

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

封王子叡○爲武德侯。○

○据朔閏表推，是年五月初三日爲戊寅。○叡與容同，音銳（日义），深明也；通也。王子叡即後

來之明帝也。○武德，司隸河內郡屬縣，在今河南武陟縣東南。武德侯即列侯之食采於武德縣者。

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酒泉○黃華、張掖○張進等，各

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

○酒泉郡隸涼州，領九城。治福祿縣，今甘肅酒泉縣治。○張掖亦涼州屬郡，領八城。治麟得縣，今甘

肅張掖縣治。

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

○据朔閏表推，是年六月初七日爲辛亥。○庚午順推爲二十六日。○南征，自鄴引軍南巡也。陽

示討伐孫權，實則向許下示威耳。故饗譙而歸，卽受漢禪也。

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庚辰据推爲初六日。○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兵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見管子。

軒轅氏，黃帝之稱號；放勛，則帝堯之名也。○率同帥。將率將帥也。○縉紳卽縉紳，謂插笏帶間也。

古之仕者垂紳摺笏，故稱宦族曰『縉紳。』六藝，六經也。禮、樂、射、御、書、數之教亦曰『六藝。』

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達率衆降。○武都氏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

○蜀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封侵陵之，達率部曲四千餘家降。丕引與同輦，以

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以達領太守，委以西南之任。

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

○七月甲午順推爲二十日。○次止也。故止於旅邸曰『旅次』，止於軍中曰『軍次』。○周禮：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六軍蓋泛稱也。

八月，百邑縣○言鳳凰集。

○石邑縣不見郡國志。蓋西漢時縣，屬常山郡，在今河北獲鹿縣東南。

冬十月癸卯，○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

郡國給樁，○殮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

○据朔閏表推，是年十月初一日爲癸卯。○樁，喻贅切（尸义），棺之小者。○殮，音獨（勿义），匱也。○藏也。樁，殮連用，屢見漢詔，棺之通稱也。

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

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

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

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黃初，大赦。

①是年十月初四日爲丙午。

②曲蠡在潁川郡潁陰縣，當在今河南臨潁縣境。

③茲與滋同，多也。

昏昧也；替也。茲昏卽篤亂厚毒之意。

④書：『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區夏。』區卽區域，夏卽華夏，蓋言

華夏之疆域也。

⑤周禮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服謂服事天子也。⊙亮采輔相之義。誕發語辭。⊙師則效也。師錫朕命猶言承受天命也。⊙僉咸也。皆也。⊙繁陽亭屬潁陰縣，在今臨潁縣東南二十里。⊙庚午爲十月二十八日。⊙阼天子之位也。卽就也。⊙燎柴燎也。燔柴於庭以告天，故亦謂之「庭燎」。⊙反與返通。

黃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內之山陽邑萬戶奉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爲列侯。

⊙据朔閏表推，黃初元年十一月初一日爲癸酉。⊙山陽邑在今河南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

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爲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爲「崇德侯」，列侯爲「關中侯」，以潁陰之繁陽亭爲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

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勳，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授匈奴南單于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

○賜爵榮典而已，非必有何等職守也，昉自秦。秦置爵二十等以賞軍功，後代因之，凡國有慶典輒賜爵於民以示同慶，猶近世之覃恩封典也。人一級每人各得最低之一級。○爲父後卽爲人後，出嗣爲大宗後者，力田勤於農事者，古代篤宗法而重民食，故出嗣人後者及力田者皆與孝悌之人並尊，而各得視常男子再進一級也。○崇德侯卽名號侯之一。○青蓋車，車之施青蓋者。漢制：皇子爲王，錫以乘之。○乘輿寶劍，玉玦俱尙方所用，今賜匈奴，所以示貴寵也。

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

○十二月戊午爲十七日。○幸洛陽後卽建以爲都城，故先營繕洛陽宮殿也。尋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

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也。○長水在今陝西藍田縣西北。長水校尉卽掌長水胡騎之官也。○減死罪一等，僅免於死耳，重刑也。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戶口。』辛巳，分三公戶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

○甲戌，据推爲初三日。○原陵，後漢光武帝葬所，在今河南洛陽縣城北十五里。○漢世祖，光武

帝廟號。○乙亥，順推爲初四日。○辛巳，順推爲初十日。○壬午，順推爲十一日。○復，蠲免也。

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

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襄成^①之後，絕而莫繼。闕里^②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③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家語：「齊太史子輿見孔子，退曰：『天將欲素王之乎！』」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後世遂謂孔子自稱素王，漢魏諸儒皆有此說。○漢平帝元始元年（西曆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秩二千

戶，奉孔子祀。見玉海。

○闕里^④，孔子故宅，在今山東曲阜縣。

○蒸嘗^⑤，祭祀之名，冬祭曰蒸，秋祭曰嘗。

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⑥爲車騎將軍。

○公孫恭^⑦，公孫康之弟，詳後公孫度傳。

初復五銖錢^⑧。

○五銖錢始於漢初，其後屢經廢復，爲制不一。後漢靈帝復作五銖錢。及董卓之亂，悉壞五銖，更鑄小錢。至是始復。

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

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

○六月庚子，據推爲初一日。○泰山、華山、嵩山、衡山、恆山爲五嶽；江、淮、河、濟爲四瀆。古重山川之祀，

嶽瀆之神尤尊，故帝王以時望祭，或遣官告祭焉。○羣祀，雜祀也，如後世先醫廟、火神廟等謂之羣

廟，賢良祠、昭忠祠等謂之羣祠。是祀典三等：一大祀，二中祀，中祀以下乃羣祀也。秩整也。咸秩畢舉也。

丁卯，夫人甄氏卒。

○丁卯順推爲六月二十八日。○初，曹操破袁氏入鄴，文帝時爲五官中郎將，見袁熙妻中山甄氏

美而悅之，操爲之聘焉。生子叡。及卽皇帝位，安平郭貴嬪有寵，甄夫人留鄴，有怨言。郭貴嬪譖之，文帝

大怒，遣使賜夫人死。後叡卽位，是爲明帝，乃追諡「文昭皇后。」三國志卷五有文昭甄皇后傳。

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

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

公。」

○戊辰爲二十九日，是月小，故爲晦。○以災異免太尉，仍東漢中世之制也。○譴責也，示警也。

④皆音省（尸ノ），目病生翳也。引申爲「過誤」，左傳：「不以一眚掩大德」是也。

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爲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

○丁巳爲是月十九日。○太常卿，中二千石，掌禮儀祭祀，九卿之一也。

冬十月，授楊彪光祿大夫。

○楊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獻帝時拜太尉。曹操忌之，誣以大逆。孔融力救乃免。文帝立，復欲起爲太尉，彪力辭乃止。至是，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卒。蹟附見後漢書卷八十四楊震傳。

以穀貴，罷五銖錢。

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爲大司馬。

○据朔閏表推，是年十月無己卯，祇有己亥、己酉、己未及癸卯、乙卯、丁卯，疑有誤。○大司馬，周時爲

政官之長。漢武帝置大將軍、驃騎將軍，并冠以大司馬之號。其後與大司徒、大司空并爲三公。後漢因之，改名太尉。至是，復爲大司馬。南北朝時，以大司馬、大將軍爲「二大」。隋以後廢。

十二月，行東巡。

是歲，築陵雲臺。○

○陵雲臺即凌雲臺，在故洛陽明光殿西。世說：「凌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庚午，○行幸許昌宮。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尙、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庚午爲是月初五日。

○計考疑有誤，通鑑作計孝指上計吏及孝廉也。

○周晉，周靈王太子晉

也。呂尙年八十餘，文王始以爲師；太子晉則少有令名者，若必限年取士，是老少無望矣。故下文有

「勿拘老幼」語。④故有意也。故不以實謂有意奸欺也。

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詔曰：「西戎即敝，氏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款，塞內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

○鄯善本樓蘭，在今新疆婁羌縣北，已沒於沙漠。非即今吐魯番東之鄯善縣治也。○龜茲讀如鳩

慈，即今新疆庫車縣地。其國治延城，在庫車城南百四十里，沙雅縣北四十里。○即敝猶言就班也。

西戎即敝見尙書。④來王來朝王庭也。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⑤款叩也。款

塞內附叩關求降也。⑥戊己校尉漢元帝初元元年置。取居中鎮覆四方之義，即以爲鎮撫西域之

官。但自安帝以後，漢與西域關係，若存若亡。至是，雖復置戊己校尉，終亦不能如漢之屯田車師也。

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爲平原王，帝弟鄆陵公彰等十一人皆爲王。初制封

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之庶子爲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爲河

東王。

○三月乙丑爲初一日。○甲戌延推爲初十日。

甲午，○行幸襄邑。

○甲午爲三月二十日。

夏四月戊申，○立鄆城侯植爲鄆城王。

○四月戊申爲十四日。○植文帝同母弟，詳後陳思王植傳。

癸亥，○行還許昌宮。

○癸亥順推爲四月二十九日。

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爲荊州，孫權領牧故也；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

○江表江上也。○時以孫權領荊州牧，故割荆、揚二州沿江八郡爲荊州，而別以荊州原有之江北

諸郡置郢州也。及吳自立，則郢州廢矣。

閏月，○孫權破劉備于夷陵。○初，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

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④今至矣。後七日，破備書到。

① 据二十史朔閏表，是歲閏六月，是閏月，卽指此也。② 夷陵，荊州南郡屬縣，在今湖北宜昌縣東。

③ 苞，通包，絡也；括也。原平野，隰低地，險阻則嶽崎不整之地，可因以設防者也。下言爲兵事所忌，言備多而不專，易爲敵乘也。猶今言「戰線太長，設備繁重」耳。④ 上事，上封事也，卽表奏。

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尙書杜畿^①持節開倉廩以振之。

①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建安中，拜河東太守。在郡十六年，課民農桑牧畜，咸有章程。文帝時官終尙書僕射。卒諡『戴』。三國志卷十六有杜畿傳。

八月，蜀大將黃權^①率衆降。

①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初爲劉璋主簿，出爲廣漢長，備襲益州，璋服乃降。其後先主（時已正位，故不稱名）伐吳，以爲鎮北將軍，督軍防魏。及先主爲吳所敗，道絕不得還，遂率衆降魏。入魏後累遷車騎將軍，封育陽侯。卒諡『景』。三國志卷四十三（蜀書十三）有黃權傳。

九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①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

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

⊙甲午據推爲九月初三日。⊙與讀如預，參與也。⊙古之封爵，必錫以方土，苴白茅，見前武紀封王詔橫受，非分之享也。

庚子，⊙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篤癯，⊙及貧不能自存者，賜穀。

⊙庚子順推爲九月初九日。⊙皇后郭氏，卽譖甄夫人之郭貴嬪。明帝嗣位，追痛母后，郭后遂以憂暴死。三國志卷五有文德郭皇后傳。⊙鰥，老而無妻之人；寡，則喪夫之婦；篤，癯，疾與殘廢也。

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曰：『禮：國君卽位爲棨，⊙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爲體，無爲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

存亡之不黷也。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④棺但漆際會三過，⑤飯含⑥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瑱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⑦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⑧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⑨原陵之掘，罪在明帝。⑩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爲我戒，⑪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贏博，⑫魂而有靈，無不之也。一澗之間，不足爲遠。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

吾爲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爲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秘書三府。⑤

①甲子据推爲十月初三日。②山以「首陽」名者有四，此則在今河南偃師縣西北，北跨孟津縣，

卽邙山最高處。春秋謂之首戴。③棹讀如關，親身之棺也。天子諸侯之棺各有數重，最裏一層卽謂

之「棹」。禮記檀弓：「君卽位爲棹，歲一漆之，藏焉。」④穀林卽成陽，今山東菏澤縣東北有堯陵。

會稽今浙江紹興縣，禹陵在焉。通樹之謂因其原有之樹，樹之，弗特栽異樹也。農不易畝，則不規特制

以害農畝耳。⑤黷亂也。⑥塗車，芻靈，出禮經。塗車以泥爲之，古之明器也。芻靈，束茅爲人馬，用以

殉葬者。⑦際會，遇合也，此作周巾解。但漆際會三過者，言棺周止漆三次也。⑧飯含，死者入殮時

以飯粒納口中也。古多用珠玉爲含具者。⑨瑁，璠讀如余煩，魯之寶玉也。家語曰：「季平子卒，將以

君之瑁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屍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⑩宋

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旛。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不臣臣，治煩

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子惡也，何臣之爲！見左傳。樂舉

卽樂莒，莒舉音假字。

⑤漢文帝與慎夫人鼓瑟興悲，悽然謂左右曰：「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斷陳

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郤；無可欲，不如此亦何憂也！」文

帝稱善。見史記。霸陵在今陝西咸寧縣。

⑥原陵已見前。董卓之亂，東漢諸陵俱遭發掘，不獨原陵也。

文中稱罪明帝者，取與張釋之並舉，便行文耳。

⑦桑、霍爲我戒，出漢書張延壽傳，蓋延壽孫臨之謙

謹語也。顏師古注：「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言以驕奢致禍。」

⑧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

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贏在今山東博山縣西南，博在今山東泰安縣東，俱當時兗州泰山郡屬

縣。⑨尚書謂尚書令，秘書謂秘書監，掌機要文書及典藏圖書之官也。三府不見漢志。晉荀勗省吏

議：「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是魏晉間嘗有三府之官矣。或云三府卽三公府。

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爲荊州，帝自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

十一月辛丑，○行幸宛。

○時吳王孫權與魏拒戰，改元黃武。

○辛丑爲十一日。

庚申晦，○日有食之。

○是年十一月大庚申三十日也。

是歲，穿靈芝池。○

○靈芝池即九龍池，在洛陽南宮西北隅。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殘殺。今海內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

○戢，止也；收也。○私復讐，不訟官聽判而逕自報復也。禁私復讐，所以中國法之尊嚴也。

築南巡臺于宛。

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宮。

○三月丙申爲初八日。

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

○癸卯爲三月十五日。○心，二十八宿之一，古稱『大火』，亦曰『商星』。今小滿節子正一刻九分之中星即心宿也。

丁未，○大司馬曹仁薨。

○丁未順推爲十九日。

是月大疫。

夏五月，有鵜鷗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鵜鷗水鳥也，一名鵜。體大於鵝，色灰白，頰白色。頭裸出無毛。嘴長尺餘，直而廣。頰下有大喉囊。脚短力強，四趾有蹼。能竭小水取魚，先則連水吞入，貯喉囊中，後吐其水而食之。○郭璞爾雅注：『鵜鷗好羣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洿汚通。○詩曹風有侯人四章，中二章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小序以爲『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小人焉。』恭共古通。

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太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

大雨，伊洛⑤溢流，殺人民，壞廬宅。

○六月甲戌爲十七日。

○京都指洛陽。

○甲申順推爲二十七日。

○太白金星也。辰出東方，曰

「啓明」。晝見謂出現於白晝也。古以爲災異之徵，其實與日月蝕同爲自然現象，俱可預先測知者。

⑤伊洛二水名。

伊水出今河南盧氏縣東南閎頓嶺，東北流，逕嵩縣、伊陽、洛陽，偃師入於洛。洛水出

今陝西雒南縣西北冢嶺山，東流入河南，逕盧氏、永寧，又東北逕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納澗，伊諸水，至洛口入於河。

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爲太尉。

○八月丁卯爲十一日。

○廷尉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

報。

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巡。論征孫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戶各有差。

○辛未順推爲八月十五日。

九月甲辰，○行幸許昌宮。

○九月甲辰爲十九日。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以其罪罪之，卽反坐也。

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宮。

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博士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

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漢時，五

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教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

近署。至是，置春秋穀梁博士，是明立春秋穀梁傳於學官也。

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

○朝朔望日，以朔望日入朝也。此云朔望奏事聽斷，是常朝不論政矣。

秋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宮。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宮。

○御乘也；登也。

○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

與蔡河合。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見水經。大體與今道合。○壽春今安徽壽縣，時爲揚州淮南

郡治。下云揚州界者，以由潁入淮處適當豫、揚二州之交界也。○五歲刑已下，卽徒刑五年以下之

罪犯也。○原，矜也；赦也。○廣陵郡時隸徐州，治淮陰縣，卽今江蘇淮陰縣。○十月乙卯，據推爲

初六日。

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振之。

○十一月庚寅爲十一日。○振賑也。

戊申晦，日有食之。

○戊申爲二十九日，是月小，故稱晦。

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二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盥，○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

○三辰，日、月、星也。

○五行，五常之行，即仁、義、禮、智、信是。見楊倞荀子注。五行之祀，所以崇德報功，蓋

饗有德之人，宜非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也。

○族類也；倫也。祀典謂祭祀之垂爲典禮者。『非此族也，

不在祀典。』出禮記，言非郊社宗廟以至名山大川之祀，即不當載諸祀典也。

○四叔，少也，幼者之稱。

兄弟相次曰伯仲叔季。故末世謂之『叔世』亦通稱『叔季』也。

○五巫史，即下文之巫祝，以舞降

神，爲人祈禱者也。

○沃灌也；澆也。盥讀如類，以酒祭地也。沃盥即灑酒澆地，所以示祭也。

○非祀

之祭，即不在祀典之私祭，所謂瀆祀也。

○左道，邪道也。禮：『執左道以亂政，殺。』以執左道論，即殺

也。○令典，法令則例也。

是歲，穿天淵池。○

○天淵池在洛陽東。水經注：「渠水自大夏門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又逕瑤華宮南，景陽山北。又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殿。其水東出華林園，逕聽訟觀南，又東注洛陽縣之南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苦，貧者振貸之。

○沛郡卽後漢沛國，已見前。

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宮。

○召陵縣屬豫州汝南郡，在今河南鄆城縣東三十五里。○討虜渠在召陵北，卽溝通汝、潁之沙河

也。將以通運伐吳，故名討虜。○乙巳推爲三月二十八日。

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

○初，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殺之，步度根由是稍弱，將其種萬餘落保太原、鴈門。而軻比能遂彊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軻比能使別將鎖奴拒豫，豫擊破之。軻比能遂數爲邊寇，幽、并苦之。至是，爲梁習所討破。

辛未，○帝爲舟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

○辛未順推爲閏三月二十四日。以三月無辛未也。○五月戊申爲初二日。

壬戌，○熒惑入太微。○

○壬戌爲五月十六日。○熒惑，火星也。太微，星垣，其形方。星垣云者，猶言星座，卽恒星之躔次也。按星座分野，並非自然之界限，蓋天文家隨意連結諸星使成一體，取便記憶耳。中國古天文有三垣二十八宿，太微垣卽三垣之一，實與今天文家所分十二宮星座同一作用也。

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略及亡命者，皆赦其罪。

○利成郡卽東海利城縣所改之郡，已見前武帝紀。○蔡方等殺徐質，推郡人唐咨爲主。及亂平，咨

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爲將軍。屯騎與步兵均爲校尉之職掌，校尉位次將軍，爲武職之榮名，亦已見前武紀。

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

○東武陽縣已見武紀，今封爲鑒之食邑。

八月，帝遂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

○廣陵故城即今江蘇江都縣，原屬揚州。及地沒入吳，遂爲廢縣。別置廣陵郡於淮陰，改隸徐州。○
帝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引還。

十一月，東武陽王鑿薨。

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大牢祀故漢太尉橋玄。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宮。二月，築九華臺。○

○壬子，據推爲正月初十日。○九華臺或即前注天淵池中之九華殿。

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嗣主。○遣後宮淑媛，昭儀，○

已下歸其家。丁巳，^④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六月戊寅，^⑤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

○五月丙辰爲十六日。

○曹眞詳後本傳。中軍將軍時爲雜號，漢武帝始以公孫敖爲之。

○陳羣

字長文，許人。祖實，父紀，俱有名漢季。曹操辟羣爲司空掾。魏國建立，累遷尙書，制九品官人之法。文帝

踐阼，遷鎮軍大將軍，錄尙書事。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卒諡「靖」。傳在三國志卷二十二。鎮軍將軍

始此。○曹休字文烈，操之族子。文帝征吳，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黃鉞，拜揚州牧。明帝卽位，封長平

侯。太和中復征吳，深入不利，退還。癰發背卒。諡「壯」。傳列三國志卷九。征東大將軍爲四征將軍之

一，其後與四鎮將軍並列，同爲方面重任。○司馬宣王卽司馬懿，陳壽自蜀入晉，後撰此書，因不能

直稱其名，而以晉之諡號追書於司馬氏之下也。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猜忌多權變。魏國初建，懿爲

太子中庶子。文帝時，屢出師與蜀相諸葛亮相拒，故亮不能得志於中原。嘉平初，賺殺曹爽，代爲丞相，

加九錫，尋卒。子師昭相繼當國，遂世專魏政。昭封晉王，追命懿爲晉宣王。及孫炎代魏有天下，遂追尊

爲宣皇帝，廟號太祖。撫軍大將軍始此。時與中軍、鎮軍並比四鎮。○嗣主卽明帝。初，郭后無子，文帝

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故未建爲嗣。叡事後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帝卽放弓矢，爲之惻然。至是，帝疾篤，乃立叡爲太子，使曹真等輔之。①淑媛及昭儀俱當時宮中女官，位次夫人。②丁巳順推爲五月十七日。③六月戊寅爲初九日。

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爲務，自所勒成垂①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②

①垂及也，將也。

②皇覽實開類書之端，踵呂氏春秋稱呂覽之例也。其書久佚，今惟太平御覽中散

見數十條而已。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卷四子部雜家類著有皇覽六百八十卷，題云『魏文帝命王象繆卜等撰。』是後世勅撰巨籍之先河矣。

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①克廣德心，②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①邁往也。過也。邁志存道，謂篤志嚮道也。②克能也。克廣德心，謂能推仁也。

董卓 李儻 郭汜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

○隴西郡隸涼州，領十一城，治狄道。臨洮其屬縣也，卽今甘肅岷縣治。

○羌中在涼州塞外，卽今青海一帶地。

○斂收也；聚也。

○漢桓帝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也。建元七：建和、和平、元嘉、永興、永壽、延熹、永康。自丁亥至丁未凡在位二十一年。（一四七——一六七）

○羽林郎屬光祿勳，秩比三百石，無定員，有羽林中郎將主之，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弟補其職。

卓有材武，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

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

都尉，^⑤西域戊己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遷中郎將，討黃巾，軍敗，^⑥抵罪。

○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韃。」^{△△△△△}雙帶兩韃，著兩帶左右佩韃也，故下云左右馳射。○

中郎將卽羽林中郎將。按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後之四征將軍，蓋濫觴於是。張奐爲此，或

卽四中郎將之一乎？^③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舉賢良對策第一，累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胡悅服，

屢建邊功，召拜大司農。司隸校尉王寓陷以黨錮，放歸田里。光和中卒。傳列後漢書卷九十五。④郎

中屬光祿勳左右中郎將，秩比三百石，無定員。與左右署之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

並稱三郎。⑤縑音兼，重絹也。⑥廣武，并州鴈門郡屬縣，在今山西代縣西。⑦蜀郡北部都尉駐

汶江道，在今四川茂縣北五十里。⑧靈帝中平元年，拜卓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黃巾，張角於下

曲陽，軍敗。

韓遂等起涼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碛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

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

過其軍，而決堰。比^④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⑤卓獨全衆而還，屯住扶風。^⑥拜前將軍，^⑦封繫鄉侯，^⑧徵爲并州牧。

①望垣^{△△}涼州漢陽郡屬縣，在今甘肅天水縣西北。硤北^{△△}其地山峽之北也。②堰^{△△}堤也；堵也。③淳[△]止

水也。④比[△]讀如毘，及也。⑤六軍^{△△△△}五軍^{△△}無考，後漢書董卓傳作「衆軍敗退」，似當。⑥扶風^{△△}郡，三

輔之一，卽右扶風，領十五城。治槐里縣，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十里。⑦前將軍^{△△△△}與後、左、右等雜號將

軍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已見前注武紀「後將軍」條。⑧繫[△]右扶風屬縣，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繫

鄉侯^{△△}繫縣之鄉侯也。繫，土來切（去旁），同部。

靈帝崩，少帝卽位，^①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②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③臣輒^④鳴鐘鼓如^⑤洛陽，卽討讓等。」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⑥卓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⑦還宮。

○靈帝名宏，章帝玄孫，入嗣桓統者。建元四：建寧、熹平、光和、中平。自戊申至己巳，在位凡二十二年。

(一六八——一八九) 中平六年四月，子辯立，是爲少帝，改元光熹。八月，又改昭寧。

○竊幸乘寵

謂憑藉寵靈以叨竊恩幸也。

○趙鞅卽趙簡子，晉卿也。爲荀寅、范吉射所攻，奔晉陽，後召歸復位，改

名志父卒，逐荀寅、范吉射，所謂君側之惡也。事見左傳定公十三年。

○輒每也；卽也；則也。此則訓獨

訓特，蓋專擅之詞。

⑤如往也；向也。

⑥小平津在今河南孟津縣北。漢靈帝置八關都尉以備黃巾，

此與孟津俱在八關之內。

⑦北芒山卽北邙山，亦曰邙山，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接孟津，偃師、鞏三

縣界。自後漢城陽王祉葬此後，王侯公卿多依其例者。故北芒邱冢纍纍，文人每引以況墟墓也。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進苗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

殺執金吾○丁原，○并其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

○部曲行伍也。續漢書百官志：『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

軍候一人。』

○執金吾秩中二千石，掌宮外戒司非水火之事，及主兵器。吾，猶禦也。所屬有武庫令、

丞，直屬有丞一人，緹騎二百人。

○丁原字建陽，累官并州刺史。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與何進謀誅

宦官拜執金吾。進敗董卓使呂布誘殺之，并其衆。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爲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爲獻帝。

○劉弘字子高，安衆人。董卓既收兵權，遂以久不雨歸咎三公，諷朝廷罷弘，以卓代之。○俄頃也。時

之至短速者曰「俄頃」。○卓勢大盛，乃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

公卿以下莫敢對。尙書盧植獨曰：「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

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少帝既廢，又議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靈帝之母

董太后，逆婦姑之禮，遷於永安宮，遂以弑崩。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又封卓母爲池陽君，置家令丞。○

卓既率精兵來，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

○鄜縣屬右扶風，在陝西今縣東北。○池陽君池陽縣君也。池陽屬左馮翊，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二里。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三百石。』是卓母比貴公主矣。

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爲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睚眦讀如崖劑，張目忤視也。睚眦之隙，謂僅有瞪眼微恨耳。○陽城，豫州潁川郡屬縣，在今河南

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社，謂社祭。時方舉社，故赴社之民，俱集社下也。其情景頗類今鄉民農隙

報賽時之演唱『草臺戲』。○轅軸，車前兩側之駕車木也。○軫，車之通稱。連軫，駕車魚貫前進

也。○開陽城門，卽建陽門，洛陽南城東偏之門也。

初，卓信任尙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伷、張資、○張邈等出宰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以討卓。卓聞之，以爲毖、瓊等通

情賣己，皆斬之。

○周^{△△}愨字仲遠，武威人。○城門校尉掌洛陽城門十二所，秩比二千石。其屬有司馬一人主兵，秩千石；每門各置門候一人，秩六百石。○伍^{△△}瓊字德瑜，汝南人。○張^{△△}資通鑑作張咨，潁川人，時用以爲南陽太守。後爲孫堅所誘殺。○辛^{△△}治也，制也。出^{△△}辛州郡，謂出爲州郡之長也。

河南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度○者，潛遣銳衆從小平^④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

○河^{△△△}南太守係河內太守之誤。据武紀及通鑑，俱言王匡爲河內太守。故時得屯兵於其屬境河陽。且東漢外官止有河南尹，而無河南太守也。○河^{△△}陽，司隸河內郡屬縣，在今河南孟縣西三十五里。河陽津者，其南黃河之渡口也。○平^{△△}陰，司隸河南尹屬縣，在今河南孟津縣東。楊圖作孟津西，似確。度[△]過也；此與渡同。○小^{△△}平卽小平津，已見前。

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

○初平元年當西元一九〇年。○是年正月，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二月丁亥（十七日），遂逼車駕西遷。卓乃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又悉徙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見通鑑。

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尙父』。○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輻。○時人號曰『竿摩車』。○卓弟旻爲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爲禮。招呼三臺。○尙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

○太師三公之最尊者，位者諸侯王上。尙父，周武王尊太公之稱。据裴注引獻帝記：『卓旣爲太師，復欲稱尙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尙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然則僅有此心，猶未實行也。○金華車以金爲華彩以飾車也。續漢輿服志：『皇太子青蓋金華。』○爪者，張架車蓋之覆弓，兩頭

作爪形也；卽與服志所云之「蚤」作「瓜」者誤也。畫爲文彩。輻音甫袁反（ㄉㄞˊ），車箱也。④竿摩謂相逼近也。唐章懷太子注云：「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此以竿摩號所乘車言其服飾逼近天子也。⑤左將軍見前「前將軍」條。⑥鄂司隸右扶風郡屬縣，在今陝西鄂縣北。⑦侍中屬少府，無定員，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⑧中軍校尉，校尉之司中軍者。⑨三臺通三台，謂三公也。非卽謝靈運所謂「尙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也。以與下文尙書並舉故。胡三省注通鑑，以爲卽尙書臺、御史臺、符節臺，亦非。

築郿塢，①高與長安城埒，②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③嘗至郿行塢，④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⑤外卓豫施帳幔，飲誘降北地，⑥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煑之，未死，偃轉，⑦杯案，⑧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⑨而卓飲食自若。

⑩塢亦作隄，於村落之外築土爲堡，以資保障，守衛者是也。董卓築塢於郿，號「萬歲塢」，後人卽以

郡塢稱之。①塢律悅切（ㄉㄨㄛˇ）等也；齊也。②畢老終老也。③行塢巡視塢工也。④祖道

餞行也。橫門讀如光門，長安西北之城門也。⑤北地涼州屬郡，領六城。治富平縣，在今甘肅靈武縣

西南。⑥偃轉，偃臥轉側也。⑦案盤也。⑧七讀如批，湯勺也。俗謂「調羹」。箸俗作筯，卽今所謂

「筷子」。

太史望氣①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爲衛尉，②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③遂笞殺之。

④望氣謂候望星氣以徵休咎也。⑤衛尉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⑥交

關謂交通關節也。

法令苛酷，愛憎淫刑，①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②道路以目。③

④淫濫也。愛憎淫刑，謂不衷於法而一以愛憎濫施刑虐也。⑤嗷嗷，衆口愁歎貌。⑥道路以目，謂

行路之人不敢交談，但舉目以示意也。

悉椎破銅人鍾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①無輪

郭，①不磨鑿。②於是貨輕而物貴。③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

①肉好讀如耨耗，凡物之圓形而有孔者，其外謂之『肉』，中謂之『好』。無文章肉好，謂無文字。

章飾而兼肉好，不分明也。②輪郭，四周之邊廓也。③鑿，音慮，錯治也。④貨，謂貨幣。物貴，卽物價。

騰貴也。貨幣質輕而漫漶，與實物相權，價值自低，故貨日輕而物日貴，終至錢貨不行，以物易物矣。

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①士孫瑞、②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掖門。③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④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三族。⑤主簿田景、⑥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⑦餘莫敢動。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

①尚書僕射秩六百石，與尚書令同屬少府。尚書令秩千石，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尚書僕射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僕射之『射』，讀如『亦』。②士孫復姓，瑞其名也。瑞字君榮，

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其子萌爲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③掖門，

宮禁之側門也。

④格敵也；鬪也；犯也。

⑤卓入掖門，李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

曰：『呂布何在！』

布曰：『有詔討賊臣！』

應聲持矛刺卓，促兵斬之。乃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

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又使皇甫嵩攻卓弟晏、璜等於郿塢，殺其母妻

男女，盡滅其族。

⑥主簿掾史之領袖，掌簿籍文書之官也。田景，後漢書卓傳及通鑑俱作田儀。

⑦

所殺三人指卓、景及卓之蒼頭也。

初，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

川諸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

誅肅。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爲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

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

①陝，卽今河南陝縣治，時爲司隸弘農郡屬縣。

②弘農郡領九城，治弘農縣，故秦函谷關，在今河南

靈寶縣西南。李肅敗後奔此。

比傕等還，輔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旣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

人憂恐不知所爲。○用賈詡策。○遂將其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隗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葬卓於鄜，大風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槨。

○李隗等見輔已死，乃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而當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隗等益恐，不知所爲。○隗等既不得赦，各欲解散，間行歸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

「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隗等然其策，乃相與結盟西行。○所在隨處也。○十日後漢書卓傳及

通鑑俱作「八日。」○殺司徒王允、司隸校尉黃琬、左馮翊太守宋翼、右扶風太守王宏、獨士孫瑞

初以歸功不侯，得免於難。○尸動詞，陳尸也。○藏墓穴也。

隗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汜、稠擅朝政。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

馬騰等降，率衆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內應，以誅儁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尙數十萬戶，儁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

①司隸校尉已見武紀『冀州牧』條。領兼領也。②美陽，右扶風屬縣，在今陝西扶風縣北。③右

將軍見前『前將軍』條。④萬年，左馮翊屬縣，在今陝西高陵縣東北。⑤驃騎將軍僅次大將軍，

位在車騎將軍上。已見武紀注『大將軍』、『車騎將軍』各條。⑥平陽，司隸河東郡屬縣，在今山

西臨汾縣西南。⑦鎮西將軍四鎮之一。⑧征西將軍四征之一。⑨諫議大夫屬光祿勳，秩六百

石，無定員。職見文紀注『光祿大夫』條。⑩左中郎將已見前注『中郎將』條。劉範，劉焉子也。

⑪長平，坂名，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⑫槐里，縣，扶風郡治，已見前注『扶風郡』條。

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衆。汜與儁轉相疑，戰鬪長安中。⑬儁質天子於

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④盡收乘輿服御物。⑤置其家。催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催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

○李催、郭汜、樊稠相與矜功爭權，欲鬪者數矣。馬騰、韓遂敗走，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還，催子利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擬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益忌之。稠欲將兵東出關，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催既殺稠，諸將轉相疑貳。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催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催送饋，妻以鼓爲藥，摘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絞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③質劫也，見前武紀注「失質」條。④官寺，衙署也。⑤乘輿，天子之法駕；服御物，尙方御用物也。

催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鄜，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

還洛陽。催、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新豐△△，司隸京兆尹屬縣，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霸陵△△亦京兆屬縣，在今陝西咸寧縣東。○南

山△即終南山，爲漢、渭二水之分水界。○白波△△，賊號，猶前見之黑山賊也。楊奉故白波賊帥，是以有急

卽招其舊夥，相與併力耳。

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馬數乘。

○大陽△△，司隸河東郡屬縣，在今山西平陸縣東北。○牛車△△，駕牛之車也。時無純駟，故帝亦僅御尋常

之牛車耳。○太僕△△，九卿之一，秩中二千石。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征東△△

征西征北將軍爲四征將，已見前。
⑤持政猶秉政，執持政局也。

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
④

○棗菜，棗實與野菜也。○箕關，當王屋山南，在今河南濟源縣西北。○下軹道，道經軹縣而下也。

軹縣屬河內郡，在今濟源縣東南。○張楊已見前武帝紀，其傳在三國志卷八。

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尙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

○樵采，採薪也。通鑑作『採稻』，稻卽稽，自生之野稻也，似合。○通鑑云：『或飢死牆壁間，或爲兵士所殺。』

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爲劉備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

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誅傜夷三族。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爲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殺；樂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爲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不能奉王法，謂不從曹操意旨，徙許中途邀駕之事也。

○裴注引英雄記：「備誘奉與相見，因於

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爲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

○董承坐謀誅曹操見殺，已見

武紀。

○謁者僕射屬光祿勳，秩比千石，爲謁者臺之長，亦稱大謁者。謁者掌賓讚，天子出則大謁者

爲奉引，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後「僕射」引申爲凡長之稱，幾與「令」及「祭

酒」等同爲官署首領之號矣。射讀如亦，見前注「尙書僕射」條。）

袁紹 子諱 尙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

○汝陽縣在今河南商水縣西北，非清末汝南府附郭之汝陽縣也。

○袁安字邵公，明帝時爲楚郡

太守，治楚王獄，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爲名臣。章帝時，官至司徒。後漢書卷七十五有袁安傳。

○

袁安生蜀郡太守京，京弟敞爲司空。京子湯，太尉。湯四子，平成、逢、隗。成爲左中郎將，與平俱早卒。逢、隗皆爲公。故時人稱袁氏「四世三公」。折節下士，謂屈己以下名士也。侍御史屬少府，秩六百石，額十五人。掌察舉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二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

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

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

○常侍卽中常侍，已見武紀。黃門卽小黃門，秩六百石，掌侍左右，受尙書事，宦者要職也。○唯所錯

置，謂聽憑處分也。○方略武吏，謂武吏之有智計策畫者。○檢司監視也。○虎賁中郎將秩比

二千石，主虎賁宿衛。虎賁已見武紀。○青瑣門後漢書何進傳作「九龍門」。通鑑與本傳同，胡注

引衛瓘曰：「青瑣，門邊青鏤也。」又云：「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裹青畫，曰瑣。」

紹旣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闖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顏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迫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

○遼宮指董卓將兵迎還事，已見卓傳。

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紹僞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紹既出，遂亡奔冀州。

○遺留也。

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顛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邳鄉侯。紹遂以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

○漢人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受者爲「門生」。降至六朝，凡在門下親侍者俱稱門生，蓋與部曲無異矣。故吏，舊時屬吏也。

○邳鄉在今河南臨汝縣東北。邳鄉侯食鄉之侯也。

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

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紹遂領冀州牧。

○安平卽安平國邑信都縣，今河北冀縣治。已見前武紀注。○治中州掾從事史之一，居中治事，主

衆曹文書。○鄙謂偏隅也。○從事卽從事史。續漢百官志云：『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

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則奉引錄衆事，簿曹從事，主

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

皆州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州從事史略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爲治中從事。』

據是，則『別駕』『功曹』『治中』等目俱爲簡稱而非全名也。此但言『從事』者，止知其爲從

事史而不審其所司爲何職耳。

從事沮授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

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

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

而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

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

○禮：『二十日弱冠』疏：『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後遂沿爲少年之稱。○河朔

河之北也，猶泛稱河北。○猾亂也，即書所謂『蠻夷猾夏』是。猾亂則連綿詞，猶今言搗亂也。○

漁者編竹以取魚，謂之『扈業』，即今所謂『籩』也。大魚力強，往往超跋扈業而出。故俗以跋扈況

不受羈束之強梁也。○張燕本姓褚，真定人。博陵張牛角起兵，燕與之合。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

燕剽捷過人，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

輕、王當等各以部從，衆至百萬，號曰黑山。曹操定冀州，燕降附，拜平北將軍，封安國亭侯。三國志卷八

有張燕傳。○公孫指公孫瓚。○監軍，監護諸軍也。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齎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

王匡殺之。

○胡母複姓，陳胡公之後。班其名也。字季皮，太山人。○將作大匠，秩二千石，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

階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吳修後漢書紹傳作吳循。

○喻曉譬也；解釋也。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爲之報。州郡鋒一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鋒後漢書紹傳作『蜂』，似較合。蓋鋒起狀其銳，不能狀其衆也。

○索去求去也。

○圖構圖謀

構陷也。○溷音渾（尸又），廁也。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鄴，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爲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紹讓侯不受。○

○後漢書袁紹傳：『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迫於曹陽。沮授說紹……迎駕，卽宮鄴都……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

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今乃云郭圖說紹迎天子都鄴，與此大異。○河南卽

指河南尹所轄之二十一城也。○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責紹兵多樹黨，不聞勤王而

但擅相討伐。紹上書自陳，抗論侃侃。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表辭

不受。操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

四州，然後受之。見後漢書本傳，亦與此小異。

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衆。出長子譚爲青州，沮授諫紹：「必爲禍始。」

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又以中子熙爲幽州，甥高幹爲并州。○

衆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許攸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軍，簡精卒

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易京爲公孫瓚所築，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爾雅云：絕高謂之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

爲京，特高十丈，瓚自居焉。其地在當時河間易縣西四五里，隔涿水相望。今河北雄縣西北地也。○

袁紹有三子：譚字顯德，熙字顯雍，尙字顯甫。譚長而惠，尙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尙，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見後漢書本傳。

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曹操自將東出，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遭逢也。○會機會也。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

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

○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師次黎陽。○促使褊急而狹窄也。

紹渡河，○壁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

紹軍大震。

○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再戰指白馬，延津兩役禽大將，謂連失顏良、文醜也。

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

○復壁退入壁壘堅守也。○高櫓高樓也。

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僞降，盡坑之。沮授不及紹渡，爲人所執，詣太祖。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

○表，外也。別爲支軍於表，言遣奇於外，分軍爲犄角也。

○鈔，襲也；包鈔後路也。

○烏巢在酸棗城

南，當今河南延津縣西南。

○坑，生埋也。表注引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

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

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

①內修農戰，言力修農事以務積穀，所謂充實內部而求制勝外敵也。

②廟勝，謂決勝於廟堂也。

③懇勸款切至也。

④沮衆，妨害興師也。

⑤械繫，謂加以刑具而繫之獄中也。

⑥局度，謂器局丰

度也。

⑦忌害，忌刻毒害也。

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死。紹愛少子尙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尙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己害，緣紹素意，乃奉尙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尙有隙。

①七年，指建安七年，非謂發病經七年之久也。

②未顯，謂有其意而尙未顯露明言也。

③比，黨附

也。④緣紹素意謂依紹之夙願也。

太祖北征譚，尙譚軍黎陽。尙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尙。尙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衆，乃使審配守鄴，尙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尙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

○二月至九月，據通鑑考異當作『九月至二月』。蓋建安七年五月袁紹死，九月曹操卽渡河攻譚，及譚尙自黎陽敗退，已八年二月矣。○陰安卽陰安邑，屬魏郡，在今河北清豐縣北二十里。

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尙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尙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尙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尙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

○南征荊州指攻劉表事，已見武紀。

○譚尙相攻，劉表兩解之。譚尙盡不從。見裴注引魏氏春秋。

尙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泜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闢突門。①內。②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③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④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

①突門^{△△}，守城之門也。墨子：『城百步爲一突門。』②內[△]，同納，已見武紀注。③突中柵門^{△△△}，突門中之闕也。④爭利^{△△}，謂爭占先勢也。

尙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①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尙亦破走，依曲漳。②爲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尙還走濫口。③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

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陽平亭，約常鄴城西北。

○曲漳，漳水之曲也。

○濫口，卽武紀所云祁山，已詳前注。

○撓，屈也。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爲刺史。

○降，降曹操也，與下文叛相應。

太祖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尙於中山。尙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

○龍湊，在平原東北，當今縣東南，瀕河要地也。

○軍其門，言偪其壘門而駐軍也。

○清河，卽白溝。

下流，逕南皮城西，今運河道也。

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

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與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

○諸郡太守令長指幽州各郡之太守及其屬縣之令長也。○敵敵血受盟也。○卒完也。

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掬斬之。

○壺口關見前武紀注『壺關縣』條。○上洛都尉上洛縣之都尉也。已見前武紀注。據典論，時王

琰爲都尉，以獲幹功封侯。

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尙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尙熙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尙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尙、熙。疑不欲進，尙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之。

太祖高韓瑋節，屢辟。○不至，卒於家。

○辟，徵召也。於時三公州郡俱得自辟掾屬。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淵 康弟恭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①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②任度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取妻。後舉有道，^③除尙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④同郡徐榮爲董卓中郎將，薦度爲遼東太守。

①襄平，遼東郡治，已見前武紀注「遼東郡」條。②避吏，逃役也，與下任吏不同。玄菟，幽州屬郡，領

六城，治高句驪縣，在今遼寧新賓縣北。③州郡以「有道」應舉，猶舉孝廉也。④徒歌曰「謠」，

謠言有與誦誼，以謠言免，坐與情不洽，免官也。

度起玄菟小吏，爲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①公孫昭守襄平令，^②召度子康爲伍長。^③度到官，收昭答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④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⑤西擊烏丸，威行海外。

○屬國遼東屬國也。遼東屬國亦隸幽州，地介遼東、遼西兩郡間，領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房縣六城。治昌遼（楊守敬續漢郡國圖及三國疆域圖俱作昌黎，今依郡國志）在今遼寧錦縣東。○守襄平令，謂權署襄平縣令也。○伍長卒伍之長，在軍中爲微員，故度以爲辱也。○宿夙昔也。遇待遇也。○高句驪卽玄菟郡治，已見前。

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二小石爲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爲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社爲祀后土之祠，蓋卽後世之土地祠。○漢書劉向傳：『孝昭帝時，冠石（臣瓚注云，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冠石之祥本此。

分遼東郡爲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

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④廟，承制。⑤設壇壝。⑥於襄

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⑦旒頭羽騎。⑧

○東萊諸縣，青州屬東萊郡地也。東萊領十三城，治黃縣，在今山東黃縣東南。○營州，卽東萊諸縣

地。所以建州設刺史者，示威以誇遼東之強也。○平州，卽度所據遼東一帶地。立牧自領，所以直轄

遼東、遼西、中遼諸郡，且示尊於營州刺史也。④漢二祖廟，高祖廟與世祖廟也。⑤承制，假天子之

命以行權也。度遠遠天子，故立二廟自重，遇事得假高帝、光武之靈以稱制奉事也。⑥築土爲壇，除

地爲壇，所以奉祭祀也。禮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壇，音善（尸弓）。⑦鸞路與鸞車同，天子

所乘之大車也。九旒，謂冕用九旒，旒冕前後所垂之貫玉也。禮：『天子玉藻十有二旒。』⑧旒頭，先

驅騎士，已詳武紀注。羽騎，羽林騎也。

太祖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

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

○武威將軍，雜號將軍也。

○永寧縣，屬揚州會稽郡，今浙江永嘉縣治。

○武庫，卽府庫，不專藏兵

仗。

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晁、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

○平郭縣屬遼東郡，在今遼寧蓋平縣南。

初，恭病陰消爲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

○太和，魏明帝第一年號（二二七——二三三）。二年當西元二二八年。○揚烈將軍亦雜號。

○樂浪，幽州屬郡，領十八城。治朝鮮縣，在今朝鮮平壤南。

使者至，淵設甲兵爲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景初○元

年，乃遣幽州刺史 毌丘儉 ③ 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 ④ 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爲燕王 ⑤ 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① 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淵爲樂浪公，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見裴注引吳書。

② 景初明帝第三年號（二三七——二九九），青龍五年三月改。③ 毌丘儉詳後本傳。④ 遼隧

遼東屬縣，公孫氏所置。在今遼寧海城縣西北，牛莊城附近。⑤ 公孫淵既自立爲燕王，改元紹漢，示

反魏也。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卽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城下爲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爲發石連。

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

○穿圍謂逕其圍塹而過。今人猶稱逕由城中爲「穿城過」也。○首山在今遼寧遼陽縣西南沙

河上。○造到也；詣也。○四暴長卽暴漲。○遼口卽今渾河入遼河之口，時以渾河爲小遼水，故有

此稱。地當今遼中縣西南。○發石連弩用以連續發放飛石之弩機也。○景初二年八月丙寅據

二十史朔閏表推比爲初七日。○壬午順推爲二十三日。○帶方亦幽州屬郡，不見郡國志。據楊

圖，地在帶水下流。帶水卽今朝鮮之漢江也。

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

① 幘△△，縞髮之巾也。

② 炊△△，煮飯也。飢△△，釜屬。

③ 生肉孕婦產下肉塊也。

④ 口喙△△，嘴也。喙△△，音誨（尸又

ノ）。

⑤ 中平△△，漢靈帝年號，已見文帝紀注。六年△△，西元一八九年也。

張魯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

○豐即今江蘇豐縣治。○陵即張道陵，留侯良之裔也。漢明帝時拜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章和間杖策遊龍虎山修煉。既而入蜀，以符水禁咒之法愚民。從學者出米五斗，時稱「五斗米道」。其徒稱道陵爲「天師」。後世所稱「張天師」，即其後裔。道陵蓋中國道教之開山祖師也。○蜀郡隸益州，領十一城。治成都，今四川省會也。○鶴鳴山後漢書劉焉傳作鶴鳴山，在今四川崇慶縣西北。○米賊，貶詞。其實當時稱其教派爲「五斗米道」，尊其施術禳病者爲「五斗米師」，初無賊號也。後以其道與黃巾相似，遂連類而共斥之耳。

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

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

○劉焉已見前武紀注。

○張魯世奉祖業久客蜀中其母亦以鬼道常往來劉焉家焉乃以魯爲督

義司馬漢衰諸侯擅命率意各置官屬故劉焉在蜀創置督義司馬及助義褒義校尉而劉表在荊州

亦置綏民校尉也。

○別部司馬司馬之將支隊者。

○自首自陳也。

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二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吏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

○義舍不取貨值之公用房舍也。

○亭傳傳郵之驛亭也。

○量腹取足視腹中需要之量以取給

也。④原有也。三原寬有三次也。⑤漢中雜居羌胡，故民夷並舉，使樂之言，使其道而樂從之也。

⑥巴，巴中，即巴郡地，已見武紀注。漢則漢中郡也。⑦就寵，因其勢而寵假之，所謂遷就也。⑧鎮，民

中郎將，猶將軍之冠雜號者。

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 閻圃諫魯曰：

『漢川①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②次及竇融，③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④不煩⑤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

①功曹即功曹從事，已詳前袁紹傳注「從事」條。②巴西，分白、巴郡。譙周 巴記曰：「初平六年，趙

穎分巴爲二郡，欲得巴舊名，故郡以墊江爲治；安漢以下爲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分巴，以永寧爲巴

東郡，以墊江爲巴西郡。」③漢川，泛指巴、漢地。④桓文，春秋時之齊桓公、晉文公也。⑤竇融，字

周公，扶風平陵人，更始時爲鉅鹿太守。見東方紛擾，乃求爲張掖屬國都尉。既到官，河西翕然歸之。及

更始敗，融行河西五部大將軍事。聞光武卽位，遂決策歸漢。封安豐侯。卒諡「戴」。傳在後漢書卷五

十三。④斬斷斷制也。⑤不煩毋須也。

韓遂、馬超之亂，關西①民從子午谷②奔之者數萬家。

①關西泛指潼關以西地，包絡秦隴，其範圍較關中尤廣也。②子午谷即子午道，長六百六十里。北

口曰『子』在今陝西長安縣南；南口曰『午』在今陝西洋縣東。川、陝間之要道也。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①

①入蜀，張衛遁入蜀中也。

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①圃又曰：『今以迫往，②功必輕。不如依杜灌，③赴朴胡④相拒，然後委質，⑤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

①稽顙以額觸地之拜也，本居喪見客之禮。此則用爲俯首乞降之誼，所謂『磕響頭』也。②以迫

往言因窮蹙而往歸也。

③杜灌武紀及通鑑俱作杜濩，已見前武紀注。灌誤字也。

④朴胡巴七姓

夷王也，亦已見前武紀注。赴往奔也。

⑤委質之質讀如贄。古人相見，必執贄以爲禮，如卿羔，大夫雁

是也。故委質亦作委贄。此則欲執禮相見以求容之謂耳。

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

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閭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圍等皆爲列侯。爲

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①逆拜即遙拜，及其未至而迎拜之也。

②鎮南將軍四鎮之一。

③閭中益州巴郡屬縣，在四川今

縣西。

④原不見周公諡法解。（史記正義所引）按原有「本」誼，疑與「元」通也？

曹真 子爽 羲 彥 訓 何晏 鄧颺 丁謚 畢軌 李勝 桓範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爲州郡所殺。○太祖哀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鷲勇，使將虎豹騎⑤討靈丘④賊，拔之，封靈壽亭侯。⑥以偏將軍④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⑦從至長安，領中領軍。⑧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爲征南護軍，⑨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涼州諸軍事。⑩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⑪

○真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父伯南（邵字）夙與曹操善，興平末，操與袁術相攻，被追急，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追者問操所在，答云「我是也。」遂害之。由此操收養其子，變其姓。見裴注所引魏略。

但其別引魏書則云，初平中曹操興義兵，邵募徒衆從之周旋，時豫州刺史黃琬欲害操，操避之而邵

獨遇害似不能執定誰是也。②共止相與居止也。③常與嘗通。④鷙猛禽也，所以狀勇。⑤虎

豹騎卽虎騎，已見前武紀注。⑥靈丘，西漢縣，屬代郡。東漢廢；北魏時復置。地在今山西靈邱縣東。

⑦靈壽亭侯，食靈壽縣境某亭之侯也。靈壽時屬冀州常山國，在今河北靈壽縣西北十里。⑧⑨偏

將軍與中堅將軍俱係雜號，偏爲偏師之意；古者車戰，以兵車二十五乘爲「偏」。⑩曹操初爲丞

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爲中領軍，及文帝受禪，始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

三營。⑪護軍主武官選，隸將軍幕府。征南護軍、征南將軍之護軍也。⑫都督諸州軍事，魏文帝黃

初三年始置，或領刺史。初，獻帝興平元年，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乃詔以

陳留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典治之。是爲雍州之始。建安十八年，并十四州復爲九州，省司隸校尉及涼

州郡國以并於雍州。已見前武紀注。及魏初，雍、涼並建。雍州領京兆等十郡，治長安；涼州領金城等八

郡，治姑臧（今甘肅武威縣）。此云雍、涼州諸軍事，蓋合兩州言之耳。⑬東鄉，西漢沛郡屬縣，約在

今安徽北境。

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黃初二年，①還京都，②以真爲

上軍大將軍，^①都督中外諸軍事，^②假節鉞，與夏侯尚、^③等征孫權，擊牛渚屯，^④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⑤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宣王等受遺詔輔政。明年^⑥即位，進封邵陵侯，^⑦遷大將軍。

○黃初文帝年號；三年歲次壬寅，當西元二二二年。

○京都洛陽也。

○通典曰：『魏黃初中始有

上大將軍，以曹真爲之。吳亦以陸遜爲上大將軍。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爲武散官，不理事。』據此，上大將軍似即上大將軍也。

○都督中外諸軍事於義，全國軍隊無所不統，絕似近

世各國之大元帥。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曹操死於洛陽，尚持喪還鄴，

封平陵亭侯。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後遷征南大

將軍。黃初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六年，疾篤還都。卒諡『悼』。傳在三國志卷九，次曹真傳後。

○牛渚

屯即今安徽當塗縣東北之采石磯。此處恐誤書。蓋當時魏師分三路，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浦，曹仁

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江陵），真不得至采石也。通鑑：『黃初四年春正月，曹真使

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江陵城外江中洲渚也。）』或即以此牽誤耳。

○諸給事中曰

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爲之，掌左右顧問。見太平御覽。

引漢儀注。②明年係明帝之誤。古者嗣君繼統，多於當年卽位，明年改元。有當年卽廢先君年號而

別建新元者，人每譏之；其虛懸大位至明年始踐阼者，則於理不可通，殊眊其例也。況明帝確於黃初

七年卽位，明年始改太和元年乎！③三國時，魏郡縣無名邵陵者，當係召陵之誤。召陵爲汝南郡屬

縣，在今河南鄆城縣東三十五里。眞父名邵，當時方欲『以孝治天下』，亦必不至直犯臣下之親諱

也。

諸葛亮①圍祁山，②南安、天水，③安定二郡反應亮。帝遣眞督諸軍軍鄆，遣

張郃擊亮將馬謖，④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⑤眞進軍圍之。條

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二郡皆平。

①諸葛亮詳後本傳。②祁山當西漢水上游，在今甘肅禮縣東。③天水郡卽漢涼州漢陽郡，亦治

冀縣，屬雍州。其地已見前武紀注。④馬謖字幼常，宜城人，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亮

征南中，用謖計，赦孟獲以服南方，謖遂爲越巂太守。後亮軍出祁山，拔謖統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

爲郃所破。軍還，下獄死。事蹟附見三國志卷三十九（蜀書九）其兄馬良傳。⑤月支城不詳，約在

今甘肅東北部。

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出必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①四年[△]太和四年（二三〇）庚戌歲也。②俱已見前武紀注。

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宣王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詔真還軍。

①泝[△]同溯，逆流而上也。時司馬懿由西城向南鄭，故曰泝。②漢水亦稱東漢水，入江大川也。源出陝

西寧羌縣北嶓冢山，初名漾水。東南經沔縣爲沔水，受沮水。東流經褒城，受褒水，始爲漢水。東經南鄭，城固、洋縣，又東南經西鄉，受牧馬河。東入石泉，又東南經漢陰、紫陽，東流折東北經安康、洵陽，受洵河。

東南經白河，又東入湖北鄖縣，受堵水。東南經均縣，受均水。又東南經光化、穀城、襄陽，折東北，受清水。又東南經宜城、鍾祥、京山至潛江，分津右出爲東荆河。（自潛江、監利南流，折東經沔陽，又東北至漢陽爲沌水，亦入大江。）又東經天門、沔陽，折東北，至漢川，受澗水、澧水。又東南，由漢陽入於江。③武威遠在西北，軍事上決無如此繞越者。通鑑注云：『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按建威城在今甘肅西和縣東北，與武都同位西漢水上游，既不背當時軍略，其懸揣似不誤也。④棧道閣木爲路也。

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①篤晏平久要之分，②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戶。』

①叔向卽春秋晉國羊舌肸，孔子稱之有叔向撫孤之仁，言真撫孤之誠有類於叔向之仁也。②晏平卽春秋齊國晏平仲（嬰），節儉力行，名顯諸侯。篤晏平久要之分，言真久要不忘之操守有類於晏平仲之篤信也。

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

○班賜，分給也。

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諡曰「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悉封真五子羲、訓、則、彥、皚皆爲列侯。」

○二祖指曹操、曹丕，當時稱太祖、武皇帝、世祖、文皇帝。

○白屋之士，無位之白丁也，卽俗所謂「白衣人」。

○易謙卦：「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勞謙其德語本此。

初，文帝分真邑二百戶封真弟彬爲列侯。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

○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卽位，爲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

○東宮太子所居在東宮謂在太子時也。

○武衛將軍主禁旅，魏文帝所置。見通典。

○有殊異於尋常也。

帝寢疾，乃引爽入臥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太尉司馬宣王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宣王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弟羲爲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彥散騎常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

○齊王名芳，字蘭卿，明帝養子，莫知所由來，或云任城王楷（彰子）之子也。青龍三年（二三五）

八月，立爲齊王。景初三年（二三九）正月，明帝殂，王卽位。明年，改元正始；至十年四月，又改元嘉平。嘉平六年（二五四）十月，司馬師廢之，歸藩於齊。自庚申至甲戌，在位凡十五年。及晉受禪，改封邵陵縣公。泰始十年（二七四）殂，諡曰『厲』。○武安侯食武安縣，地見前武紀注。○丁謐字彥

靖，爲人沈毅有才略。明帝時曾收繫鄴獄，旋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謚爲散騎常侍，遂轉尙書司馬。懿深恨之。見表注引魏略。

④太傅位上公，掌以善道，無常職，幾於虛銜。不

常置。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爲之。

⑤文獻通考曰：『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張酺侍靈帝，以楊

賜有重名，舉賜侍講於華光殿中。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十三年（七二五），始置集賢院侍講學士。』據是，則當時曹彥以散騎常侍在左右親侍耳，非官職也。⑥禁闈宮禁之門也。

南陽何晏，①鄧颺，②李勝，③沛國丁謐，東平畢軌，④咸有聲名，進趣⑤於時，

明帝以其浮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攻，乃復進叙，任爲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宣王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⑥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⑦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⑧因山爲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⑨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乃引軍還。

○何晏字平叔，見竈於曹操。正始初，曲合於曹爽，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主得賜爵爲列侯。及爲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見裴注引魏略。○鄧颺字玄茂，鄧禹後也。明

帝時，爲尚書郎，除洛陽令，入兼中書郎。正始初，出爲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見魏略。

○李勝字公昭，與曹爽善。爽輔政，勝爲洛陽令。夏侯玄爲征西將軍，以勝爲長史。玄亦宿與勝厚。由是

司馬懿不悅。後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爲尹歲餘，遷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爽敗，遂同罹禍滅。亦見

魏略。○畢軌字昭先。明帝在東宮，軌在文學中。黃初末，出爲長史。明帝卽位，入爲黃門郎。遷并州刺

史。正始中，入爲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隸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爽，多見從。亦見魏略。○趣通

趨。○正始五年歲次甲子，當西元二四四年。○略谷在陝西整屋縣西南，與斜谷、子午谷同爲著

名隘道。谷長四百二十里。明時，巡司不能禁盜，遂塞之。○賊指蜀漢，當時官書互斥敵爲賊，故云然。

○楊偉字世英，馮翊人。明帝治宮室，偉諫曰：『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辜及

亡人，傷孝子心，不可以爲後世之法則。』見裴注引世語。

初，爽以宣王年德並高，恆○父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

爽以權重不宜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爲尙書，晏典選舉，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諸事希^①復由^②宣王。宣王遂稱疾避爽。

○恆常也。○父事之事之若父行也。○希稀同，少也。○由經也。

晏等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爲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③莫敢忤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④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法，^⑤使主者^⑥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

○野王^{△△}魏司州野王郡首縣，今河南沁陽縣治。○因緣求欲^{△△△△}勾結以求麗欲也。○望風^{△△}揣摩奉承

也。○忤旨^{△△}逆意也。○不平^{△△}嫌隙也。○深文^{△△△△}致法曲解律文以陷之於刑罰也。○主者^{△△}經辦之

人；後世所謂該管衙門是也。

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翫，充物。○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④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伎樂。○詐作詔

書發才人五十七人，漢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技，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泣而起。

○擬比也。乘輿指天子。擬於乘輿，謂其僭越上比天子也。○尙方內廷典守御器物之官署也。

充物充滿也。物音刃（口ㄣ）。○才人女官，位次妃嬪。○將取也。吏師供職太樂署之人。工鼓吹，

善於彈奏也。良家子女，指選入太樂署應差者。伎樂猶後世之戲班也。全句意義，蓋謂括取太樂署中

藝術高妙之服役子女，以爲戲班也。○鄴臺，泛指鄴中三臺也。○婕妤女官，位次昭儀。○教習

爲技，謂教令習技也。○太樂，卽太樂署，爲後世教坊所本。○窟室，猶言洞房，幽深之屋宇也。通鑑

註以爲掘地爲室，似嫌曲解。○綺疏，四周謂周圍俱施紗障，俾內外通明也。通鑑注以爲鏤爲綺文

乃承掘窟而言，亦不可通。○託戒諸弟，託言勸戒諸弟，其實諷爽也。

宣王密爲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爲荊州刺史，往詣宣王，宣王稱疾困篤，示

以羸形。○勝不能覺，謂之信然。○

○九年[△]正始九年（二四八）戊辰也。

○羸[△]音雷，疲弱也。示以羸形，謂故作憊狀以示人也。通鑑：

「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勝南陽人，故謂荊州爲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凡此皆懿詐作病狀也。』○通鑑：『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此卽所謂『勝不能覺，謂之信然』也。

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爲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

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①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②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③看察至尊，候伺神器，^④離間二宮，^⑤傷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⑥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⑦呂霍早斷，^⑧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大尉臣濟，^⑨尙書令臣孚，^⑩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⑪皇太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俟就第，^⑫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⑬』

①十年（正始十年（二四九）己巳也。是年四月改稱嘉平元年，司馬氏專政之表示顯然矣。②高

平陵明帝葬所，在洛南陽山之阿，去洛城九十里。③爽兄弟先是數俱出游，桓範謂曰：「摠萬機，典

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由此不復並行。至是乃盡出也。見裴

注引世語。

④司馬懿雖稱疾，先置其子於要地，以師爲中護軍，昭爲散騎常侍，密謀除爽。及爽兄弟

俱出，乃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

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見通鑑。⑤奏爽，謂奏陳爽之罪狀也。⑥黃門令屬少府，秩六百

石，主禁門，以中人爲之。⑦槃與盤通。牙當作互，古互字。槃互，謂盤據糾結也。⑧專共交關，謂專供

交通關節，伺察人主動靜也。⑨神器，帝位也。候伺，窺竊之意。⑩二宮，指太后與帝也。⑪朽邁，謂

年老衰朽，日月已過也。敢忘往言，其語氣爲「豈敢忘往言邪！」即不敢忘前言也。⑫謂趙高肆志

極意而秦以滅亡也。⑬呂霍早斷，謂文帝誅諸呂與宣帝誅霍氏也。⑭太尉臣濟，蔣濟也。濟字子

通，楚國平阿人。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齊王卽位，進爵昌陵亭侯。曹爽敗，進封都鄉侯。卒諡「景」。三國

志卷十四有蔣濟傳。⑮尙書令已見前董卓傳注「尙書僕射」條。臣孚，則懿之弟也。孚字叔達，晉

受禪，封安平王。卒諡「獻」。晉書卷三十七有安平獻王孚傳。⑯永寧宮，太后所居。⑰以侯就第，

謂罷兵歸第，以列侯閒住也。⑱伺察非常，警備動亂也。

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
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劔戟，略將門候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
不能用範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
羲曰：『當今日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尙欲望活，○今卿與
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尙書陳泰○說爽
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免爽兄弟，
以侯還第。○

○不通，留閣不敢上遞也。

○爽得懿奏，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

千人以爲衛。見裴注引干寶晉記。注中『屯田』誤引作『屯甲』。○大司農九卿之一，掌諸錢穀

金帛，酌劑盈虛，取相給足，猶今之財政部長。桓範字元則，世爲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爲羽林

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爲中領軍尙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使持節都督清徐

諸軍事，治下邳。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免還爲兗州刺史。後轉冀州牧，稱疾不赴。正始中，拜大司農。範

前在臺閣，號爲曉事。及爲司農，又以清省稱。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不甚親也。見裴注引魏略。

④司馬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

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聞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步行不及，避於路側。範遂南見爽，亦

見魏略。略將猶言拐帶，誘使同行也。門候守門之官。

⑤桓範出赴爽，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

曰：「範則智矣，驚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見裴注引干寶晉記。據此，則料爽不能用範計者非懿，

乃濟也。⑥猶豫，狐疑狀。未決不能定計也。

⑦重再，再三也。

⑧持質（讀如致）劫質也，猶今所謂

「綁票」。望活，冀得挾以取給生活也。

⑨桓範說爽不見從，乃謂爽弟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

何爲邪！」又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

自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初夜也）至五鼓，爽乃

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

滅也。』見通鑑。

①陳泰字玄伯，潁川許昌人，羣之子也。累遷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徵

爲尚書右僕射。高貴鄉公被弑，泰枕屍於股，號哭盡哀。遂嘔血而卒，謚『穆』。事蹟附三國志卷二十

二陳羣傳。

②懿閉城拒爽，使許允、陳泰往說，謂宜早自歸罪。蔣濟亦與書達懿旨。又使爽所信殿中

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見裴注引世語。

③爽決歸罪，乃請從駕羣臣曰：

『我度太傅意，亦不過欲令我兄弟向己也。我獨有以不合於遠近耳。』遂通懿奏，進謂帝曰：『陛下

作詔免臣官，報皇太后令。』乃罷兵。見魏略。④爽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

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

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

初，張當私以所擇才人張何等與爽，疑其有姦，收當治罪。①當陳②爽與晏

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③三月中欲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

爲『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④世蒙殊寵，親受先帝握手遺

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

爲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

①司馬懿故欲殺爽，乃借張當爲引子，收獄治罪以下獄，辭視爲造作，必非苛論。②陳招供也。

③須待也。④春秋：『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公羊傳：『……公子牙……曷爲與親

弑者同？君親無將而誅焉……』師古注云：『將，有其意也。』是援春秋誅心之義以殺爽也。⑤

支屬旁系之親族也。

嘉平①中，紹②功臣世，封真族孫熙爲新昌③亭侯，邑三百戶，以奉真後。

①嘉平，齊王第二年號，司馬懿殺爽後改。已見前。②紹，續也；繼繩也。③漢魏間之新昌縣，遠在遼

東，似非此。疑卽今河北新城縣東三十里之故晉新昌縣也。

好老、莊言，①作道德論②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爲太祖夫人。晏長於宮省，又尙③公主，少以才秀知名。

○晏公主曰尙尊帝王之女，不敢言娶，故以「尙」稱之。蓋入侍進御之意也。○何晏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彘子）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玄）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師）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己也。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見通鑑及裴引魏氏春秋。○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卷四著有何晏老子道德論二卷，講疏四卷。又轉引管輅別傳云：「管輅曰：『何平叔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僞。』裴徽曰：『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是當時頗風行也。今已佚。

荀彧 子憚 孫越 震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爽司空。彧年少時，南陽何顥異之，曰：『王佐才也！』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

○潁陰縣即今河南許昌縣治。

○朗陵，西漢縣，東漢爲侯國，屬汝南郡，在今河南確山縣西南三十

五里。荀淑時朗陵既非縣治，則令字必係誤書。按裴注所引續漢書及張璠漢紀正作淑爲朗陵侯相也。○順、桓、順帝、桓帝也。桓帝已見前董卓傳注。順帝名保，安帝子。建元五：永建、陽嘉、永和、漢嘉、建康。

自丙寅至甲申（一二六一—一四四）在位凡十九年。○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以賢良

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冀）出補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卒於官。後漢書卷九十二有荀淑傳。

○淑有子八人：儉、緄、翬、詵、爽、爽、俱有聲於時，號爲荀氏八龍。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因署其里爲高陽里。見裴引張璠漢紀。○王佐才謂有輔佐興王之才也。○

永漢獻帝初立時年號，旋改初平。元年即中平六年（一八九）己巳歲也。④守宮令掌御紙筆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見通典。

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⑤猶豫會冀州牧同郡。⑥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馮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馮以上賓之禮。馮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馮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④馮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⑤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

①兵衝，兵事衝要之地，居民最易受禍者也。

②懷土，留戀鄉土也。

③同郡，指與馮同郡，潁川人也。

下同。

④初平二年當西元一九一年，辛未歲也。

⑤子房，漢初留侯張良之字，此喻喜得賢佐，猶漢

高之遇張良也。

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馮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

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

○陵欺壓也。

○見被也；受也。

○明年指初平三年（一九二）壬申歲也。

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郵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

○興平元年當西元一九四年歲次甲戌。○時曹操駐鄆城，任彘留守，令其留守鄆城之大本營也。

○曹操時領兗州，故稱使君。○兗州諸城，兗州各屬之城邑也。○帥同率，督領也。○一州鎮

一州之重心，猶柱石也。○分非素結，言其交友之分非夙有結託之厚誼也。○怒而成計，意謂激

之適使速合也。

一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彘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

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④彼懲⑤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以⑥收麥，必堅壁清野⑦，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⑧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⑨兗州遂平。

①首事創始舉事也。

②河濟謂河、濟之間，兗州之域也。禹貢兗州孔安國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濟水亦稱沈水，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東南流，爲豬龍河，入黃河。其故道本過黃河而南，東流至山東，與黃河平行入海，故與江、河、淮並稱『四瀆』。今下游爲黃河、大清河、小清河所占，其迹已湮，惟河北發源處尙存耳。

③④以俱通已。詳前注武帝紀『已通以』條。

⑤⑥約食畜穀節糧儲粟也。

⑦南結揚州，謂與劉繇合縱也。

⑧淮泗指淮水、泗水之域，謂壽春一帶也。

⑨衛謂濮陽縣。杜預曰：

『濮陽，古衛地。』

⑩陶謙雖死，劉備方繼有其地，故曰徐州未易亡也。

⑪懲鑑也，戒也。

⑫堅壁

清野謂清除郊野，盡收生事之具入城，堅壘深池以拒守也。⑤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讎，必不心服，即使擊破其兵，猶不能實有其地也。⑥布敗走奔劉備，事見前武紀。

建安元年，①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②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③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④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⑤義士有存本之思，⑥百姓感舊而增哀誠，⑦因此時奉主以從民望，大順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⑨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⑩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⑪焉。

①建安元年歲次丙子，當西元一九六年。

②縞素，喪服也。爲義帝縞素，爲義帝發喪持服也。

③播

越遷流不得安居也。④蒙險冒險也。⑤軫，車之通稱。旋軫迴轅也。⑥存本之思，思存王室之本

根也。⑦哀誠悲憫之誠也。⑧大略，大規模之計畫也。⑨不時定，不及此時而定計也。⑩彧折

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以某

為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見裴引

典略。⑪籌，謀算也；規畫也。

太祖問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①策謀

士，進戲志才。②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③

為揚州，韋康④為涼州，後敗亡。

①言言及也。②戲志才，潁川人，早卒。戲氏云出處戲氏。一說以地為氏，新豐有戲亭。③嚴象，字文

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

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見三輔決錄。④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為涼州牧，徵為太

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被殺。亦見三輔決錄。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怪○，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疆，其何能爲！』太祖悅。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

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⑦以西事，^⑧則公無憂矣。』

① 河朔，河北也。

② 則作『於是』解。

③ 任用也。

④ 度量器量也。

⑤ 好言而飾外曰好問。

⑥ 慄

同吝，鄙也；慄也。

⑦ 屬託也。

⑧ 西事謂關西之事。

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①審配專^②而無謀，逢紀果^③而自用。』^④此二人^⑤留知後事，^⑥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

① 克勝也。

② 不治不自檢束也。

③ 專擅權也。

④ 果決也；執拗之謂。

⑤ 自用自信而擅作主張

也。
⊗此二人指審配與逢紀。

⊕留知後事，留守本營，料理後方事務也。

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

⊖引誘也。

⊖奇奇計也。

⊖住，止也。

⊖授首，被殺也，謂予人以首。

⊖策料度也。

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

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

○就穀，謂移兵就食，「因糧」是也。○安民，安民亭也。亭在東平國壽張縣西界濟水之東。北對安

民山，故名。

○餘燼，薪餘之火，以喻殘衆。

○承因也。出人後謂襲我後方也。

○河東，泛指并州，非

僅河東郡也。

○關右，卽關西，關中地也。

○通鑑注引九域志：「鄭州有萬歲亭，彧所封也。」

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尙，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爲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爲非，則袁尙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

①動心生心動亂也。

②閉關之計拒險自守以圖關中之獨立也。

③以次逐一之謂。

④轉相脅

展轉相誘脅也。

⑤舊京指洛陽，時獻帝依曹都許，故云修復。

⑥責貢不入，以不修貢職爲罪狀也。

⑦寢止也；罷也。

是時荀攸常爲謀主，彧兄衍①以監軍校尉②守鄴，都督河北事。③太祖之

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④，盡誅之。以功封列侯。太祖以女妻彧長

子惲⑤，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⑥，節儉，祿賜⑦散之。宗族知舊⑧，

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戶，合二千戶。

①衍字休若，彧三兄也。見裴引零陵先賢傳。

②監軍校尉，校尉之監察軍紀者。

③都督河北事，都

督河北諸軍事之省稱也。

④逆覺，豫知也。

⑤惲字長倩。見裴引荀氏家傳。

⑥沖虛也；和也；深也。

⑦祿賜，俸祿及賜與所入也。

⑧知舊，知交及舊識也。

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①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

出宛、葉，而問行輕進，②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

計。表子琮以州逆降。③

①華夏指中原，謂冀州也。

②問行輕進，由間道行軍，以輕兵進取也。

③逆降，迎降也。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①以彰②殊勳，③密以諮④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⑤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⑥于譙，因輒留彧，⑦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⑧時年五十，諡曰『敬』。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

①九錫已見武紀注。備物，著之典策，其實物以錫之也。

②彰，著也；顯也。

③殊勳，非常之功也。

④

⑤諮，詢也；商也。

⑥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見禮記。

⑦勞軍，慰勞軍士也。

⑧操

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臣今當濟

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重臣，

德洽華夏，旣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彧，依以爲

重。』見後漢書彧傳。④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然則所謂憂薨，實操逼之使自殺耳。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①文帝曲禮事彧。②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魁，冀以外甥故，③猶寵待。惲弟俛，④御史中丞；⑤俛弟詵，⑥大將軍從事中郎；⑦皆知名，早卒。詵弟顛，⑧咸熙中⑨爲司空。惲子魁嗣爲散騎常侍，進爵廣陽侯，⑩年三十薨，子頽⑪嗣。冀官至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⑫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⑬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⑭冀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⑮

①並有擬論，謂丕、植兄弟當時並有擬嗣操位之論也。②不欲藉彧自重，故屈節卑禮以待彧，所謂

『曲事』也。③魁音含（尸弓），冀音翼（一），其字並不詳。魁、冀之母即安陽公主，故於文帝爲

外甥。④俛字叔倩，見荀氏家傳。⑤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

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見通典。④詵字曼倩，亦見荀氏家傳。⑤從

事^{△△△}中郎秩六百石，位次長史、司馬。⑥顗字景倩，博學洽聞，意思慎密。見裴引晉陽秋。⑦咸熙魏元

帝第二年號，起甲申五月，迄乙酉十二月。當西元二六四年至二六六年。⑧廣陽縣屬廣陽郡，在今

河北良鄉縣北。廣陽鄉侯，食廣陽某鄉之侯也。⑨顗字溫伯，爲羽林右監，早卒。見荀氏家傳。⑩愷

字不詳，位至征西大將軍，與兄儋弟悝俱知名。見裴注。⑪司馬景王文王懿子師，昭也。師字子元，廢

魏帝芳歸齊藩，別立高貴鄉公髦爲帝。昭字子上，弑帝髦而立元帝奂，進封晉王。昭子炎受魏禪，追諡

師爲景帝，昭爲文帝。史臣不稱名而稱景王、文王者，視懿稱宣王例也。⑫開建五等復建公、侯、伯、子、

男五等爵也。⑬南頓子食采南頓。南頓，汝南郡屬縣也，在今河南項城縣北五十里。

鍾繇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①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②令。以疾去，辟三府爲廷尉正，^③黃門侍郎。^④

^①長社縣在今河南長葛縣西。

^②陽陵司隸京兆尹屬縣，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四十里。

^③廷尉正

卽唐大理正。與廷尉監、廷尉平並稱「廷尉之官。」見通典。

^④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

常員。郊廟則一人執盃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內，故曰黃門侍郎。亦見通典。

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① 傕、汜等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② 議留太

祖使，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又聞其說催、汜益虛心。

①曹操既領兗州，遣從事王必致命於天子。見裴引世語。②至實真正實情也。③款誠心也。④

副稱也；答也。望屬望也。⑤稱稱道也。⑥虛心虛己以延攬之心也。

後催脇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

①興平二年六月，侍中楊琦、黃門侍郎丁冲、鍾繇、尚書左丞魯充、尚書郎韓斌與催將楊奉、軍吏楊帛謀共殺催。會催以他事誅帛，奉將所領歸汜。見袁宏後漢紀。②自楊奉離催，催勢大衰，其後獻帝卒

以楊奉之力得以東出。故云繇有力焉。③東武亭侯，食東武縣屬亭之侯也。東武原隸徐州琅邪國，

卽今山東諸城縣治。時已爲陽城郡治矣。

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

乃表繇以待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遂各遣子入侍。

○守護視也。引申其誼，凡主管其事亦曰守，猶後世之「護理」「署理」。此則引伸誼也。○不拘科制，不以科條常制自拘也。○陳敷說也；羅列各端，譬喻而比較之也。

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亦適當爾，謂繇之勳亦與蕭何足食成軍相當也。

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尙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

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⑤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⑥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④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爲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建安七年秋七月，袁尙遣郭援、高幹與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南單于呼廚泉遂作亂於平陽。平陽係河東郡屬縣，在今山西臨汾縣西。時爲呼廚泉所居。○援、幹發動時，遣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

兵。騰等陰許之，見通鑑。

③復讀如弼，很戾也；意氣自用，故與人乖異也。

④易，易視也。

⑤張既字

德容，馮翊高陵人也。魏初爲京兆尹，出爲雍州刺史。後遷涼州，封西鄉侯。卒諡『肅』。⑥鍾繇圍平

陽，未拔而援救至。繇使新豐令張既說馬騰爲言利害。騰疑未決，傳幹說之，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

與繇會，見通鑑。

是說騰出兵者乃傳幹也。

⑦張既傳在三國志卷十五。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

○資，給也。得以爲資，得以取給也。

○初，隗囂嘗置軍師。至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見通典。前軍師或

卽四師官之一耳。別詳前武帝紀注『軍師祭酒』條。

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①賜絲五熟釜，^②爲之銘，^③曰『於赫有魏，^④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⑤心膂。^⑥靖恭夙夜，匪遑安處。』^⑦百寮師師，楷茲度矩。』

① 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見詩疏。

② 五熟釜，釜具多格，可以同時烹調五味者也。鍾繇

爲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鍾繇書爲作銘，（銘辭已全採入傳中。）勒之釜口。

見表引魏略。

③ 銘者，爲文字以刻於器。或以自警，或稱述功德，使可稱名永久不忘也。故引申其誼，

凡誌之不忘皆曰『銘』。銘辭古多刻於鐘鼎及日用之器，秦漢後或刻於碑。

④ 於赫，美辭。赫明也。

有魏之『有』與於赫之『於』同爲語助辭，無他義。古籍及古文辭常稱之有唐、有虞、有夏、有周、有

仍、有莘……，卽有魏之例所自昉。故延至近日，仿古作家仍以有清稱亡清也。

⑤ 幹任也；膂也。

心膂，謂心與脊骨也，在人體中皆爲極要部分，故以喻親信之人。書：『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⑦ 靖恭，守位盡職也。夙夜，朝夕也。匪遑安處，不暇寧居也。⑧ 百寮卽百官。寮僚通。師師，謂相師法也。

百餘師師亦見書。

⑨楷準則也；模範也。度矩法度規矩也。

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①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②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③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④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①魏諷謀反罷鍾繇事，已見前武紀。

②崇高疑卽密高，在今河南登封縣境，西漢潁川之屬縣也。時

密高已廢，或卽以爲列侯所食之鄉耶？

③平陽已見前。轉封平陽，謂轉食平陽之屬鄉也。

④華歆

王朗俱已見前文紀注。

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①就坐。②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③

①定陵潁川屬縣，在今河南舞陽縣北十五里。

②昇音余（尸），共舉也，卽扛抬之謂。虎賁昇上殿

由虎賁之士抬之登殿也。

③就坐設座使坐也。

④故事舊例也。

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

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答。⊕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

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④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⑤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⑥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爲

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⑦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⑧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⑨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⑩外無以刑易欽^⑪駭耳之聲。

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平議平心協議也。又議之使得平也。

⊖宮割卽腐刑，去勢也。死刑可宮割者謂死囚之較可輕減。

者可否以宮刑代之也。

⊖肉刑墨、劓、剕、宮之刑也，詳見下注⑤。

④太和中當西元二二七年至二

三三年，蓋明帝之初元也。

⑤革更也；除也。孝文革法謂漢文帝詔除肉刑也。

⑥斬趾可以禁惡謂

以斬趾之刑代死刑，亦足以禁人犯罪也。故其意深足念惜耳。

⑦入死之無辜謂罪當斬趾等刑者

每因肉刑已廢，無所比附，乃失入而陷於死辟也。是無辜入死，彌復可恨矣。

⑧大辟死刑也。出本當

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謂將失入死刑之斬右趾犯仍復本刑執行也。

⑨皇帝清問下民鰥

寡有辭于苗。」

出書呂刑，孔傳云：「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

⑩蔽獄，決獄也。

⑪面

三槐，三公位焉。」

「左九棘，卿侯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俱出周禮。蓋外朝所樹

之木以識羣臣位次者，後世遂以三槐九棘況三公九卿。

⑫棄市大辟也。古者刑人於市，示與衆共

棄之意，故戮重囚曰「棄市。」

⑬黥卽墨，刺面也。劓音刈（一），割鼻也。左趾斬左趾之刑，卽剕也。

宮刑卽宮割，已見注①。

⑭髡音坤（ㄎㄨㄣ），髻髮也。笞音癡（ㄔㄟ），捶擊也。漢魏之際，笞刑三等：

三百，二百，一百。髡則『髡鉗』爲『城旦舂』——髡其髮，鐵鉗其頸，罰作苦工，令晝伺寇，夜築城，暇則舂米以給軍。⑤姦非也；罪也。能有姦，能犯罪之謂。⑥任能也。⑦張蒼，陽武人。秦時爲御史。後

歸漢，封北平侯。精通律曆，明習圖書計籍。蕭何爲相，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十四年。遷御

史大夫。孝文初爲丞相，後謝病免。卒諡『文』。史記卷九十六及漢書卷四十二俱有張蒼傳。⑧濟

救度也。⑨堯舜其猶病諸，朱注以爲有意求仁，愈求愈遠，雖聖如堯舜，其心猶病未足也。⑩罪次

減等科刑也。⑪問音問也；信息也。⑫髡別疑係髡刑之誤。通鑑正作『髡刑』。注云：『魏制，髡刑

居作五歲。』與下文『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意合。⑬訾量也；限也。不訾之恩，無量之惠

也。⑭欽讀如弟，或讀如大，鉗也，古刑法之一。（在頸曰鉗，在足曰欽。）以刑易欽，謂以斬趾之刑

代鉗足之欽刑也。

太和四年，①絲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侯』。子毓②嗣。初，文帝分毓戶邑，

封絲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①太和四年當西元二二〇年，歲次庚戌。②毓字稚叔，原有傳附絲傳後。今刪，故目亦不著其名也。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尙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

○諡法：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植諡蓋取第四義也，此觀於身後。卹詔而可知者。

○倩，請託也。

○簡易，簡單平易也。不治威儀，卽俗所謂『不擺架子』也。

○

難詰難問詢問也。

○建安十六年歲次辛卯，西元二一一年也。

○臨菑，齊國屬縣，青州刺史治也。

今山東臨淄縣治。可參看前武紀注『青州』『齊國』各條。

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

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此時指爲頓丘令時，正作「彼時」解也。○無悔於今，謂於今追思彼時所爲，竟無悔惜失度處也。

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爲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遂定爲嗣。

○丁儀、丁廙、楊脩並詳下王粲傳。○羽翼，翊贊也；扶持也；黨護也。○狐疑，惑而不決如狐之善疑也。○彫，彫飾；勵，奮勵也。○御之以術，謂不以種種手段對付其弟植也。下云「矯情自飾」，遂以

干譽而定嗣，卽術之一端用以成志者。

一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

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

④也，於是以罪誅脩。⑤植益內不自安。

①馳道車馬通道也。此指宮中蹕道。

②司馬門洛陽南宮南嚮之左闕門也。（據汪士鐸水經注圖）

此處所云，當指鄴城。是司馬門即禁闕，初不限某處矣。

③公車令即公車司馬令，秩六百石，屬衛尉。

卿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主之。有丞尉各一人，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

主闕門兵禁，戒非常。見百官志。

④科禁，設爲科條而嚴禁之也。

⑤終始之變，慮不能保全，始終之

謂，蓋身後絕續之頃之變亂也。

⑥楊脩係袁術之甥，故云。

⑦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立

曹植爲魏嗣。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納）朝歌長吳質與之謀。脩以白操，操未及推驗，丕懼，

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

（指開門私出事）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十餘

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操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教，

交關諸侯，收殺之。見通鑑。

一十四年，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

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征虜將軍，雜號將軍也。

○裴注引魏氏春秋：「植將行，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

命，故王怒也。」

文帝卽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

○并其男口并男口誅之，絕其世也。

○就國出京分赴藩邑也。

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

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爲鄆城王，邑二千五百

戶。四年，徙封雍丘王。

○黃初二年當西元二二一年，歲次辛丑。

○時禁切藩侯，使謁者監其國。故稱監國謁者謁者之職。

已見前董卓傳注「謁者僕射」條。

○希指，迎合意旨也。

○裴引魏書載文帝詔曰：「植，朕之同

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況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因卽貶爵爲安鄉侯。安鄉本西

漢侯國，時已廢，城在毋極縣東南。毋極，今河北無極縣也。按灌均奏植及貶植事，通鑑俱載在文帝初

卽王位時，丁儀兄弟卽因而被誅者，與此所記不同，且相差一年也。

其年朝京都，上疏曰：

臣自抱釁^①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②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③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④無禮遄死^⑤之義，形影相弔，五情^⑥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⑦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⑧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⑨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⑩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⑪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⑫不圖聖詔，猥垂齒召。^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⑭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反仄。^⑮謹拜表獻詩二篇。

其辭曰：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①玄化滂流，②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③方周于魯。④車服有輝，旗章有敍。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墜。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紐。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充邑，于河之濱。⑤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冀方。⑥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⑦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⑧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⑨逝慚陵墓，存愧闕廷。⑩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⑪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⑫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龍。⑬

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⑤

又曰：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⑥秣馬脂車。⑦命彼掌徒，⑧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⑨原隰，祁祁⑩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⑪望城不過，面邑匪游。⑫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⑬流風翼衡，輕雲承蓋。⑭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濟，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駟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⑮無廢聲。爰暨帝室，稅⑯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醒。⑰

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

① 覺罪也。② 晝分日中；夜分夜半也。③ 重再也；屢也。④ 相鼠詩，鄘風篇名。⑤ 相鼠三章，章四

句。末章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⑥ 五情猶言『五中』、『五內』，內心也。

⑦ 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見大戴禮。⑧ 胡顏之譏，卽上『胡不遄死』之義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謂『何顏而不速死也。』⑨ 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

輪困，是謂慶雲。見史記。不別荆棘云者。蓋言慶雲之施，不因其荆棘（非嘉木）而不加惠澤也。⑩

鳴鳩。詩曹風篇名，四章，章六句。其首章二句云：『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鳴鳩之養其子，旦從

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⑪ 絕朝，斷其朝請也。⑫ 心離志絕，謂斷念絕望。自分，自度也；自甘

也。黃耆，老耄之稱。珪與圭同，諸侯所執以朝王者。⑬ 猥猶曲也。齒齒錄也。⑭ 鞶鞞，天子之車，故以

鞶鞞之下喻京城。⑮ 反仄，卽反側，輾轉戀念之狀。⑯ 九士，喻九州，披攘則驅除開拓之意也。⑰

玄道也。玄化，道德之化也。滂流，喻化行之廣溥也。⑱ 青土，卽青州。禹貢：『海岱惟青州……海濱廣

斥。』故云奄有海濱，奄大也。此蓋指初封臨菑侯事。⑲ 方周干魯之『干』，實爲『于』字。詩魯頌

闕宮：『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指成王之封伯禽。臨菑之封，亦猶是耳，故曰『方』。

方比況也。①此指鄆城，蓋兗州之邑，正在河濱也。②此指貶爵安鄉侯事。植改封鄆城，行至延津。

奉貶安鄉之命，故云「焚燹僕夫于彼冀方」也。冀方即冀州，安鄉所在。焚燹，狐獨貌。僕夫，況降尊即

卑也。据此，則植貶爵安鄉當在改封鄆城之前。傳文言改封在後，似誤。③要即腰本字，此處作動詞

用，蓋謂腰圍朱紱也。④王爵是加指進封鄆城王。觀上「恩不遺物」及「玄冕」「朱紱」語，則

必先蒙恩得還本國，至此乃進爵也。⑤嬰繞也。見說文。⑥逝，慙陵墓存愧闕廷謂死則慙見先帝，

生則愧對今皇也。⑦沒齒終身也；盡年也。足以沒齒謂雖沒齒而無怨言也。⑧淮南子：「上際九

天，下契黃墟。」高誘注：「泉下有墟山。」是黃墟指泉下，抱罪黃墟則身後猶負罪矣。⑨豪釐即毫

釐，數量之微末者。⑩照微察及幽隱也。⑪星陳夙駕，謂星夜束裝，待曉便發也。⑫秣馬，令馬上

料使飽；脂車，以油膏塗輪軸使滑潤易轉也。⑬掌徒，掌供應之徒衆也。⑭芒芒，通莽莽，廣漠也。

⑮邠邠，多貌。⑯膠木，重柯下垂，糾結成蔭之木也。此四句，言雖有美蔭（重陰）而不敢息，雖可就

食而不暇食也。⑰望城，不過而邑，匪游謂過征不遑，望城市而不入，臨都邑而弗游也。⑱藹藹，盛

貌。灑，即漂，飛盪也。⑲翼扶也。衡車前之橫木。蓋車蓋也。甘泉賦有「風縱縱而扶轄」句，楚辭有「雲

霏霏而承宇』句，茲所云，語蓋本此。④鸞謂車上之鸞鈴。⑤稅委也；卸也。故息車曰『稅駕。』

此稅，卽稅駕意也。⑥憂心如醒亦見詩。醒病酒也，池盈切（イノ）。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

○太和元年爲明帝紀元，當西元二二七年，丁未歲也。

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尙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④詩之素餐⑤所由作也。昔二虢⑥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夷⑦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⑧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

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④是以上慚玄冕，俯愧朱紱。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①而顧②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③也。故啓滅有扈④而夏功昭，成克商奄⑤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德授能，以方叔、召虎⑥之臣鎮御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於鈎餌⑦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⑧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⑨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尙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殺身靖亂，以功報主也。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⑩終軍以妙年⑪使

越，欲得長纓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

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爲念。伏見先武皇帝 武臣宿將，年耆卽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 馮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①終於白首，此徒圈牢^②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③東軍失備，
師徒小衄，^④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⑤矣。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⑥東臨滄海，西望玉門，^⑦北出玄塞，^⑧伏
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
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
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⑨未嘗不拊^⑩心而歎
息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⑪絕纓
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⑫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⑬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⑭填
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⑮虛狗悲號，則韓國知其才。^⑯是以效

之齊、楚之路，^④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⑤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⑥聞樂而竊抃^⑦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⑧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⑨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⑩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⑪也。而臣

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

海，熒^⑫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

①利器喻才具之英偉也。

②自試自奮於一試才能也。

③畢命之臣，終事盡責之臣也。

④尸祿

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見文選李善注。

⑤素餐見詩魏風伐檀

篇。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

⑥二號，號仲，號叔，王季

之穆也。見左傳。

⑦旦，周公奭，召公也。奭讀如釋。武王滅紂，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爲魯公。又封召公奭

於燕。

⑧三世指武帝、文帝及當代之明帝也。

⑨詩曹風候人篇：「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鄭箋云：

「其音記」茲言「彼己之譏」當本此，時人重音讀，遂訛寫「彼其」爲「彼己」矣。⊕晏如安然也。⊕顧助詞，有「但」誼。⊕太和，太平盛治也。⊕啓與有扈氏戰于甘之野，遂滅有扈氏，天

下咸朝夏。見尚書甘誓及史記夏本紀。

⊕尚書大誥：「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孔傳：「三監，管、蔡、

商；淮夷，徐、奄之屬。」史記周本紀：「成王東伐淮夷，徐、奄。」是成克商，奄卽指周公相成王以伐三監

及淮夷也。⊕方叔召虎俱周之名將，以況當時之將帥。⊕輕繳卽增繳。用以弋射高飛之鳥者。此

云高鳥淵魚喻吳、蜀之主也。⊕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

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大破之。見

李善引東觀漢記。⊕越甲（越之甲兵）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越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

長兵未接，子何務死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

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

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

「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在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頸而死。

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均）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雍門狄以上卿之禮。見劉向說苑。

①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文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年祇

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是時匈奴強，侵邊。誼

疏云：「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人之計，請必係（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史記卷八十四及漢書

卷四十八俱有賈誼傳。古禮二十而冠，故才勝加冠之年曰弱冠。②妙年，少年也。③纓，馬鞅也，擁

馬頸以負輓者。第二「纓」字作動詞用，縛也。④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文聞。年

十八，選爲博士弟子。（武帝時）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

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漢書卷六十四下有終軍傳。⑤霍去病，平陽人，衛青之姊子

也。武帝朝爲嫖姚校尉，凡六出擊匈奴，封狼居胥山而還。以功封冠軍侯，加驃騎大將軍。卒諡「景桓」。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及漢書卷五十五俱有霍去病傳。⑥年者，老耄也。卽世猶下世，死去也。⑦賢不

乏世，謂賢者不乏於世，實卽世不乏賢也。⑧效責效也。刀錐之用，言微末猶刀刃錐端也。⑨大將

軍謂曹真，時真被遣西征，擊諸葛亮於街亭。

①大司馬謂曹休，時休率諸軍東征，南至於皖。

②雄

率渠魁也，率與帥通。

③殲，盡也。醜，衆也。俱見爾雅。

④荷，負也；任也。

⑤辱居高位曰忝，世俗用爲

自謙之詞，凡不當居受而居受者皆稱「忝」也。

⑥鄭玄周禮注：「凡鳥獸未孕曰禽。」禽，息鳥視

云者，謂聽其自然孳息，猶以鳥獸視之也。

⑦圈，牢，閑養畜類之欄檻也。如豬圈、羊牢。

⑧流聞，傳聞

也。⑨屺，挫折也。時曹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故云師徒小屺也。

⑩吳會，本指吳郡與

會稽郡，會讀若貴。後遂專用爲今江蘇吳縣之稱。清趙翼陔餘叢考：「西漢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

郡縣連稱，故云吳會。或讀爲都會之「會」，非。魏文帝詩：「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

行至吳會。」詩必無兩韻接連重複，知吳會之「會」非會合之「會」矣。

⑪赤岸，江岸也。李善

引南徐州記曰：「京江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據此，則赤岸在今江蘇鎮江縣之

京口矣。

⑫玉門，卽玉門關，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

⑬玄塞，北方之障塞，卽

長城也。

⑭鼎鍾，竹帛皆所以垂後傳世者，故古以功勳勒諸鼎鍾及書諸竹帛也。竹卽竹簡，帛謂縑

素之屬用以代紙者。

⑮拊拍也；撫也。

⑯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內將

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殺，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有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桓公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卽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所侵魯地。於是曹沫三戰所亡盡復矣。二事俱見史記。故云「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也。

①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見說苑。又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鬪於車下。遂大克晉，獲惠公以歸。見呂氏春秋。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故此云「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也。

②威王任城王彰也。

③朝露見日卽乾，以喻人生之奄忽。先朝

露者言死滅且早於朝露也。○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馭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

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己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也。』見戰國策。○齊欲伐魏，淳

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

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

其後。有田父之功。』見戰國策。高誘注：『韓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李善注是表亦引此，但云：『悲

號之義未聞也。』○齊楚之路，況其程遠，然後得逞千里之任也。○於邑猶嗚咽，啼貌。○博局

戲也。企舉踵也。竦猶立也。○拊拊也；按節也。○隸徒隸，賤役也。陪隸猶陪臣，毛遂供役於平原君，

是在趙爲陪隸矣。○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二十

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

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

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行。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

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見史記。

爲士女之醜行。⑤莊子曰：『功成者矜，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是干時求進爲道。

家之明忌矣。⑥蔡文選作螢。

三年，徙封東阿。

○通鑑：魏太和三年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東阿。

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

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

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

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

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

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

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

宗盟異姓爲後。④誠骨肉之恩爽⑤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⑥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⑦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⑧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⑨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⑩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⑪結情紫闥，⑫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⑬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時得展，⑭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⑮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

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①戴武弁，^②解朱組，^③佩青紱，^④駙馬奉車，^⑤趣得一號，^⑥安宅京室，執鞭珥筆，^⑦出從華蓋，入侍輦轂，^⑧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⑨中詠常棣匪他之誠，^⑩下思伐木友生之義，^⑪終懷蓼莪極之哀，^⑫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⑬隕霜，^⑭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⑮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⑯谷風有棄予之歎。^⑰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⑱孟子

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⑤宣緝熙章明之德，^⑥者是臣悽悽^⑦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日月無不照出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管子：『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江河不惡小谷之滿

己也，故能大。』江海無不容語本此。論語泰伯篇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

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⑧其傳曰：以下語，見尚書堯典。

『傳』本泛指書傳，此當作『書』解。孔安國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

又：『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⑨刑于寡妻三句見詩大雅思齊篇。毛萇曰：

『刑法也。』鄭玄曰：『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爲政，治於家邦。』

○詩有『有來雍雍』。『天子穆穆』語，故云『風人詠之』。^⑩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弔傷也。咸同也。不咸，叛異之謂。二叔即管、蔡。傳謂左傳：滕侯、薛侯朝魯爭長，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⑨爽，疏也；散也。

⑩孟子：『未有

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所謂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也。

⑪詩：唐風椒聊篇：『椒聊

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故皇后稱椒房。

⑫番休謂更番歸休，遞上謂以次入朝也。

⑬氣類氣

味相投之人也。

⑭路，人陌路不相識之人。胡處北方，越處南方，喻其相距遙遠也。

⑮皇極，至尊也。

尚書考靈曜：『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

⑯紫闥，皇居也。

⑰詩：大雅行葦篇：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毛傳：『戚戚，內相親也。』鄭箋：『莫，無也。具，猶俱也。爾，

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四節謂四時，展謂展謁，觀面中意也。

⑱怡怡，兄弟和樂貌。

⑲遠遊，冠名，王者所服。

⑳武弁，侍中

所戴。

㉑朱組，卽朱紱，亦王者之服。

㉒青紱，卽青綬。漢制：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㉓駙馬，謂駙

馬都尉奉車，謂奉車都尉掌御乘輿馬之官，所謂近臣也。趣，與促通，急也。趣得一號，謂於奉車、駙馬二

職中急求得一位號也。

㉔珥筆，戴筆也。古者，近臣負囊簪筆以從，故執鞭珥筆用以喻侍從天子之

役也。

⑤華蓋輦俱天子所御，卽以擬天子之尊稱也。

⑥鹿鳴詩小雅鹿鳴之什之首篇，凡三章，

章八句。毛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⑦常棣亦小雅鹿鳴之什，凡八章，章四句。其首章云：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序曰：『常棣，燕兄弟也。』又小雅甫田之什頍弁篇有

『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之句，故植文連綴於此。⑧伐木篇次常棣之後，凡六章，章六句。中有句云：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⑨蓼莪篇在小雅谷風之什。凡六章，四章，

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其第四章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⑩列女傳：『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

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

而城爲之崩。』⑪淮南子：『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

降霜也。』⑫隕卽降。⑬葵向日葵，蒼蒼香草，皆植物之賤者。下對上之詞，恆用以自比。但蒼無向陽之

性，特連類及之耳。淮南子：『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植文用語蓋

本此。⑭文子不知其名字，漢藝文志但稱老聃弟子而已。據李善文選注引范子，則云：『姓辛，葵丘

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帥事。今存文子二卷，宋杜道堅文子續義十二卷，頗有異同。

①柏舟指詩鄘風之首篇，非邶風之首篇也。詩凡二章，章七句，章末俱有「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語。

毛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②谷風三章，章六句，小雅谷風之什之首篇也。（邶風亦

別有谷風。）其首章末云：「將安將樂，女（汝）轉棄予。」二章末云：「將安將樂，棄予如遺！」③

尚書說命下：「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是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也。④尚書堯典：「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孔傳：「光，充格，至也……：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又：「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

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大和。」⑤詩周頌維清篇有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箋：「緝熙，光明也。」

章明已見前，即書「平章百姓，百姓昭明。」⑥懷懷，謹慎之心也。

詔報曰：

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⑦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⑧今令諸國兄

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

○詩大雅行葦毛序云：『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詩小雅魚藻之什角弓序云：『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固通鋼。四如王所訴，猶云『依議』或『照准』也。

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

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致雍熙，^④稷契夔龍^⑤是也；武功烈

則可以征不庭，^④威四夷，南仲，^⑤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⑥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⑦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武湯，周文，^⑧誠道合志同，玄謀神通，^⑨豈復假近習，^⑩之薦，因左右之介，^⑪哉！書曰：有不世，^⑫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⑬遵常守故，^⑭安足爲陛下言哉！

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⑮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⑯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⑰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⑱詩有『職思其憂』，^⑲此其義也。

陛下體天真之淑，^⑳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謠，^㉑偃，^㉒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㉓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㉔西有殫沒之將，^㉕至使蚌蛤，^㉖浮翔於淮泗，鼃鼃，^㉗謹謹，^㉘於林木。

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

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

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

若朝司惟良，萬幾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鑾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

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

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⑤而闇與之合。竊揆^⑥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摠舒蘊積^⑦，死不恨矣。被鴻臚^⑧所下發士息書^⑨，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⑩，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⑪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⑫，起予^⑬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⑭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⑮

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⑯，叔魚陷刑，叔向匡國^⑰。三監^⑱之覺，臣自當之^⑲。二南之輔，求必不遠^⑳。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

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知時變矣。

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

帝輒優文答報。[㊦]

① 審舉審察舉用也。② 三季之末，謂夏商周三世之末葉也。③ 援類而進，援引朋類並進，所謂樹

黨也。④ 雍熙雍穆熙隣之盛，所謂太平郅治也。⑤ 稷契夔龍，俱舜之賢臣；稷播百穀，契敷五教，夔

典樂，龍納言，見書舜典。⑥ 不庭，不來朝也。⑦ 南仲，周宣王時名將。⑧ 媵，讀如孕，古時隨嫁之姪

姊也。引申有伴誼。媵，臣卽陪臣。伊尹初爲湯臣，薦之於桀，不用，乃佐湯伐夏，故於夏爲陪臣也。⑨ 呂

尙卽姜尙，屠釣連用慣語，尙釣於渭濱，故連類言之以狀其微賤耳。⑩ 武湯卽商湯，周文，周文王也。

湯以武力革命，故稱「武」。觀於下文「殷周二王」語而益明，決非指武王與殷商之湯也。⑪ 玄

謨，深謀也。神通，精誠相感，所謂「神交」也。合詞言之，卽「心心相印」之意。⑫ 近習，左右使令之

人也。近，謂接近，習，謂熟習。⑬ 介，居間紹介也。⑭ 不世，非常也。⑮ 齷齪，局促委瑣貌。俗謂不潔曰

「齷齪」。蓋引申誼也。近步，謂無遠志也。⑯ 故舊也。守故，篤舊不圖自新之謂。⑰ 不暢，不調順

也。⑱ 方隅，邊陲也。此喻吳蜀在邊境爲患，故下云內侵。⑲ 荷受也。享也。⑳ 無曠，庶官見皋陶謨。

孔傳：「曠，空也。」㉑ 職思其憂，見唐風蟋蟀篇。毛傳：「職，主也。」㉒ 淑善也。良也。㉓ 帝舜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廣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

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見尚書益稷篇。冀聞康哉之譚意本此。蓋思得賢臣以爲股肱也。

偃息也。⑤不時不以時行，所謂失調也。⑥東有覆敗之軍，指太和二年曹休爲吳陸遜敗於石亭。

事。⑦殪沒之將，指同年王雙被蜀擊斬事。⑧蚌蛤貝族，此則喻吳人也。⑨鼯鼠鼠狼之屬，此則

喻蜀人也。⑩謹譁鬧嚷也。⑪揮餐猶輟膳也。⑫搯腕握持其腕，表示用心之態度也。或以狀憤

怒，或以狀奮發，或以狀憂煎。搯與扼通。⑬漢文帝初封代王，周勃等誅諸呂，迎立之。故曰『發代』

言自代南發也。代郡在今察省蔚縣東北，非今山西雁門附近之代縣也。⑭宋昌以家吏從漢高祖

起山東，後爲代王中尉。周勃等既平諸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以爲不可信，願稱疾無往。

昌獨勸王勿疑，於是代王入卽帝位。昌以功封壯武侯。孝景時有罪，奪爵一級，封關內侯。⑮朱虛東

牟之親，指朱虛侯章及東牟侯興居。二人俱齊王肥（高祖子，文帝之兄弟行也）之子，入宿衛，誅諸

呂，與大臣迎立文帝。遂割齊地之郡封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⑯齊卽齊王肥。楚爲楚王交，高

祖同父少弟也。淮南爲淮南王長，高祖少子。瑯邪爲瑯邪王澤，初封營陵侯，高祖從祖昆弟也。⑰姬

文周文王二號已見前，文王之親佐也。⑱召畢之輔，指召公奭、畢公高之輔成王也。⑳孫郵古之

善御者。

①方難邊患也。克能也。引平也。戢也。

②戰戰慄失措也。

③語指流行常語，俗所謂「常

言道」也。

④樂毅樂羊之後，賢而好兵。自魏使燕，昭王以爲亞卿。後拜上將軍，率趙、楚、韓、魏、燕五國

兵伐齊，下七十餘城，以功封昌國，號昌國君。會昭王死，惠王立，齊田單乃縱反間於王。惠王使騎劫代

將。毅畏誅，奔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惠王因騎劫敗，悔失毅，使人請毅而以書謝之。於是燕以

其子間襲昌國封。毅往來復通燕、趙二國以爲客卿。後卒於趙。史記卷八十有樂毅傳。

⑤廉頗趙

之良將，孝成王時將兵攻秦。王信秦間，以趙括代頗。括兵敗，賴諸侯救得解。燕舉兵擊趙，頗擊破之，封

信平君，爲假相國。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奔魏，魏不能用。趙後困於秦，復思用頗，使使者之魏

視頗尚可用否。郭開令使者毀之，遂不召。楚聞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爲楚將無功，卒死於壽春。史記

卷八十一有廉頗傳。

⑥孫吳古兵法孫武、吳起也。孫有孫子十三篇，吳有吳子六篇，俱傳於世。

⑦

揆度也；揣量也。

⑧摠扞也；布也。蘊積蘊結心中之積忱也。

⑨鴻臚即大鴻臚，秩二千石之卿也。諸

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凡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

拜之。王薨，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

⑩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接到大鴻臚行知，徵發王國士息之文。

書也。士息者，諸王部曲之子息，朝廷行取以供兵役者也。①豹尾，即豹尾車。獨斷曰：「古者諸侯貳

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後世遂以「豹

尾」爲天子儀仗之稱。鶩駕，速駕也。②風后，黃帝相。漢書藝文志有風后兵法十三篇。圖三卷，孤虛

二十卷。今尚存握奇經一卷，蓋後人依託之作也。③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也。④論語八佾篇：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予云者，孔子言子夏能啓發己意也。⑤屈平，屈原也，字靈

均，博聞彊志，明於治亂。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能，因譖之。王怒，疏平，平憂愁

幽思而作離騷。頃襄王立，復用讒譎，平於江濱。平於是作漁父諸篇以見志，遂於五月五日懷石自投

汨羅江以死。史記卷八十四有屈原傳。⑥更索他求也。⑦周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

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爲師，召公爲保，而相左右。作弼，即輔相；放，逐也。⑧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

成，韓宣子使叔魚斷之。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朝。

宣子問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爲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見左傳。叔魚受女蔽罪，是陷刑也。叔向不私

其親，是匡國也。

⑤三監指管、蔡、霍也。周武王滅殷，立紂子祿父（即武庚），命弟管叔、蔡叔、霍叔監

之，故曰三監。

⑥三監之變，臣自當之，謂所舉宗親非人，設有類似三監之變者，願自任其咎也。⑦

二南之輔，謂周公、召公。求必不遠，即隱以自況耳。

⑧秦始皇阮儒，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

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

於上郡。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似與廣建宗親無涉，植疏蓋因下文淳于越事連類引之耳。

⑨始皇三

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餘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盛稱郡縣之制。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

越進曰：「臣聞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亦見始皇

本紀。⑩豪右，豪族右姓也。古以右爲上，故謂大族爲「右姓」。⑪齊太公姓呂，其後爲田成子所

取，非呂之宗族也。⑫晉康叔始封，姬姓。其後爲趙籍、魏斯、韓虔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姬姓也。⑬

吉占其位，凶離其患，言有利則據位自便，有難則唯求他離，所謂「工於趨避」者是也。⑭書府猶

今存貯卷檔之庫房也。⑮便，即也。⑯植屢上疏自陳，而明帝但答以優詔，是終疑忌植也。

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爲陳王，邑三千五

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④寮屬皆賈豎下才，^⑤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⑥常汲汲^⑦無歡。遂發疾，時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以小子志^⑧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⑨臨東阿，喟然^⑩有終焉^⑪之心，遂營爲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

○其年^{△△△△△}太和五年也。朝六年正月令諸王於明年正月入朝賀朔也。○其二月^{△△△△△}太和六年二月也。

○別見獨談^{△△△△△}謂單身進見，不與羣臣同列，俾可傾吐衷情也。^④峻迫^{△△△△△}嚴峻急迫也。^⑤賈豎下才^{△△△△△}

井無識之人也。^⑥植以黃初三年（壬寅）立爲鄆城王，四年（癸卯）徙封雍丘，太和元年（丁

未）徙封浚儀，二年（戊申）復還雍丘，三年（己酉）徙封東阿，至是（六年壬子）又徙封陳，是

十一年中而五徙都也。此云『三徙都』不審有誤否？^⑦汲汲^{△△△△△}行動急迫貌。^⑧志字允恭，好學有

才行。晉武帝代魏，改鄆城公尋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以

諫遣齊王攸之國免官。後復爲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戊申，

二八八卒，諡曰『定公』。見裴引曹志別傳。

⑨魚山在今東阿縣西南。

⑩喟然，微歎貌。

⑪終

焉終老於此也。

景初中，詔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已下議尙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①景初中（二三七—二三九）明帝末元之三年也。

②公卿已下議云者，謂公卿承旨將諸臣

參劾植罪之章下於尙書、中書、祕書三府及大鴻臚卿，令其妥議回奏之件也。撰錄編集也。

副藏內外謂錄取副本分藏於內府及外廷也。累屢次也。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緯 應璩 應貞 阮籍 嵇康 桓威 吳質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

①山陽郡屬兗州，領十城，治昌邑。昌邑已見前武紀注。②高平山陽所領侯國，在今山東鄒縣西南。

③龔字伯宗，有高能於天下。順帝時爲太尉。見裴注引張璠漢紀。④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

時爲司空，以水災免。當時天下以暢與李膺爲高士，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及膺誅死，暢遂廢終於

家。亦見張璠漢紀。⑤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歷遷議郎。

熹平中與楊賜奏定六經文字，自書冊鐫碑，立於太學門外。後以事，下詔獄，論髡鉗徙遠方。明年赦還，亡命江海。後董卓辟之，不就。卓怒，切勅州郡舉邕。邕不得已，至三日三遷，拜左中郎將。卓誅司徒王允，收付廷尉。邕乞鯨首刎足，續成漢史，不許。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遂死獄中。傳在後漢書卷九十下。有獨斷及蔡中郎集行於世。⑥填塞也；充也。⑦倒屣謂急於迎賓，匆遽不及正著屣履也。⑧之往也。⑨貌寢貌不揚也。⑩通悅即通脫，簡易不治威儀也。

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

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

○粲說琮歸曹公琮納其言見裴引文士傳。

○杖仗本字。

○規摹而致之也。

○畢力盡力也。

⑤軍謀祭酒軍中參謀議之長，與前見之軍師祭酒似有別也。

⑥裴引摯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

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珮，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是卽興造制度，粲恆典之之說也。

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枹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

○闇誦默識也。

○局棋枰也。

○覆重演也。

○枹帕也。音同。

⑤宿構先已作就之舊稿也。

覃深也；宏也。

⑥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闇筆不能措手。

見裴引典略。是文思不能加粲之證也。

建安二十一年，^①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爲魏諷所引，^②誅，後絕。

①建安二十一年歲次丙申，西元二一六年也。②引牽累也。

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③五官將文學。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④諺有掩目捕雀，^⑤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⑦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

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瑒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琳、瑒、瑒二十二年卒。

○掾屬佐貳之職，屬官也。

○五官將文學，五官中郎將之文學掾也。

○易屯卦：『卽鹿無虞，唯入

于林中。』此以喻從事虛發，漫無把握也。

○掩日捕雀與掩耳盜鈴意相近，蓋俱謂自欺以欺人

也。

○龍驤虎步威武之狀。

○違經合道謂舍常法以求濟事也。

○都護本爲監護屬國之員之加官，漢宣帝地節二年始置西域都護。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見通典。此則護軍之官耳。

○魚豢典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見裴注。

⑨記室△△，掌機要文書之地，猶今之祕書處也。管記室△△，記室參軍也。⑩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

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

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見裴引典略，足

徵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⑪門下督公府門下督察庶事者。⑫倉曹司理倉穀者。⑬庶子侍

從，匡贊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見

通典。⑭楨辭旨巧妙，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獻，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

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亦見裴引典略。不敬指平視，被刑卽減死輸作也。

⑮刑竟署吏，謂刑期滿後仍到官也。⑯十七年與二十二年俱建安時也。

文帝書與元城⑰，令吳質⑱曰：「昔年疾疫，⑲親故多離⑳其災。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㉑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

淡寡欲，有箕山之志，㉒可謂彬彬君子㉓矣。著中論㉔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

于後。德璉常斐然㉕，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孔璋章表

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①耳。元瑜書記翩翩^②，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③。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④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⑤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①元城，冀州魏郡屬縣，在河北今縣東。

②吳質詳下。

③建安二十二年，魏大疫，諸文學多死。故丕

與質書云：「親故多離其災。」

④離，通，罹，觸也，遭也。

⑤護，謹也。細行小節也。鮮少也。尙書有云：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⑥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去而之箕

山之下。見呂氏春秋。箕山之志蓋本此，謂其有辭榮之決心也。

⑦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見論語。

⑧

中論二卷，今存。大抵原本經訓，指陳人事，而歸於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

⑨斐然，文采貌。論

語有「斐然成章」句。

⑩適，音音（ㄊ一ㄨ），迫也，勁也。

⑪翩翩，鳥飛輕疾貌；亦用爲文采風流

之喻。

⑫曹丕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體弱，謂氣弱，氣弱則不

足起文矣。

⑬伯牙善鼓琴，而知者唯鍾子期。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見呂氏春秋。

⑭孔子哭

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見禮記。
逮及也。

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

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邯鄲姓，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得淳，甚喜。而淳亦歎植之材，謂之「天人」。於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爲工，賜帛千匹。見裴引魏略。

○繁讀若盤（文弓）。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見裴引典略。

○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擢拜尙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爲奏，承指毀致融罪。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祕

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亦見典略。

④丁儀字正禮，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太祖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太祖從之。尋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卽使其兩目盲，尙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尙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及太子立，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見裴引魏略。

⑤丁廙字敬禮，儀之弟也。初辟公

府，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嘗從容言，臨菑侯天性仁孝，聰明智達，欲以勸動太祖。太祖深納之。見裴引文士傳。

⑥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數與脩往回，備見親密。後植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脩見收被殺。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爲坐曹植也。亦見典略。

⑦荀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見裴引荀勗文章敍錄。

⑧七人者，指

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所謂『建安七子』也。孔融早被禍難，故不與王粲等並列。其事

蹟，除附見三國志卷十二崔琰傳外，後漢書卷一百自有傳。七子之目，創自文帝典論之論文，略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場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①例疑係「列」字之誤。

場弟璩，①璩子貞，②咸以文章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

籍，③才藻豔逸，④而倜儻⑤放蕩，行己⑥寡欲，以莊周爲模則，⑦官至步兵校尉。

①應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卽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見裴引文章敘錄。②貞字

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常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亦見文章敘錄。③阮籍字嗣宗，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

滅性。太尉蔣濟辟之。後爲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司馬懿）及大將軍（司

馬師）乃以爲從事中郎。後求爲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何曾等深疾之，大將軍司馬文王常加保持，卒以壽終。見裴引魏氏春秋。晉書卷四十九自有傳。④豔逸，富豔而超逸也。⑤倜儻，不羈

貌。⑥行己率行己意，不與人同，所謂獨善其身也。⑦模則，規範也。

時又有譙郡嵇康，①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至景元②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③出自孤微，④年十八而著渾輿經，⑤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⑥後爲安成⑦令。吳質⑧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⑨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①嵇康字叔夜。本姓奚，會稽人，先世以避仇自會稽遷於譙之銓縣，改爲嵇氏，取稽字之上著山以爲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銓有嵇山，家於其側，遂氏焉。家世儒學，少有雋才，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弟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至，不爲之禮。會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適東平呂安事起，鍾會勸大將軍

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見裴引虞預書、嵇喜康傳及魏氏春秋。今晉書自有傳，與阮籍同卷。⑤景

元，魏元帝第一年號，自庚辰至甲申（二六〇——二六四）凡五年。⑥桓威字不詳。⑦孤微，孤

露寒微也。⑧渾輿經今佚，侯康補三國藝文志收入卷四道家類。⑨齊國門下書佐齊王門下之

佐書者也，猶今雇員。司徒署吏，謂司徒考績錄署以爲吏職也。⑩安成，豫州刺史治，屬汝南郡，在今

河南汝南縣東南七十里。⑪吳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

之間。及河北平定，五官將爲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獲譴之際，質出爲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

後數與太子通書問。太子卽王位，以質爲長史。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

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四年，入爲侍中。沮司空陳羣，而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

智。是夏卒，以怙威肆行，諡曰「醜侯」。其子應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見魏略及吳質

別傳。⑫振威將軍，雜號將軍之一。

毋丘儉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入爲將作大匠。

○聞喜，河東屬邑，今山西聞喜縣治。

○武威，涼州屬郡，領十四城。治姑臧，今甘肅武威縣治。

○河

右卽河西，泛指今甘肅西部。

○高陽鄉侯，食高陽之某鄉。高陽爲冀州河間郡屬縣，在今河北高陽

縣東二十五里。

儉襲父爵，爲平原侯。文學。明帝卽位，爲尙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出爲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遷荊州刺史。

○平原侯係平原王之誤。蓋明帝初封齊公，繼進平原王，如儉在平原王府爲文學，則與下文「東宮之舊」句相應；如以平原侯當曹植，則年代不符，且亦不能以東宮見稱也。○尚書郎卽諸曹郎官。

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後漢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侍郎分司六曹，凡三十六人。魏自黃初改祕書爲中書，置通事郎掌詔書，而尚書郎有二十三人，非復漢時職任。見通典。○羽林監監羽林之官。漢武帝初置羽林騎，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

林中郎將。又置羽林左右監，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兩

漢並屬光祿勳。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見通典。○洛陽典農卽典農中郎將之駐洛陽者。○二賊

指吳、蜀。○時荊州刺史治新野。

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爲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

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食邑二千九百戶。

○青龍^{△△}明帝第二年號，太和七年二月改；至五年三月，又改元景初。自癸丑至丁巳（二三三——二三七）凡五年。○度遼將軍亦雜號將軍之一，漢武帝時范明友始爲之。○渠^{△△}率^{△△}卽渠帥，魁傑也。

首領也。

○中軍^{△△}主帥親將之軍隊也。

○安邑侯^{△△△△}食封安邑縣。安邑已見前武紀注。

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宮連破主，儉遂束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

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爲鎮南將軍。

○高句驪亦作高句麗，又省稱高麗，其先本漢縣，在今遼寧新賓縣老城地方，屬眞番郡。後爲玄菟郡

治，已見前公孫度傳注。其土酋曰高句驪侯，後漢之世勢漸興起，遂建王國。中朝乃徙高句驪縣治於

瀋陽附近以避之。東晉以後，遼寧南部、朝鮮北部之地悉爲所有。唐初，爲高宗所滅。其王姓高氏，傳二

十八世，七百年而亡。此云數侵叛，正其盛時之活動也。○沸流水卽今鴨綠江上游。高句驪王宮

通鑑作王位宮。○梁口讀如渴口，當在今遼寧輯安縣西南之渾江口。○丸都山當在梁口附近，

輯安縣境。其地多大山深谷，故云束馬縣車以登。○所都卽指高句驪之王都，丸都山下沸流水東

之丸都城也。按其城亦在輯安縣，有儉所勒紀功碑。○沛者高句驪官名，不詳何職。○六年，正始

六年（二四五）乙丑歲也。惟通鑑記此事在正始七年。○買溝卽買溝婁。後漢書東夷傳：『北沃

沮一名買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其地略當今朝鮮東北部及俄領沿海州之一部。

○王頎字孔頎，東萊人。見裴引世語。○沃沮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漢武帝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

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屬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爲縣侯。其國小，迫於句驪，遂臣屬焉。見通鑑注。
① 肅慎氏指挹婁，略當今吉、黑及沿海地。
② 不耐城卽丸都，就其勒銘所在而知之。
③ 誅納，誅殺與納降并計也。

諸葛誕 ① 戰於東關 ② 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爲鎮南，都督豫州；儉爲鎮東都督揚州。③ 吳太傅諸葛恪 ④ 圍合肥新城，⑤ 儉與文欽 ⑥ 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① 諸葛誕詳後本傳。 ② 東關在今安徽巢縣東南，巢湖隄旁之城寨也。詳見後吳書諸葛恪傳。 ③ 都督揚州駐壽春。鎮東四鎮之一之鎮東將軍也。 ④ 諸葛恪詳後本傳。 ⑤ 合肥新城位舊城西，在今縣之西北。 ⑥ 文欽字仲若，譙人行事詳下本篇中。

初，儉與夏侯玄、① 李豐、② 等厚善。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③ 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 ④ 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 ⑤ 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 ⑥ 天，起

於吳、楚之分。④儉、欽喜，以爲己祥。⑤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⑥移諸郡國，⑦舉兵反。迫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⑧稱兵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⑨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⑩

①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黃門侍郎。曹爽輔政，玄爲爽姑子，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旋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州諸軍事。爽誅，徵爲大鴻臚。司馬懿權重，李豐、張緝謀欲誅之，以玄輔政。事泄，夷三族。其事略附見其父夏侯尙傳，在三國志卷九。②李[△]豐[△]字安國，故衛尉李義子也，嘉平中爲中書令。憤

司馬氏擅政，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夏侯玄輔政。嘉平六年六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司馬師以玄代之，以緝爲驃騎將軍。師微聞其謀，請豐相見，豐不知而往。師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殺之。具見夏侯尙傳後玄傳中。③曉[△]果[△]勇敢也。蘄[△]謂欠精，猛則剛狠也。④微[△]同

邀，要取也。⑤正[△]元[△]高[△]貴[△]鄉[△]公[△]第一年號，嘉平六年十月改元，至三年六月改甘露。自甲戌至丙子

二五四——二五六，凡三年。⑥竟[△]橫[△]互[△]也。⑦吳[△]、[△]楚[△]之分，謂吳、楚之分野。分野已見前武紀注。

○祥兆也。已祥謂彗星主兵而其首適當吳楚之分，是應自己稱兵之兆也。

○裴注載儉、欽等表，舉

司馬師罪狀十一款，請黜師以侯就第。○移，謂移文。儉、欽等表後有「移三征及州郡國典農，各安

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語，猶今之通電各省區長官宣布事狀也。○敵血盟者，以盤血塗口旁之

謂也。○項，豫州汝南郡屬縣，在今河南項城縣東北。○游兵，游擊之兵也。

大將軍統中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

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大將軍屯汝陽，使監軍

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鬪，退恐

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

南，○新附農民爲之用。大將軍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

嘉，○示弱以誘之。大將軍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

馬盛，乃引還。○大將軍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

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

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爲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

①安風津在安風縣東北淮上，當今安徽潁上、霍邱二縣之間，爲當時揚、豫二州之交。安風，豫州安豐郡郡治，在今霍邱西南一百三十里。②擬，向也；指也。③胡遵，安定人，以才兼文武，累居藩鎮，至車

騎將軍。見裴引晉諸公贊。

④譙縣，時爲譙郡郡治，即今安徽亳縣，已見前武紀注。宋縣在今安徽太

和縣北，時常譙縣之西南，項縣之東南。

⑤王基，字伯輿，曲城人。察孝廉，累擢中書侍郎。毋丘儉、文欽

之變，基討平之，轉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封東武侯。卒諡『景』。『三國志卷二十七有王基傳。亦

附見後漢書卷六十五鄭玄傳。

⑥淮南，即壽春，時爲淮南郡治，揚州刺史駐此。

⑦鄧艾，詳後本

傳。⑧樂嘉城在汝陽之東，南頓之北，當今河南商水縣東。⑨洙，疑係灑之誤。灑水即今沙河，在汝

陽北入潁，其口有灑橋，時爲司馬師所據。樂嘉濱近潁水，在灑橋下游，師必由此濟師也。⑩文欽，猝

見大軍，驚愕不知所爲。欽中子儉，小字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

分爲二隊，夜夾擊師軍，鴛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

期不應。會明，驚見兵盛，乃引還。見通鑑。

① 慎縣當汝陰東南，在今安徽潁上縣北。

② 稍漸也。

儉子甸，○爲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

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④

① 甸字子邦，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

責。』儉然之。見裴引世語。

② 治書侍御史，舊御史中丞也。魏置持書執法掌執法，而侍書侍御史掌

律令，二官並設。見通典。

③ 新安縣在函谷關西，當河南今縣之西澗河北。靈山當在其附近。

④ 儉

初起兵，遣子宗等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中國。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奧，巴東監軍，益州刺史。亦見世語。是夷三族後之子遺也。

欽亡入吳，○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⑤

① 文欽還次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欽敗，進至棗

皋。文欽父子詣軍降。

② 鎮北四鎮之一；大將軍則位望尤重之表示也。

③ 譙侯，食譙之縣侯也。

諸葛誕 唐咨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後也。初以尚書郎爲滎陽令，入爲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爲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

○陽都琅邪國屬縣，在今山東沂水縣南。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經爲郡文學。元帝時擢爲

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法。豐欲奏其事，適逢章舉節欲收之。章窘迫，

馳入宮門，豐上奏，於是收豐節。後免爲庶人，終於家。漢書卷七十七有諸葛豐傳。○吏部郎卽尚書

郎之分曹於吏部者。時分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

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部二十三曹，曹各主尚書郎一人。○尚書，尚書令

或尚書僕射之簡稱，尚書之長也。故其後稱尚書之長並曰「令僕」。○翕然，交相稱譽貌。○是

時當世俊士散騎常侍夏侯玄，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題表，有『四聰』『八達』之目。中書監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凡十五人。帝以構長浮華，皆免官廢錮。見表引世語。

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爲御史中丞，尚書出爲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太傅司馬宣王潛軍東伐，以誕爲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與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爲鎮南將軍。

○昭武將軍雜號將軍之一。○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漢司徒王允之從子也。魏文帝時爲揚州刺史，甚得軍民歡心。正始初，爲征東將軍，進太尉，假節鎮淮南。惡司馬懿不臣，且齊王不任天位，欲謀廢立。事泄，懿將兵討之。淩勢窮，飲藥死。其傳與毋丘儉、諸葛誕同列三國志卷二十八，次儉傳之前。

○山陽亭侯食山陽邑某亭。山陽邑已見前文紀注。

後毋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

欽凶逆。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爲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遣○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爲征東大將軍。○

○露布者，本別於緘封而言，猶今露封公布之文件也。其初不獨用於軍旅，蔡邕獨斷所云「制書皆璽封，唯赦令、贖令露布下州郡」是也。後乃專用爲戰勝上狀之稱。此所云云，通指檄文耳。○流

亡；逃竄也。

○鎮東大將軍與前注鎮北大將軍同例，蓋四鎮中之位任較隆者。

○儀同三司本

爲加官，謂位亞三公，許與三公同儀以示優寵也。其初將軍開府而又膺儀同之特命者，始得稱「開府儀同三司」，後漸放濫，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於是

「儀同」之號一變而爲照例之加銜矣。

○孫峻字子遠，堅李弟，靜之曾孫，橫薨，與諸葛恪同受遺

詔輔政。後搆恪殺之。遷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富春侯。後夢爲恪所擊，恐懼發病死。三國志卷六十四（吳書十九）有孫峻傳。

④呂據字世議，汝南西陽人也。數討山賊，以功拜偏將軍。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爲驃騎將軍，帥師攻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遽引兵還，欲廢綝。綝遣從兄慮拒據於江都，據遂自殺。事見三國志卷五十六（吳書十一）其父呂範傳。

⑤留贊字正明，會稽

長山人。少爲郡吏。以凌統薦，遂被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興，贊爲前部，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遂被害。時年七十三。二子略、平，並爲大將。見裴引吳書，附孫峻傳中。⑥遣係「追」字之誤。⑦高平侯食，兗州山陽郡之高平縣，在今山東鄒縣西南。⑧征東大將軍與四鎮加「大」者例同。

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凌、母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①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②者數千人爲死士。③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場，④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

寇內欲^④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誕舊臣，欲入度^④之。二年五月，徵爲司空。誕被詔書愈恐，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⑤斂淮南及淮北^⑥郡縣屯田口^⑦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⑧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覲^⑨至吳請救。吳人大喜，遣將全懌^⑩、全端、唐咨、王祚^⑪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

④幣[△]，幣切（六九）庫幣也。幣藏即庫藏。

⑤裴引魏書曰：「誕賞賜過度，有犯死罪者，虧制以活之。」是其結衆心之證。

⑥輕俠，輕生任俠也。

⑦死士，敢死之士也。

⑧甘露，高貴鄉公第二年號。

正元三年六月改。自丙子至庚辰（二二六——二六〇）凡五年。

⑨徐暘，即徐塘，在東關之東，暘。

當今安徽巢縣東。

⑩內欲，私衷之念，所謂陰計也。

⑪度，救免也。

⑫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

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充父達，先爲豫州刺史而卒）之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

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乃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昶）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齋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時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爲儲帥，故誕疑綝間已取位也。）乃將左右數百人至州署。州人欲閉門，誕叱曰：「卿非我故吏邪！」徑入，綝逃上樓，就斬之。見通鑑及裴引世語。①淮北泛指淮水以北地，蓋揚州所屬淮南郡外之淮北各郡也。②屯田口屯戶之現丁也。③勝兵者克任兵役之人也。④覲

（讀如淨）字仲思，奔吳爲大司馬。吳亡，逃竄不出。晉武帝與覲有舊，因就見焉。覲逃於廁，帝逼見之。覲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覲聖顏。」詔爲侍中，固辭歸鄉里，終身不向晉而坐。覲子恢，字道明，位至尙書令。⑤全懌，吳郡錢塘人，吳大司馬琮次子。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爲平東將

軍，封臨湘侯。附見三國志卷六十（吳書十五）其父全琮傳。⑥全端，唐咨王祚俱見後。

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

○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因山乘險或指此。

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大將軍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④兗州刺史州泰^⑤等簡銳卒爲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吳將朱異^⑥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⑦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⑧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⑨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皆誕爪牙計事者也，棄誕，踰城自歸大將軍。^⑩大將軍乃使反間，以奇變說全懾等。^⑪懾等率其衆數千人開門來出，^⑫城中震懼，不知所爲。

○六月^{△△}甘露二年六月也。時司馬昭挾帝及太后俱東，防後變，故曰車駕東征。^⑬丘頭在今安徽太

和縣西北，沙河北岸，正對白羊湖口。是役之後，司馬昭卽改丘頭爲武丘，用旌武功。^⑭陳騫臨淮東

陽人，陳矯之子。陳矯傳在三國志卷二十二，騫傳在晉書卷三十五。^⑮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稍

遷中護軍司馬。司馬昭敗於東關，苞獨全軍而還。入晉後累官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卒諡『武』。晉書

卷三十三有石苞傳。

⑤州泰詳後鄧艾傳。

⑥朱異字季文，吳郡吳人也。父桓，爲吳濡須督，封新城

侯，遷奮武將軍。異以父任除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敗魏將文欽，遷揚武將軍，尋假節爲大都督。後

爲孫綝所害。事蹟附見三國志卷五十六（吳書十一）其父朱桓傳。

⑦黎漿水受芍陂瀆水，東注

肥水，在壽春東南，有黎漿亭。

⑧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始爲偏將軍，峻死，爲侍中，代知朝政。以私恨

誅呂據、滕胤，遷大將軍，封永寧侯。吳主亮始親政，多所難問。綝懼，稱疾不朝。亮與全尚、劉承等共議誅

之，謀泄，綝廢，亮立休。休立，或告綝欲反，會臘會，召至，於席間執殺之。夷三族。其傳與孫峻列同卷，次峻

傳之後。⑨初，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救。州泰擊破之於陽關，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孫綝大發兵出屯饒里，後遣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

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

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命。綝怒，斬異於饒里，引兵還建業。見通鑑。

⑩孫綝既不能

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司馬昭知吳救不得至壽春，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

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贛皆誕心腹，謀

主言孫綝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尙固，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自謂吳救必至，不欲乘危徼倖。班、驩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驩，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降昭。見通鑑。

①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奔魏。是時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翻、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其親信齎入城。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乃出降。亦見通鑑。此所謂使反間以奇變說懌也。

②來出出城來降也。

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①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內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②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

①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悉衆攻圍，欲決圍而出。見裴引漢晉春秋。

②徒以計合言，祇以一時

利害相關而結合也。

欽子鴛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爲用。鴛、虎單走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軍吏請誅之，大將軍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鴛、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

○小城子城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見通鑑注。○巡城繞城行也。

城內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大將軍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

○麾[△]下猶言部下。麾本旌旗之屬，所以指麾者也。○胡奮[△]字玄威，遵子，亦歷方任。入晉爲尚書僕射，

加鎮軍大將軍，開府。晉書卷五十七有胡奮傳。○誕麾下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

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

也！」乃免胄冒陳而死。見裴引干寶晉紀。此諸葛誕得人心處也。○裨[△]與裨通，小也。裨將卽小將，所

謂「偏校」也。○縛[△]音冢（冢×冢），鮮白色也。此蓋「縛」字之誤。面縛，縛手於背，以面向人也。

初圍壽春，議者多欲急攻之，大將軍以爲「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

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就戮，吾

當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

高壘，而誕自困，竟不煩攻而克。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

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大將軍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

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佈三河近郡○以

安處之。

①三叛指諸葛誕、文欽、唐咨。咨本魏人降吳者，詳後。

②江南泛指江左地。

③坑，埋殺也。

④全國

謂保全敵國，使不致盡見夷滅也。

⑤弘，寬大也。

⑥三河近郡，謂河南、河內、河東也。漢時慣語如此。

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爲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咨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拜咨安遠將軍。①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②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爲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鴛、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①安遠將軍亦雜號將軍之一。

②江東感之，謂吳爲司馬昭寬大所動也。不誅其家，謂赦降昭將士

之家屬也。

鄧艾 州泰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爲掾，遷尙書郎。

○義陽^{△△}荊州廢郡，在今河南棗陽縣東北。魏卽其地置安昌縣。晉復置義陽郡，徙治新野，地當今縣之南。

○棘陽^{△△}

漢時屬南陽郡，晉時屬義陽郡。在今河南新野縣東北。

○太丘^{△△}

漢豫州沛國屬縣，在今

河南永城縣西北三十里。

○陳寔^{△△}

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爲縣吏。司空黃瓊辟選，聞喜，長，再除太丘長。

及逮捕黨人，事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乃請囚。會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寔在鄉

閱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共刊石立碑，證爲「文範先生」。後漢書卷九十二有陳寔傳。

⑤ 都尉學士，典農都尉之佐吏也。

⑥ 口吃語不能流暢也。

⑦ 幹佐幹練之助手，猶言要職也。

⑧ 稻田守叢草吏，吏之監守稻草者。

⑨ 綱紀總攬之任，上計吏。

州郡遣詣京師上計書之吏也。鄧艾時爲典農功曹，奉使詣京見司馬懿，故云。

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① 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② 常有四千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③ 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④ 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行巡視也。

○指通指，喻指自曉其意旨也。

○陳、蔡，指陳郡陳縣及上蔡、新蔡兩縣也。陳縣卽上

陳、項之陳，今淮陽縣；上蔡、新蔡，今仍舊名，並在河南省。

○十二分休以十分之二常任其事，餘則分

班更休也。

○乘伺也；臨也。

○正始二年當西元二四一年，辛酉歲也。

出參征西軍事，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

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

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

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

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

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

○嘉平元年歲次己巳，當西元二四九年。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仕魏，歷官雍州刺史，征西將

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陽曲侯。卒諡『貞。』○三國志卷二十六有郭淮傳。○

姜維詳後本傳。④羌卽羌胡，西戎也。時雜居隴右。⑤不虞，言非意料所及也。⑥白水亦稱桓水。

源出岷山，在今岷江源之東北。（今稱祥楚河，稍下稱清江。）東流入甘肅境，注白龍江。白龍江在常

時爲強川，故白水又混稱強川。鄧艾所屯，蓋在白水上流，當今四川松潘縣西北。⑦廖化本名淳，字

元儉，襄陽人，爲關羽主簿。羽敗，屬吳，乃詐死奔歸先主，拜宜都太守。後主時遷右車騎將軍，領并州刺

史，封忠鄉侯。以果烈稱。事略附見三國志卷四十五（蜀書十五）宗預傳。⑧洮城卽洮陽城，在今

甘肅岷縣西百里。⑨討寇將軍，雜號將軍也。⑩城陽郡卽西漢城陽國，治東武縣。東武已見前鍾

繇傳注。

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①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疆則
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玃狁之寇，②漢祖有平城之困。③每匈奴一盛，爲前代
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④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
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⑤則胡虜不可不深
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⑥而子不繼

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④離國弱寇，⑤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光武時卽然）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建安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左、右、前、後、中、五部，各立其貴人爲帥，分居并州諸郡。（監國者居平陽。）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左賢王劉豹，單于於扶羅之子，嘉平時爲左部帥，部族最彊，故鄧艾以爲言。見通鑑。是右賢王爲左賢王之誤也。○周宣有猥狁之寇，指周宣王命將北伐事。猥狁卽匈奴之先世也。○漢祖有平城之困，指漢高祖受圍白登事。蓋匈奴南逼之第一創痕也。○長卑疑卽去卑之誤。曹操留呼廚泉而遣去卑監其國，謂爲誘致，當無所容辭也。○單于之尊日疏，謂南單于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闊也。外土之威寢重，謂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強，其威重也。○去卑功顯前朝，謂與平初去卑嘗以兵衛獻帝東還也。○鴈門并州北關鴈門塞也，今山

西代縣北有門關。

①離國謂分離劉豹之國弱寇謂削弱寇勢也。

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與計吏。①艾所在荒野開關，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景王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②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③吳起、商鞅、④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

①舉其子與計吏，謂舉吏父之子預於上計之吏也。

②建命，謂稱命專勢也。

③子胥，春秋楚人也。

名員，氏伍。父奢兄尚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佐吳伐楚。入郢時，平王已卒，乃掘其墓，鞭尸三百。後吳敗越，越王勾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嚭諂之，夫差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子胥遂死。後九年，越滅吳。史記卷六十六有伍子胥傳。

④商鞅，卽戰國時衛公孫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

中庶子。公叔既死，鞅乃西入秦。見孝公，以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行之

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秦以商於之地十五邑封之，號爲「商君」。後爲惠王所殺。今有商子（亦稱商君書）五卷行於世。是書漢書藝文志載二十九篇。至宋，佚其三篇。今有錄無書者又二篇。史記卷六十八有商君軼傳。

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高貴鄉公○卽尊位，進封方城亭侯。○

○高貴鄉公名髦，字彥士，文帝之孫。少好學，正始中封。高貴鄉在東海郟縣，卽今山東郟城縣。據楊守敬三國疆域圖，今安徽太和縣西有高貴鄉郭。司馬師廢齊王芳，公卿迎而立之。立七年，司馬昭嗾賈充成濟弑之於南闕下。建元二：正元與甘露。三國志卷四有二少帝紀，卽齊王芳。高貴鄉公髦與陳留王奐也。○方城亭侯食方城侯國某亭。時方城侯國屬幽州范陽郡，晉改范陽國方城縣，在今

河北固安縣南十五里。

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

○後大軍較大軍後到也。

○肥陽卽肥水之陽。凡水之北，山之南，皆曰『陽』。

○附亭附近城郭

之亭也。當在黎漿上游，逼近壽春。

○諸葛緒蓋與鄧艾相終始者，事蹟散見本篇後及鍾會傳中。

⑤安西將軍爲四安將軍之一，位亞於征鎮。

⑥王經字彥偉，清河人。雍州敗後，入爲尙書。帝髦見威

權日去，不勝其忿，甘露五年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及經謂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禍殆不測，宜見垂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

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遇弑後，司馬昭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乃以功封安平侯。見通鑑。

④狄道，雍州隴西郡屬縣，卽今甘肅臨洮縣治。

⑤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

⑥護東羌校尉校尉之監護羌人者，與護烏桓校尉等同例。

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①我將易兵新，②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③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④五也。賊有點數，⑤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⑥趣南安。艾據武城山⑦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⑧艾與戰於段谷，⑨大破之。甘露元

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①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②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③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④又破維於侯和。^⑤維卻保沓中。^⑥

①王經輒渡洮水，與姜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見通鑑。故曰：小失破軍殺將。

②弓矢，戈矛，戟，爲步卒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爲車之五兵。犀堅也。古以犀兕爲甲，故謂堅爲犀。

③將易，艾自謂初代王經也。兵新謂遣還洮西敗卒，更差軍守也。

④彼以船行言。蜀船自涪上白水，可以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西北，水路雖漸峻陘，小舟猶可入也。吾以陸軍言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也。

⑤縣餽通鑑作『外倉』，似較貼切。⑥黠數卽智計，以其出於敵人，故斥之曰黠數或狡謀也。

⑦董亭在南安郡西南，今甘肅武山縣西南。⑧武城山在董亭北。⑨上邽，天水郡屬縣，在今甘肅天水縣東北（據楊圖）。⑩段谷在上邽之南，有段溪水東北注渭。⑪江

岷江水，岷山之間也，猶泛指巴蜀耳。

⑤隴右泛指隴阪以西地。

⑥鄧侯食鄧之縣侯也。鄧縣屬南

陽，在今湖北襄陽縣北。

⑦長城，駱谷水旁之城壘也，在今陝西整屋縣南。

⑧景元三年歲次壬午，

西元二六二年也。

⑨侯和在洮陽城東北，今甘肅臨潭縣治。

⑩沓中在羌中，當今甘肅武都縣西

北百餘里。

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

○綴連，逼而逗之，使不得他移也。

○甘松，本生羌之地，在今四川松潘縣西北境。

○彊川口，即今

清江與白龍江會口，在甘肅武都縣西北。

○橋頭，在陰平縣東南清水上。

○陰平縣，即東漢陰平道。

已見前武紀注。時爲蜀益州陰平郡治。

⑤孔函谷山名，在彊川口西南。

⑥較一日不及言較遲一

日，遂不及截維也。

⑦劍閣在今四川劍閣縣北，其地有大劍山與小劍山東西相峙，三十里間，連山

絕險，謂之劍門。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始爲飛閣以通行道，故又謂之劍閣。

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

亭①趣涪②，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③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④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⑤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⑥，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⑦自涪還緜竹⑧，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⑨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尙書張遵等。

首。進軍到雒，^①劉禪^②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

○德陽亭在梓潼郡梓潼縣西北。梓潼爲今四川縣治。○涪縣在今四川綿陽縣東南涪水濱，當德

陽亭西南。○成都時爲蜀郡，益州蜀郡之首縣也。○四方軌並軌也。○頻與瀕通，近也。○江由

卽江油，當德陽亭之西，在今四川江油縣東南。○諸葛瞻詳後諸葛亮傳。○綿竹縣在今四川綿

竹縣東，當江油之西南。○惠唐亭侯食惠唐亭。惠唐亭當屬鄧縣，以鄧縣適當唐河下游，且前有分

鄧侯五百戶封忠爲亭侯之詔可證也。○雒爲蜀廣漢郡首縣，其南有雁橋，在今四川廣漢縣東北。

漢末爲益州州治，見前武紀注。○劉禪卽蜀後主，詳後本紀。

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③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④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縣竹築臺以爲京觀，^⑤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

○面縛係面縛之誤，已見前諸葛誕傳注。其下「解縛」語，亦誤。輿櫬以車載棺自隨，示罪在必死也。○受而宥之，受其降而宥其罪也。○檢御，檢束控御也。○綏納降，附謂收納降人而設法安置之也。

⑤鄧禹字仲華，漢新野人。幼游學長安，與光武相親善。光武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之以

前將軍持節西入關，大破王匡諸軍，名震關西。光武卽位，拜大司徒，時年二十四。進討赤眉，遷拜右將

軍。天下平定，論功最高，封高密侯。明帝時拜太傅，永平初卒，諡「元」。圖像雲臺，居諸將之首。傳列後

漢書卷四十六。初，鄧禹破王匡等，卽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今艾亦承

制封拜，故云輒依鄧禹故事。○王官公家之職官，所謂朝廷命官也。○築臺指綿竹城南之平蜀

臺。京觀本爲積尸封土以表戰功之高丘，後遂用爲表功高臺之代稱矣。

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

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矜謂矜功；伐則誇張也。○吳漢亦光武名將，字子顏，南陽宛人也。位至大司馬，封廣平侯，卒諡

『忠』。傳在後漢書卷四十八。初，吳漢伐蜀，與公孫述戰，八戰八克，遂斬述首。故鄧艾引之以自示

恩德也。

十二月，詔曰：『艾曜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彊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鯨鯢，大魚之猛惡能吞食小魚者，故古以喻凶暴之人。後因謂身被誅戮者爲鯨鯢。○逋誅，逃戮也。

○白起，戰國時秦之名將，善用兵，封武安君。嘗南定鄢郢，漢中，北阮趙卒四十萬。因其定郢，故曰破彊楚。

○韓信與漢三傑之一，與蕭何、張良齊稱。嘗背水破斬陳餘，奪趙井陘，故曰克勁趙。○子

陽，公孫述字。○亞夫，周亞夫也，漢封條侯。文帝時爲將軍，屯細柳防匈奴。景帝時，吳、楚、趙、膠西、濟南、

菑川、膠東七國作亂，亞夫以太尉出擊，大破吳、楚，七國之難遂平。今云滅七國，蓋指此。○比勳，比擬

功績也。

艾言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

庸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一萬人，煮鹽興冶，^①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②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③孫休，^④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⑤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⑥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⑦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⑧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⑨以損于國也。』

①興冶，大舉鑄鐵也。

②豫，先時籌備也。

③致，招徠也。

④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孫亮被廢，休即

位，是爲景帝。改元永安，自戊寅至甲申（二五八——二六四）在位凡七年。三國志卷四十八（吳

志三）有三嗣主紀，卽亮、休與皓也。

⑤董卓塢卽郿塢，已見前董卓傳。

⑥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

人。仕魏爲中書郎，轉廷尉卿。鄧艾、鍾會伐蜀，瓘以本官持節監軍。蜀平，并除艾、會。以功封菑陽公。晉初

官尙書令。惠帝立，以瓘錄尙書事輔政。賈后讒誅之。後追封蘭陵郡公，諡『成』。晉書卷三十六有衛

瓘傳。

⑦假卽假署，權授也。

⑧未賓，未服也。

⑨不自嫌，不自遠嫌也。

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以結。詔書檻車徵艾。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

①變釁以結，謂禍變遂成也。

②檻車卽囚車，拘送重犯者。當徵艾時，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

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見裴引魏氏春秋。

③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田續不進，欲斬之，既而

免。衛瓘因其怨而遣之討艾。見裴引漢晉春秋。

④斬艾時，師纂與艾俱死。見裴引世語。

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慙然不樂。

○殄虜護軍猶將軍之有雜號也。爰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有子三人，並至顯位。孫俞亦有名。見裴引

荀綽冀州記。

○孔子曰：指蹇卦象辭。辭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

有功也。』此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蓋傳會成辭耳。○慙然，失意貌。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脩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

凶旱，艾爲區種。④身被烏衣，⑤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⑥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⑦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⑧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疆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⑨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⑩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⑪定罪，本在可論。⑫鍾會忌艾威名，搆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疑，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矣。』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

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

○泰始晉武帝第一年號，自乙酉至甲午（二六五——二七四）凡十年。○被書奉詔也。○遂

如也；稱也。遂爲惡如其爲惡之願也。○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世爲西土著姓。傳在晉書卷四十八。

○理訟冤也，申訴枉屈之謂。○雅俗指士庶兩階，所謂上流下流也。輕犯雅俗，猶今語得罪社會

也。○區種區分下種也。○烏衣農人禦雨之蓑衣也。○九難煩擾也。○執節奉職也。○落門

在今甘肅甘谷縣西，渭水之南。○廟勝廟堂之勝算也。○縛係縛之誤。○原心原諒其心跡

也。○可論可以議減或議輕其罪名也。○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得見辭。武帝問震

所由進，震自陳曾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尋問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

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

陽失火燒死。千秋先卒。見裴引世語。此朗爲郎中後事也。

艾在西時，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

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障塞亭障要塞也。○保艾所築塢言吏民皆就艾所築城塢以自保也。

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謚曰『壯侯』。

○州里同州鄉里也。○時輩並時之同輩行也。○景元二年當西元二六一年辛巳歲也。○死

後加官曰『追贈』或省稱『贈』。○壯烈也。周公諡法無壯字疑卽『勝敵志強曰莊』之『莊』

所演化。

鍾會 王弼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練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爲祕書郎，遷尙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卽尊位，賜爵關內侯。

○中護軍卽前曹真傳之護軍，建安十二年改。見宋書百官志。

○祕書郎，魏官也。初，漢獻帝置祕書

令，有丞郎，蓋中書之任。魏文分祕書爲中書，而祕書別掌文籍。見初學記。

○漢置中書領尙書事，有

丞郎。魏黃初初，中書旣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掌詔草。後改通事郎爲中書侍郎。

毌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王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文王爲大軍後繼，景王薨於許昌，文王總統六軍，會謀謀帷幄。時中詔勅尙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昌，爲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

上，輒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文王爲大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

○典知密事，掌管機要也。

○謀謨帷幄，謂在幕中籌議也。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爲司馬懿

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遷尙書。嘉平末，賜爵關內侯。帝髦卽位，進封武鄉亭侯。毋丘儉、文欽發難，

嘏與王肅勸司馬師自征，遂以嘏守尙書僕射，與俱東。及師死，嘏與師弟昭挾兵徑還洛陽，昭遂得爲

大將軍輔政。嘏以功進封陽鄉侯。是歲卒，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曰「元」。其傳列三國志卷二十一。

○雒水卽洛水，已見前文紀伊洛水注。

甘露二年，徵諸葛誕爲司空，時會喪寧在家。策誕必不從令，馳白文王。

文王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文王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

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翽、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

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

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

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⑤

○甘露二年歲次丁丑，西元二五七年也。

○喪寧在家，遭喪家居也。時會生母張氏喪，故云。

○全

琮字子璜，全懌之父。仕吳爲奮威校尉，領東安太守，治富春。加綏南將軍，封錢塘侯。官終右大司馬左

軍師，自有傳，詳見前諸葛誕傳全懌注。

④建業時爲吳都，今江蘇江寧縣，亦國民政府所在之首都

也。

⑤子房，漢張良字。良爲興漢主要謀臣，而鍾會佐司馬氏策奇制勝，動中竅要，故時人以子房比

之也。

軍還，遷爲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爲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曰：『會典綜軍事，參同計策，料敵制勝，有謀謨之勳。而推寵固讓，辭指款實。』前後累重，志不可奪。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

○陳侯食陳縣之列侯也。陳縣已見前鄧艾傳注。○辭指所陳意旨也。款實懇摯而忠實也。○聽所執依其堅持之意見，所謂成其志也。○與奪給與及褫奪也。意與黜陟、賞罰同。○綜典綜攬樞機之謂。

文王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爲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文王勅青、徐、兗、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作浮海大船，外爲將伐吳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維、緒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

○景元三年歲次壬午，西元二六二年也。○外爲將伐吳者，言外示伐吳之狀，以懈蜀中君臣之心也。

○武街卽下辨城，已見前武紀注。○許褚字仲康，譙人，勇力絕人。漢末歸曹操，拜爲都尉。操將

北渡河爲馬超所乘，矢下如雨。褚扶操上船，左手舉馬鞍蔽操，右手泝船，僅乃得渡。遷武衛中郎將。明帝時封车平侯。卒諡『壯』。三國志卷十八有許褚傳。⑤原貸於原赦免也。⑥震竦，震驚竦惕也。

蜀令諸圍①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②。守魏興③。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⑤。使護軍胡烈⑥等行前，攻破關城⑦。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⑧、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

①諸圍，諸受攻圍之軍也。

②漢、樂二城，漢城與樂城也。漢城在今陝西沔縣東南，漢水之南。樂城即

成固，在今陝西城固縣北。

③魏興郡即漢末之西城郡，魏黃初中改，隸荊州。領四縣，治西城。在今陝

西安康縣西。

④陽安口即陽安關口，在陝西略陽縣東，當漢水上源與西漢水之衝。陽安關即臨其

險要以築塞者也。

⑤諸葛亮墓在定軍山，當漢城之西。鍾會將西向陽安口，先遣祭亮墓，示景仰

也。④胡烈字玄武，胡奮弟，官秦州刺史。事略附見奮傳，並見晉諸公贊。⑤關城卽陽安關城，亦稱

關頭。⑥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先主定益州，爲江陽長。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丞相亮出武功，

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賜爵關內侯。延熙十八年，姜維議復出軍，唯翼庭爭。維不聽，輒將翼等行。景耀六年，與維成在劍閣，共詣降鍾會於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亂兵所殺。三

國志卷四十五（蜀書十五）有張翼傳。

會移檄①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

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

皇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②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③忠肅明允，

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④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

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⑤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⑥諸軍，五道竝

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

苗^④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⑤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⑥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卽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⑦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⑧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⑨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杜見禽於秦，^⑩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晏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⑪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因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

聞國事。壹等窮蹶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知，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縱，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移檄以檄文傳送也。古代政府之徵召、曉諭、詰責，皆用木簡，長尺二寸，謂之『檄』。後遂用爲官文書之通稱。○今主上指魏元帝奂。○宰輔指司馬昭。○肅慎卽挹婁，已見前毋丘儉傳注。○

龔與恭通，敬也；謹也。○征西征西將軍鄧艾，雍州刺史諸葛緒，鎮西，則鍾會自身也。○堯老，

命舜代己攝政，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誅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文教，三年，執干

戚而舞之，有苗請服。見帝王世紀。干戚，武舞所用，卽今之盾與斧也。○武王入殷商都，置旌於商容

之廬，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亦見帝王世紀。是卽周武散財發廩，表閭之往事

也。○元元百姓也。○秦川泛指雍涼地，今之陝甘也。○周禮：『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

則嘗之，賊害良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方內域內也。
㊟秦惠王十四年伐

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武王元年，誅蜀相壯。見史記秦本紀。「壯」字集解引徐廣說，

一作「狀」，此作「牡」，蓋形近譌寫也。
㊟孫壹，吳宗室孫靜之孫，孫奐之庶子也。孫峻之誅諸葛

恪，壹攻殺恪弟公安督融，遂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綝

乃遣朱異潛襲壹。壹率部曲千餘口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旋被下所害。

三國志卷五十一（吳書六）孫靜傳中附有孫奐傳，壹事附奐傳，目無名。
㊟來裔後世子孫也。

㊟回易也；更也。
㊟累卵謂以禽卵相疊，狀其岌岌垂危也。

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銳，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發，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

悉屬會。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勅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郫縣，令兵悉放器械，送節傳④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

○左儻道△△△卽左擔道，爲陰平出向江由之山隘要道。一面峭壁，一面深壑，行道者祇能左擔，不能易肩，故名。

○三校疑係三枝之誤。

○郫縣△△在今四川三台縣南，當涪江支流郫江上源，時爲東廣漢郡

治。④節符節傳出關之憑證也。

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趣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④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⑤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罔，⑥南杜⑦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

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④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⑤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⑥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聖德，侔^⑦蹤前代，翼輔^⑧忠明，齊軌公且。⑨仁育羣生，義征不諱。⑩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⑪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後來其蘇，⑫義無以過。』會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略。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歡甚。

①董厥詳後諸葛亮傳。

②新都蜀廣漢郡屬縣，即今四川新都縣。

③大渡非大金山川下游之大渡

河，爲當時洛水會合湍水之稱，今之沱江也。

④彭音靜（P一P），清飾也。

⑤擐貫也；穿也。厲同

礪，磨也。擐甲厲兵即穿甲磨兵以備鬪也。

⑥罔網通。

⑦杜絕也；塞也。

⑧蹊徑也。

⑨縛係縛

之誤。

⑩周武王伐紂，戰於牧野，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見史記周本紀。故云

「牧野之師，商旅倒戈」也。

④侔，比也。擬也。

⑤翼輔指司馬昭。

⑥齊軌曰：「謂與周公比迹。」

也。

⑦不諛，不順也。

⑧賦調田賦與戶稅也。

⑨后來其蘇出尚書仲虺之誥，謂王者來而民得蘇

生也。

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前無疆敵，緘制衆城，罔羅迸逸。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

①摧弊，摧敗也。

②緘制，猶云圍困。

③豪帥，指姜維等。

④縛，係縛之誤。

⑤西夏，西方之泛稱，非

專名也。

⑥會先已進爵陳侯，堅辭未受，今乃實進爲縣侯也。

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文王懼艾或不從命，勅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文王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

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爲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兵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

○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草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司馬昭報書，手作以疑艾。見表引世語。此卽會密白艾有反狀之由來也。○釋仗放却兵仗之謂，猶今之「繳械」也。

會得文王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晝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四以上，及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喪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文王。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

曹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

①大重大舉重兵也。

②五年，景元五年也。是年五月，改元咸熙。

③洪飴孫三國職官表，征鎮府

屬有門下督及部曲督，俱第七品。無牙門、騎督之目。牙門疑卽門下督，騎督疑卽部曲督。

④班分也。

⑤書版署置簽名於書版以示信也。

⑥閉著軟禁也。

會帳下督①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文王，會請以自隨，任愛之。②建愍③烈

獨坐，啓會使聽內④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⑤親兵，及

疏⑥與其子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楛⑦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

白帟，拜爲散騎，⑧以次楛殺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傳相告皆徧。

或謂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⑨雷⑩

鼓出門，諸軍兵不期⑪皆鼓譟出，會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

仗，白外有匈匈⑫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

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⑬共舉机⑭

以柱^①門。兵斫門不能破。斯須，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②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

①帳下督征鎮府屬，亦第七品。

②任愛之任託而愛厚之也。

③愍憐也。

④內同納。聽內聽令納。

入也。下句同。

⑤給語，誑告也。

⑥疏書札也。

⑦梃與棒同。

⑧帽同恰，音恰（く・Y）。白帽貴。

官所服。散騎侍從扈衛而已，無常職。

⑨烈兒，胡烈子胡淵也。淵字世元，小字鶴鴟。年十八，殺會救父。

名震遠近。入晉後，趙王倫篡位，三王興義。倫使淵與張泓將兵禦齊王，屢破齊軍。會成都王戰克，淵乃

歸降伏誅。見裴引晉諸公贊。

⑩雷與搯通，擊也。

⑪期約會也。

⑫匈匈，擾攘不寧也。

⑬內人，即

前所云聽內之人也。

⑭机，即几，承物者也。

⑮柱，拄，撐持也。

⑯相得，相遇也。

初，艾爲太尉，會爲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

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迪^⑰等下獄，當

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勳，饗

食廟庭。父毓，歷職內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絕繇、毓之類。④吾有愍然。⑤峻、迪兄弟特原，⑥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或曰：毓曾密啓司馬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故宥峻等。⑦

①迪，敕連切（彳乃）。

②子文，卽令尹子文，亦稱鬬穀於菟，爲鬬伯比之子，後爲鬬氏。

③成宣，趙

成子衰及趙宣子盾也。

④類，族類也。

⑤愍然，不忍貌。

⑥特原，特命宥免之，所謂法外施仁也。

⑦毓言會挾術，不可專任。文王嘉其忠亮，笑答毓曰：『若如卿言，必不以及宗矣。』見裴引漢晉春秋。是卽宥峻等之前因也。

初，文王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

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爲

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

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彊使之，適爲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

必可滅蜀。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辨邪？^③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滅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④及會白鄧艾不軌，文王將西，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勅會取艾，不足^④自行。』文王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⑤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護軍^⑥問我，言頗疑鍾會不^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⑧單至長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

①西曹屬部西曹掾，已見前武紀注。邵悌字元伯，陽平人。見裴引咸熙元年百官名。②魏制：凡遣將

帥，皆留其家以爲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重任。③何所能一辨邪？通鑑作「何憂其不能

辨邪？」言會若爲亂，自能辦之也。④不足，無須也。⑤雖爾猶云雖然，「爾」「然」俱作「如此」

解。⑥賈護軍賈充也，時爲中護軍，故云。充字公閔，河東襄陵人，豫州刺史賈逵之子。充襲父爵爲侯。

黨附司馬氏。魏帝髦之被弑，充實爲主使。歷官廷尉。晉武帝受禪，有佐命功，遷侍中，累遷司空，尙書令。伐吳之役，詔以充總統六師。充慮大功不捷，表以爲雖腰斬張華（當時獻議伐吳者）不足以謝天下。及吳平，慚懼請罪，罷節鉞。卒諡「武」。晉書卷四十有賈充傳。④不讀如否。

會嘗論易無互體，①才性同異，②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③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④爲尙書郎，年二十餘卒。

①互體卽經學家所謂「互卦」。漢儒、宋儒爲說不同。要之，基於重卦之六爻，伸縮移易之變例也。

②才性同異卽性習善惡之辨。③王弼字輔嗣，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何晏爲吏部尙

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以弼補臺郎。弼天才

卓出，性和理，樂游宴，能音律，善投壺，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

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易，又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正始十年，曹爽廢，弼以公事免。其秋，遇

癘疾亡，時年二十四。見裴引何劭王弼傳。④王弼易注，凡上下經六卷，略例一卷，今本十卷，則合晉

韓康旧所注繫辭以下各篇計之也。唐孔穎達曰：『傳易者大抵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宋陳振孫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占象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天下宗之，餘家盡廢。』又老子注二卷。四庫簡明目錄稱之曰：『弼以老、莊說易，論者互有異同。至於解老，則用其所長，故是注詞義簡遠，妙得微契。老子注本，此爲最古。』是以弼之二注雖出早年，然至今莫能廢也。

華佗 吳普 樊阿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結病積在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

①徐土，徐州之域也。

②陳珪字漢瑜，下邳淮浦人，陳球之弟子也。附見後漢書卷八十六陳球傳。

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附見後漢書卷九十一其祖黃瓊傳。

④養性之術卽養生卻老之道，超

乎今之所謂衛生也。

⑤且將也，疑似之詞。

⑥年三十曰壯，壯容壯年之容顏也。

⑦分劑猶云分

劑，多寡支配俱有把握也。

⑧灸灼艾引疾外出也。

⑨壯病大病也。

⑩若至語人謂令病人自覺

已到豫指某許，即便告語也。

⑪差通瘥，愈也。下同。差漸見瘥愈也。

⑫麻沸散，佗所製藥，猶今新

醫所用之麻醉劑也。

⑬縫腹膏，摩洗滌內腔後縫合腹創而塗膏以摩按之也。

⑭寤覺也。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

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

○甘陵本清河國所治之縣，已見前武紀注。此云甘陵相實卽清河相也。○爲湯下之爲湯藥以排

下死胎也。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

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

絕。』果如佗言。

○藏通臟，胸腹內諸器官之總名也。藏氣謂內臟之氣機。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

○兒即倪之本字，戰國有兒良，漢武時有兒寬。○共止同住也。○下之謂泄瀉。④難詰難也。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鹽瀆，徐州廣陵郡屬縣，今江蘇鹽城縣治。○中宿即中宵，夜半也。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尙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爲郡屬吏，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故謂之五部督郵。唐以後無此官。見通典。○御內行房也。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醫曹吏猶後世之官醫。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東陽廣陵郡屬縣，在今江蘇高郵縣西北，蘇皖交界處。○下利即痢疾。○羸瘠弱也，音纍（ㄌㄨㄟˊㄩˋㄨㄟˊ）。
又（一）困疲憊也。○不時愈謂不以時愈，即不能立時就痊也。○四物女宛丸，佗所製藥丸名。

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彭城夫人，彭城國之夫人也。彭城國隸徐州，治彭城縣，今江蘇銅山縣治。○廁，溷所也。今北方土

俗，男女洩使猶多就廁者。

③ 蝨，恥寨切（夕旁）蠟屬。整音釋（尸）毒刺中人也。

④ 無賴，不寧

貌。⑤ 漬浸也。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①

① 促速也。② 刻期也；豫定也。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齋大酢，①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蛇②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尙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③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

① 大酢，醋也。

② 蛇，即蛇字。

③ 車邊病，即病人所吐之蛇名也。

又有一郡人病，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

事馬之。郡守卑八怒人。捉殺佗郡守。知之，屬使勿逐。守嶮恚〇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〇瞋怒形於目；恚切憤於心。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〇佗云：『君病甚，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〇差。十年竟死。

〇不快，不舒適也。今人謂病，猶曰『不快』或『不適』。〇尋，不久也；未幾也。用以狀時間經過，與

『旋』意略同。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胷中煩懣，〇面赤不食。佗脉之，〇曰：『府君，〇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〇卽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〇盡服之。食頃，吐出二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二期，〇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漢讀如悶，義同。○脉之謂診其脈而斷之也。脉當作「脈」。前後俱同。○府君爲漢時太守之

稱。但後來敘述先世，亦稱「府君」。不限名位，見朱子家禮及清姚範援鶉堂隨筆。○四斯須猶須臾，

頃刻之謂。○三期，三週歲也。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鬲卽膈，胸腹腔分界之橫膈膜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出。」將軍言：「聞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許。

○脉故事脈象當爾之謂。

○如欲生者急痛若將臨盆生產也。

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恆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日限；若其虛詐，便收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謂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宥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

○以醫見業，謂以醫見稱而轉爲常業也。

○親理躬親百務也。

○近難濟，急切不易治也。

○恆

事攻治常用藥石也。

○乞期陳請展期也。

○能厭食事，猶足維持生計也。

○信真實也。

○含

宥，宥容其過而宥免罪罰也。○考竟，定讞也，實則鍛鍊成獄，佗遂被殺。

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倉舒，操子沖字。沖幼時，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年十三，病死。操哀甚，爲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沖弟據之子琮奉沖後。建安二十二年，封琮爲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沖曰鄧哀侯，又加號爲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三國志卷二十有鄧哀王沖傳。○彊，死枉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忽忽不忍從求。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不_レ寤_レ不_レ寐也。○散_レ研成粉末之藥物也。藥材配方修合，本有九散膏丹之別。○小_レ起稍有起色也。○將_レ愛將護保愛也。○去_レ疑即弄之省，藏也。裴氏以爲古語以藏爲去是也。○故_レ有意也。

「特爲」之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胷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胷藏針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

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⑤青黏生於豐，^⑥沛、彭城及朝歌云。

○依準佗治謂一依佗法以治病也。○極過度也。○戶樞戶牖之軸，開闔之樞機也。○導引道

家養生之術；謂呼吸俯仰，屈伸手足，使氣血充足，身體輕舉也。○熊頸鴟顧謂象熊熊之扭頸，鴟鴞

之顧盼也。○禽生物之總名，故於用詞，^⑦而獸不能概禽也。○虎鹿熊猴鳥所謂『五禽』

也，皆導引家所取則之對象也。○巨門為古劍名，此或為胸臆之穴道名也。○瘳愈也。讀如

秋。○青黏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臟益精氣，易表引華佗別傳。○三蟲即道家所謂三尸之

神。其神一居腦，二居明堂，三居腹胃，能為害。見諸真玄奧。○五臟即五臟，舊說以心、肝、脾、肺、腎當

之。○處所而有，猶云隨處俱有。○豐州沛國屬縣，今江蘇豐縣治。